波斯经典文库


鲁拜集

海亚姆 著

张鸿年 译

حکیم عمر خیام

湖南文艺出版社


رُباعیات
حکیم عُمر خیّام
波 斯 经 典 文 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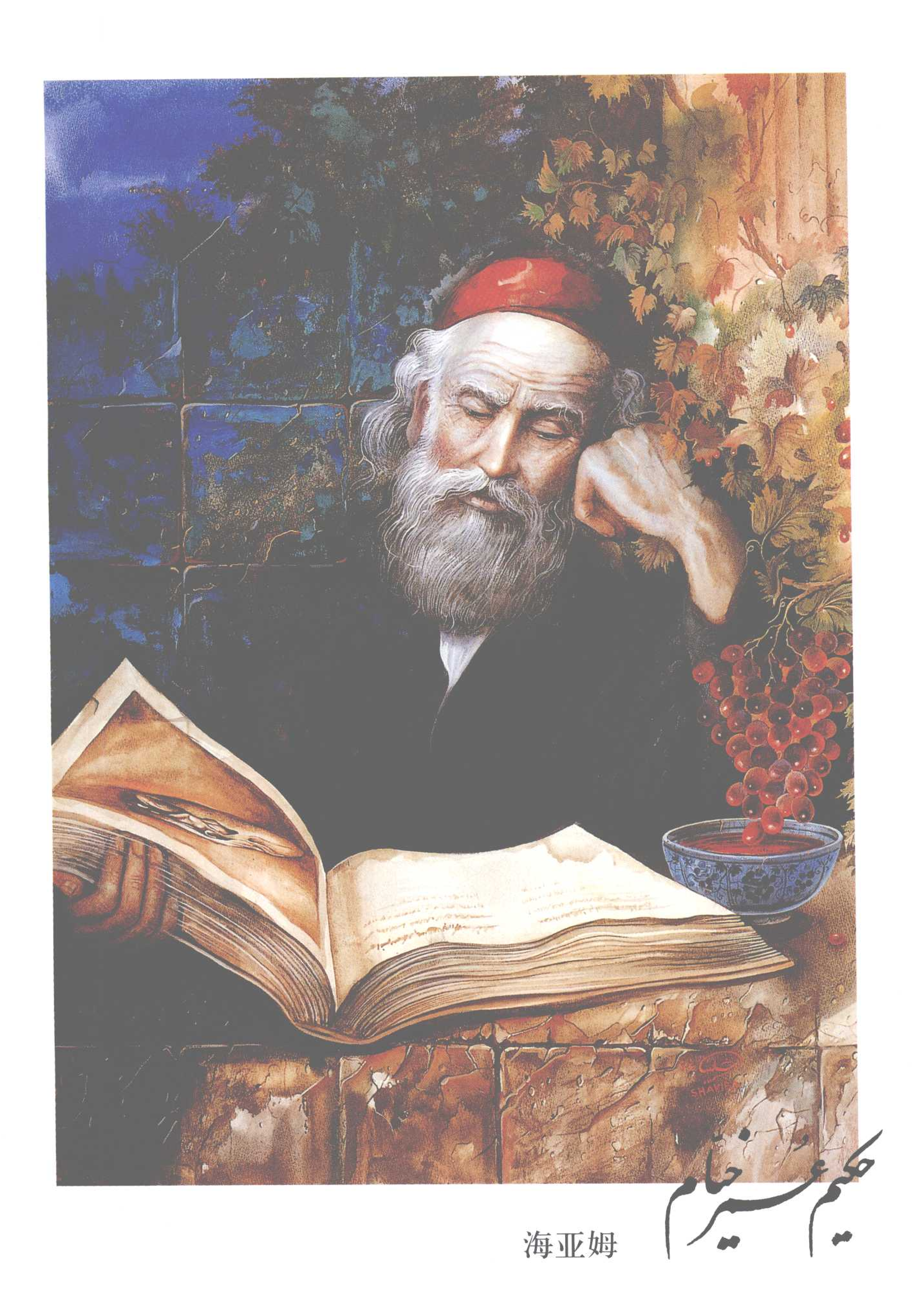
鲁拜集

海亚姆　著
张鸿年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波斯经典文库
鲁拜集
责任编辑:萧 元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200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78 插页:36
字数:6000千字 印数:1-3,000
精装: ISBN7-5404-2346-3/I·1748
定价(全18册):880.0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斟换

本书译自波斯文《鲁拜集》
1941 年德黑兰出版
穆罕默德 · 阿里 · 伏鲁基编选；
波斯文《鲁拜集》
1921 年德黑兰出版
萨迪克 · 赫达亚特编选 ；
波俄对照本《鲁拜集》
1959 年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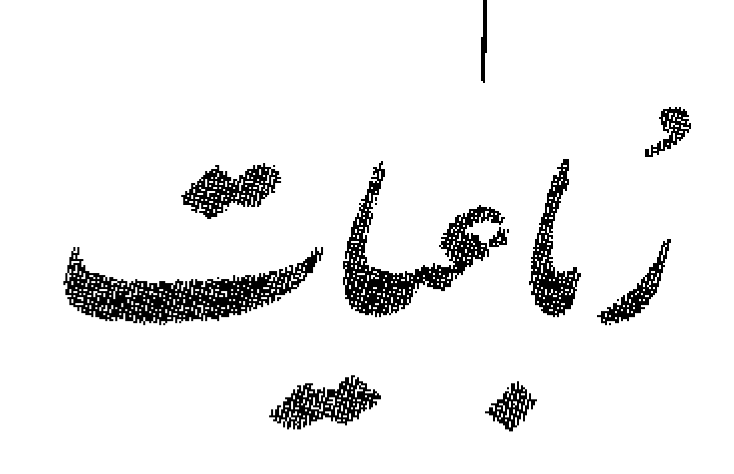


حکیم عمر خیام

海亚姆

波斯古典文学
世界诗苑奇珍
努力发掘光大
中伊友谊常春

季羡林题
二〇〇〇年四月



从书总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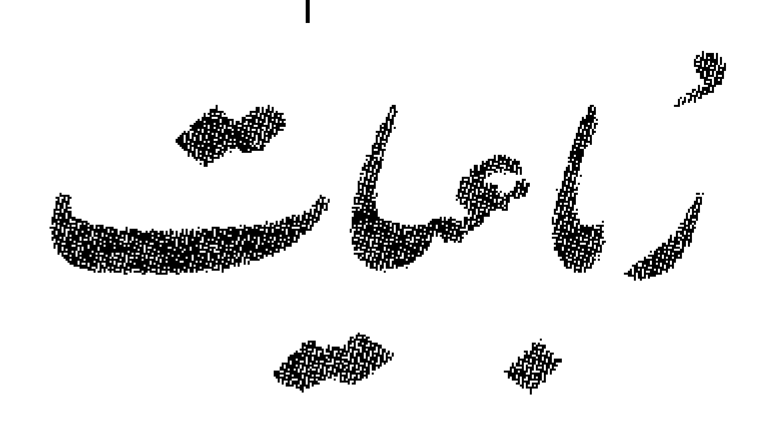
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波斯经典文库》，是一套经过了历史考验的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名著。古代波斯文学是蜚声世界文坛的高度发展的文学之一。① 对古代波斯文学的评价流行着一个权威的观点即"四大柱石"说。这个观点是伊朗著名文学家伏鲁基（公元 1875—1942 年）在一篇题名《伊朗文学》的文章中提出来的。他说："波斯散文和诗歌多不胜数，而且都值得重视。但是，照我看来，伊朗文化有四大柱石。伊朗人的教养应该基于这四大柱石之上，这就是菲尔多西的《列王纪》，莫拉维的《玛斯纳维》，谢赫萨迪全集和火者哈菲兹的抒情诗集。"②

从菲尔多西到哈菲兹这 450 年是波斯文学的黄金时期。文艺复兴以前，当欧洲大陆还处于中世纪漫漫长夜时，亚洲文学就已高度发展，波斯文学与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异彩纷呈，鼎足而立，犹如三颗光亮耀眼的明星，吸引了人们的视线。

---

① 伊朗人属雅利安族。伊朗一词可能是从雅利安衍变而来。波斯是伊朗南方的一个地区名（又称法尔斯），波斯族是伊朗的主要民族。伊朗人不把波斯作为国家名。

② 谢赫意为长老或学者，火者意为贤人、智者或学者。



古代伊朗(即波斯帝国)从公元前6世纪起就是一个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国。她幅员辽阔、文化发达、国力强盛,在世界古代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构成伊朗的主要民族是波斯人,这是一个充满勃勃生机的民族,是一个具有不倦的进取精神和高度创造力的民族。

伊朗东方连接着中国与印度,西方与希腊和罗马为邻。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她自然成为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介。和平时期,这里是各种文明荟萃之地。各种宗教教义、哲学观点和文化思想从四面八方传入伊朗,经过伊朗人的吸收消化,酝酿发展,形成色彩斑斓的新波斯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大量历史事实表明伊朗人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战争爆发,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在亚历山大东征、阿拉伯人打出半岛、突厥人西进和蒙古骑兵的扫荡这四次震撼世界的战争中,伊朗都首当其冲,未能幸免。

波斯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虽历尽磨难,几度兴衰,终于还是保持从古至今的发展轨迹,没有中断。波斯文明承受住了亚历山大大军的冲击和希腊人80余年的控制,抗拒了阿拉伯人的入侵和200余年的统治,甚至民族信仰的改变(由信仰琐罗亚斯德教改变为信仰伊斯兰教)也没有中断波斯文明的进程。研究阿拉伯和伊朗历史的学者普遍认同的一个观点就是当阿拉伯人入侵伊朗以后,同时出现了两个进程,即伊朗人伊斯兰化,阿拉伯统治者波斯化。入侵的突厥和蒙古人虽在伊朗也都建立了政权,但是终于被伊朗人同化,而成为波斯文明的保护者和传播者。

著名东方学家季羡林教授在《简明东方文学史》中把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列为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之一。对世界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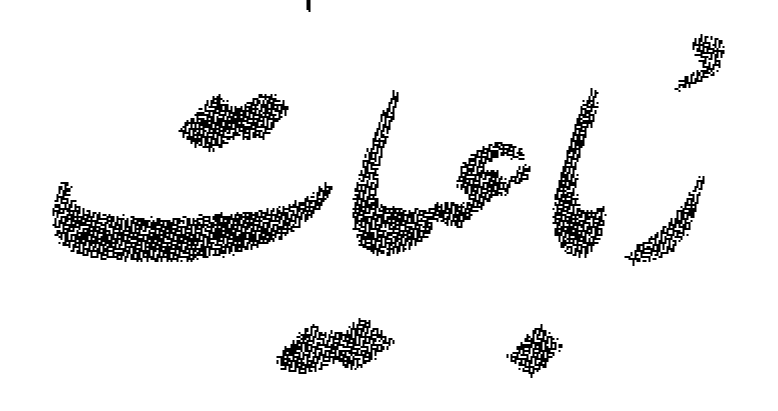
体系他作了如下阐述:“什么叫做‘文化体系’,我觉得一个民族或若干民族发展的文化延续的时间长、又没有中断、影响比较大、基础比较统一而稳固、色彩比较鲜明、能形成独立体系就叫‘文化体系’。”① 这里自然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力量支持波斯文明抗拒历史上无数次风暴和动乱,抵制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而屹然不动并持续发展呢?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与探讨的。

有一点可以肯定:高度发展的古代波斯文学,是伊朗人民不屈的民族精神的体现,是波斯文明具有强韧生命力的标志。伊朗总统哈塔米 1998 年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中突出强调了伊朗的民族精神。他指出:“伟大的诗人菲尔多西描写了某些伊朗的神话传说,从而展现了在历史进程中岿然不动的伟大的伊朗民族精神。”在我们所介绍的伊朗中世纪天才作家和诗人们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的体现。

当历史进入 10 世纪,伊朗文学的百花园中呈现出一派万紫千红的勃勃生机。表面看,似乎是文学的黄金时代突然而至,实际上这时波斯文学的繁荣既植根于悠久而肥沃的传统文化的土壤,也与现实形势密切相关。

为世人瞩目的琐罗亚斯德教古经《阿维斯塔》里就已经包括大量雅利安族早期神话传说和祭神的诗歌。中世纪的巴列维语文学已经相当繁荣,产生了史诗雏型《缅怀扎里尔》,传记文学《阿尔达细尔·巴伯康的业绩》,爱情叙事诗《维斯与朗

① 见季羡林主编:《简明东方文学史》绪论第 5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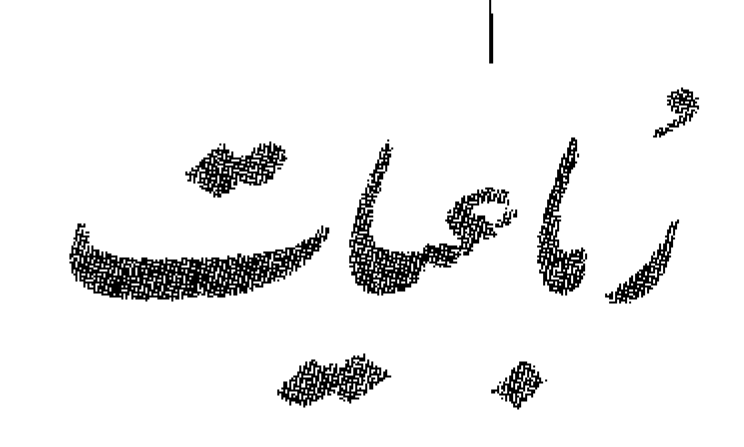
明》,民间故事集《一千故事》(此书是《一千零一夜》的基础之一),翻译作品有从梵文译为巴列维文的《五卷书》等。但是阿拉伯人入侵以后,巴列维语受到阿拉伯语的冲击,未能按照原来的进程发展。在阿拉伯语和巴列维语互相斗争的二百年间,一种西部法尔斯地区的方言传播开来,成为伊朗的通用语,即达里波斯语。中古波斯诗人们就是用达里波斯语进行创作的。①

在当时条件下,民族语言的兴衰反映了阿伊两大民族间的深刻矛盾。达里波斯语的文学创作正是在这种矛盾的背景下起步的。

阿拉伯帝国的统治者在伊朗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他们在传播伊斯兰教的同时,推行阿拉伯语,焚毁巴列维语典籍。不信伊斯兰教的人要为此而交纳税金。阿拉伯人把伊朗人称为"释奴"。释奴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奴隶。参战时释奴不得骑马。释奴不得与阿拉伯人通婚。阿拉伯《乐府诗集》中有一则记述颇具典型性:一个释奴娶了一个阿拉伯女子为妻。有人报告了麦地那总督伊卜拉罕。这位总督派人拆散了这对夫妻,并令人打释奴二百鞭,剃去他的发、眉和须以示惩诫。这种高压政策在曾经是大国国民的伊朗人的心中不可能不激起愤懑和仇恨。随后出现的"舒毕思潮"就是伊朗人反抗民族压迫的集中表现。② 伊朗人反对阿拉伯人的斗争分文武两个方

① 达里波斯语发源地有另一说法,即东部说,认为起源于东部霍拉桑。"达里"意为宫廷的。萨珊王朝末代国王耶兹德卡尔德三世逃到霍拉桑后,其宫廷使用这种语言,因而得名。

② 舒毕是阿拉伯词,意为"部族""种族"。此词源于一段《古兰经》(49 章 13 节)。伊朗人和其他被阿拉伯征服的民族以此经文证明伊斯兰教不应由阿拉伯人垄断,凡信教的人应一律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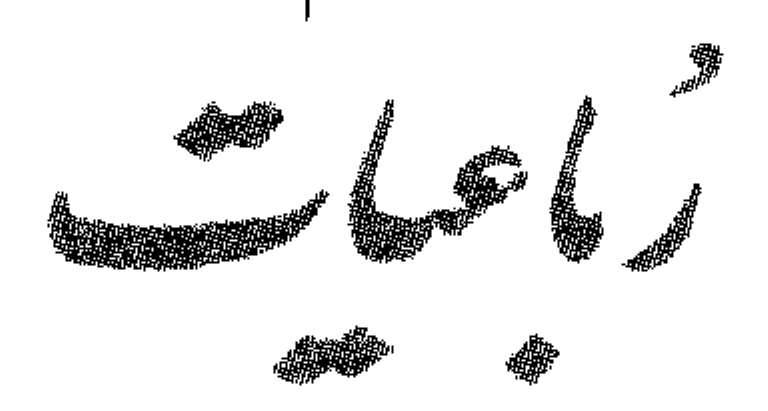


面。在文化上，伊朗掌握文化的上层人士（主要是琐罗亚斯德教祭司）坚持用巴列维语写作以对抗阿拉伯语。在达里波斯语成为伊朗通用语以后，各地方王朝的统治者千方百计提倡以达里波斯语写作。其中统治河中地区和霍拉桑地区的萨曼王朝（公元875—999年）是这些倡导恢复波斯文明的地方政权的代表。波斯诗歌之父鲁达基（公元850—940年）和菲尔多西的先行者塔吉基（约卒于公元977年）都是这个王朝的宫廷诗人。“萨珊王朝的国王属于伊朗一个古老家族。他们热爱自己的民族。因此在河中和霍拉桑地区竭力保护伊朗古代文化风习，尤其重视波斯语和波斯文学，鼓励诗人创作，尊重诗人文士，赠以厚礼”。[①]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达里波斯文学一经出现并迅速掀起高潮有几个先决条件：伊朗古代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坚实的文明基础；社会发展进程中形成了新的民族通用语；阿拉伯入侵激起伊朗人的爱国热情；地方王朝对达里波斯语文学创作的鼓励与支持。

如果我们比较仔细地分析从菲尔多西到哈菲兹的波斯文学的黄金时期，似乎可以看到三个不同的阶段：菲尔多西的《列王纪》问世标志着高潮时期的开始。当时主要矛盾是伊阿两大民族间的矛盾。亡国的哀痛折磨着伊朗人的内心，异族统治促使他们怀念本民族的光荣历史，时代呼唤民族精神的颂歌，伊朗人迫切需要充满爱国精神的诗篇，寄托他们的理想。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歌颂光荣历史的叙事诗应运而生，菲尔多西的《列王纪》是其中最出色的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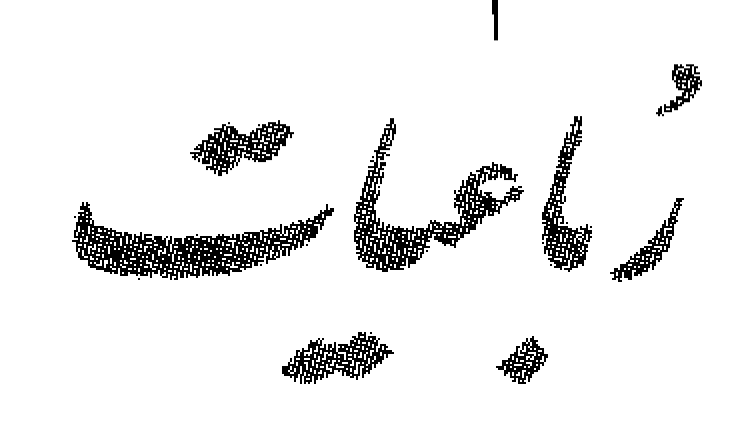
① 见普朗沙基伊博士：《伊朗宫廷诗》第39页，伊朗出版社1970年出版。



到了莫拉维和萨迪的时代,社会矛盾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一时期,伊阿两大民族矛盾已经趋于缓和。当时,开始是突厥人入主伊朗,建立了塞尔柱王朝(公元 1037—1194 年),后来蒙古人两次入侵伊朗,第一次在 1219 年,第二次在 1256 年建立了伊尔汗王朝(公元 1256—1335 年)。其间,还有花剌子模人入侵(公元 1194 年),每次外族入主都伴随着残酷的战争和大量的杀戮。当时,伊斯兰教已经成了伊朗的主要宗教。这一时期特征是社会动荡不安,教派纷争不已。政治矛盾和宗教矛盾复杂错综地交织在一起,展现在诗人们眼前的是一派触目惊心的景象,社会秩序混乱,人民流离失所,人心浮动,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教派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悲观失望情绪弥漫在整个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成了普遍关注的主要问题。所以在萨迪和莫拉维的诗作中,更多地涉及到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关系的问题。他们的诗带有更多的伦理道德成分和教喻劝善的内容。

莫拉维是苏菲派长老。[①] 他的诗比萨迪带有更多的宗教色彩。他提倡一个人要以宗教思想为指导,清心寡欲,净化心灵,返朴归真,皈依真主。萨迪的创作则更具有世俗倾向。他以一个教育者的姿态劝喻世人要与人为善,行善济人,崇尚理智,学习进取。殊途同归,其实这两位大诗人所追求的社会理想是十分接近的。这点只要看一看他们的广为人引用的名言就十分清楚了。萨迪劝告世人:“亚当子孙皆兄弟,兄弟犹如

① 苏菲派是伊斯兰教内部神秘主义思想派别。他们以诗文宣传自己的观点,形成苏菲文字。伊朗苏菲文学特别繁荣。苏菲一词是阿拉伯词,意为“穿粗毛衣服的人”。他们提倡清心寡欲,克己拜主,摈弃尘念,力戒骄傲(指不敬主)。他们提倡通过修行和吟诗狂舞而达到心灵与主的合一。



手足亲”,莫拉维心目中的最高理想是:“一个印度人与一个突厥人可能有共同语言,两个突厥人可能彼此疏远冷淡。共同语言体现共同心声,同心同德又胜过共同语言”。很明显,这两位大诗人所响往的都是人与人高度和谐亲密无间的大同世界。

晚于上述三位诗人登上诗坛的哈菲兹表现了对人的更多的关注。他比自己的先行者更关心个人的感情和命运。他深切地体尝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人的不幸,谴责他生活其中的社会畸形悖理,同情人的悲惨遭遇,他甚至从心底发出打碎不合理的社会的呼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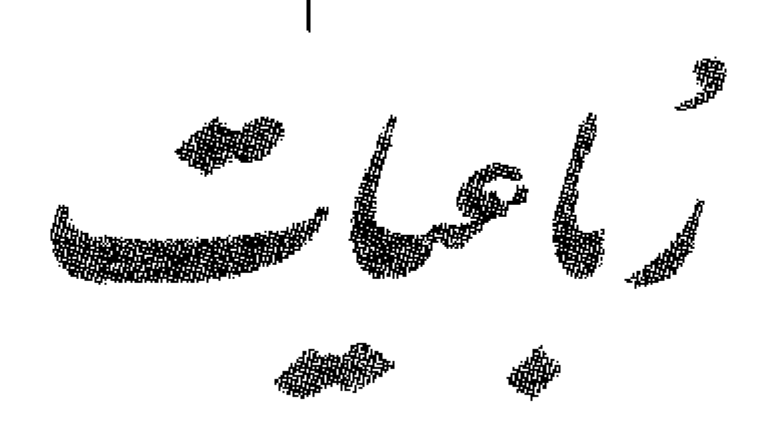
世上既然寻不到人的情义,
让我们再创造一个多情多义的人寰。

这些强烈不满现实,追求个人自由的心声正是稍后萌动于西方封建社会内部文艺复兴思潮的核心内容。或许正是由于哈菲兹在东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在对人的本质和命运的探索的道路上接近了这一历史的高度,黑格尔才赞扬他的诗“显出精神的自由和最优美的风趣”。[①] 德国大诗人歌德才对他发出由衷地礼赞:“哈菲兹啊,除非丧失了理智,我才会把自己和你相提并论。你是一艘鼓满了风帆的劈波斩浪的大船,而我不过是在海浪中上下颠簸的小舟。”[②]

歌德对哈菲兹的评价并非夸大其词。中世纪的波斯文学以其“四大柱石”为光辉代表,的确处于当时世界前列。它的诗歌的优美的形式和华彩的篇章,它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

---

① 见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下)第226页。
② 转引自舒查尔丁·沙法译:《歌德论哈菲兹》(载《波斯散文选》第56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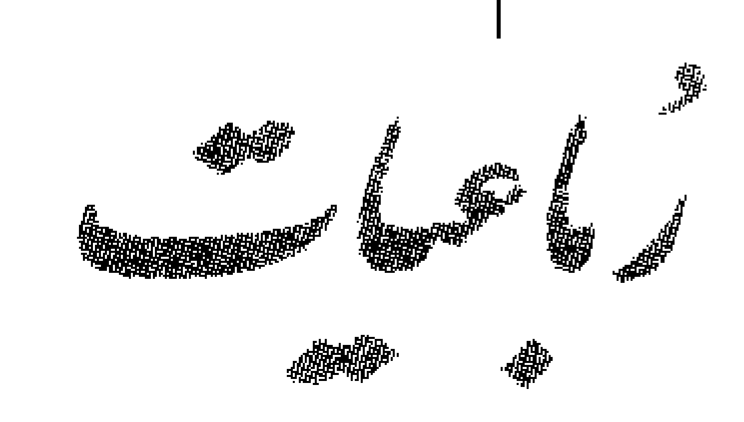
以及诗人们的诗行中所闪耀的理性的光辉都使世界文学爱好者为之赞叹。

法国著名东方学家列涅·格鲁赛特(Rene Grosset 公元 1885—1952 年)说过一段评价伊朗文学的话,他的评价对我们认识波斯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或许有所帮助。他说:“伊朗文学中充满了人文主义内容和语言与思想的永恒的魅力。伊朗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使希腊罗马文学从中受益。伊朗文学引发了一场运动,恰如我们新时代(文艺复兴)的文化运动一样,给人们留下了一座座精神宝库。萨迪和哈菲兹是这一文学的最完美的代表。他们不仅在伊朗名声卓著,而且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在突厥阿拉伯人身居其中的亚洲,他们的作品像在伊斯法罕和设拉子一样受到人们的欢迎。对此,我们有什么可说的呢,在西方,从歌德以及其他诗人身上,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语言魅力和纯情抒情诗的影响”。①

最早把波斯诗歌带到中国的可能是奔波于海陆丝绸之路上的友好使者。在我国新疆曾出土摩尼的诗歌。北京牛街清真寺收藏有《列王纪》和《蔷薇园》的波斯文古抄本。据说,这是一位名叫阿赫玛德·布里塔尼·喀兹文尼的伊斯兰学者于 1820 年从伊朗带来的。这位在中国传播波斯文学的友人的墓就在这座清真寺。福州郊外一座伊朗人的墓碑上刻有如下欧玛尔·海亚姆的四行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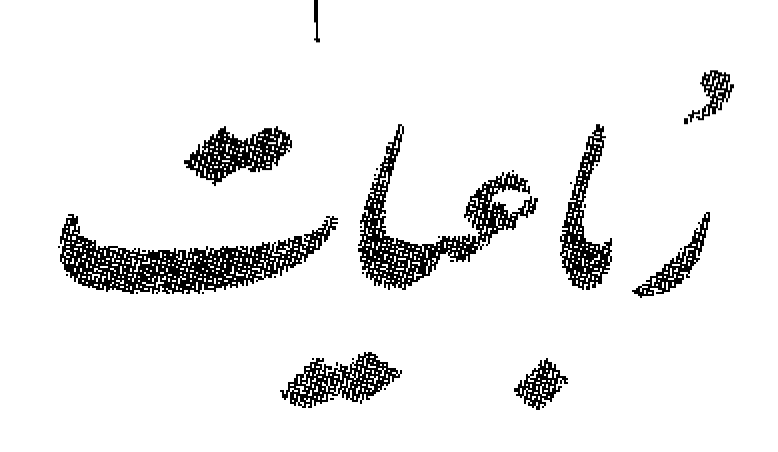
从地底深处直到土星之巅,
我已解决了宇宙中一切疑难。
如今没有什么难题使我困惑,

① 引自伊萨·萨迪格著:《伊朗文化史》第 456 面,泽巴出版社 1975 年第七版。



但面对死亡之结我仍感茫然。

14世纪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杭州居然听到一位中国歌手用波斯文演唱萨迪的抒情诗。明清之际《蔷薇园》已经作为我国穆斯林经堂教育的13种基本教材之一。五四以后,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也把目光投向波斯文学。1924年郭沫若从英文翻译了莪默·伽亚谟(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1927年著名文学家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设专章介绍波斯文学,他指出:“中世纪的波斯,在文学上真是一个黄金时代。虽然她曾被阿拉伯人入侵了一次,接着又被蒙古人所统治,然而她的诗的天才,在这个时代却发展得登峰造极,无以复加。正有类于同时的我们的中国。那时,我们也恰是诗人的黄金时代。所有近代欧洲人所熟知的弗达西、亚摩客耶、沙地、赫菲兹(菲尔多西、欧玛尔·海亚姆、萨迪、哈菲兹——作者)等大诗人都产生在这时”。1934年伊朗政府召开菲尔多西诞生千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我国《文学》杂志(第三卷第五号)于同年响应这一盛举,发表文章“菲尔多西千年祭”,并刊载译自英文的《列王纪》中故事《真犀德和曹亚克》(贾姆席德和佐哈克)。1947年穆斯林学者王静斋从波斯文翻译了萨迪名著《真境花园》(蔷薇园)。1958年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萨迪,我国出版了《蔷薇园》新译本(水建馥译自英译本)。1964年出版了《列王纪》中最著名的悲剧故事《鲁斯塔姆和苏赫拉布》(潘庆舲译自俄译本)。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鼓舞下,许多直接译自波斯文的名著相继出版。菲尔多西、海亚姆、萨迪、莫拉维、哈菲兹等诗人的名字对中国读者再也不陌生了。此外,我国学者在德黑兰大学帮助下,于1991年(北京)和1994年(天津)召开了两次波斯文学讨论会。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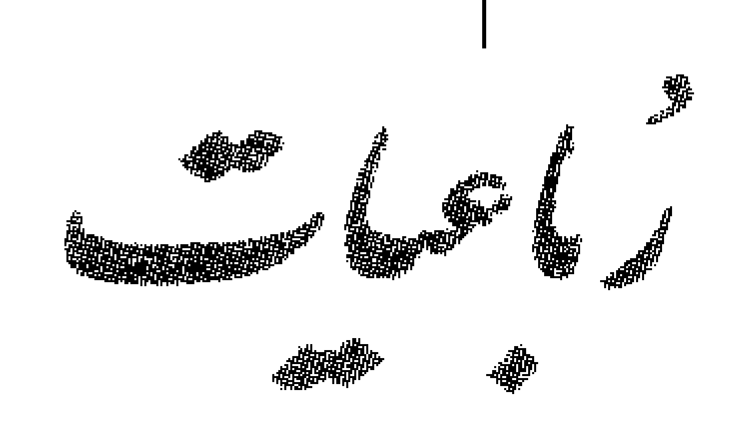


年，伊朗召开《列王纪》问世千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国学者多人应邀出席，并发表论文五篇，展示了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回顾我国学者研究介绍波斯文学的历程，可以看到我们已经由借助第三国文字进行间接翻译研究，而发展到直接从波斯文进行翻译研究；由对个别作家诗人的零星介绍发展到有计划有系统地对波斯文学的全面翻译介绍。在这方面，比起先行的国家，我国虽然起步晚了200年，但是现在我们急起直追，已然赶上了他们。以这套《波斯经典文库》为例，据我们所知，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此集中推出波斯文学中“四大柱石”的代表作。

这套丛书的译者都是不同年代的北京大学波斯语专业的毕业生。有幸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脱离波斯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并且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翻译和介绍了一些波斯文学的名著。但是，像现在这样，大家集中在一起，形成合力，完成一套大型丛书，还应该感谢湖南文艺出版社高瞻远瞩的文化眼光和认真切实的具体操作；感谢北京大学教授、德黑兰大学名誉教授季羡林先生和德黑兰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赛义德·贾法尔·夏希迪先生担任丛书的顾问。我们为能以自己的劳动填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而感到欣慰。

《波斯经典文库》全体译者



波斯大诗人海亚姆和《鲁拜集》(译者序)

本书是伊朗诗人欧玛尔·海亚姆(莪默·伽亚漠,公元1048—1122年)的鲁拜(四行诗)的汉译。内收鲁拜376首,从三个选本[①] 中的鲁拜汇集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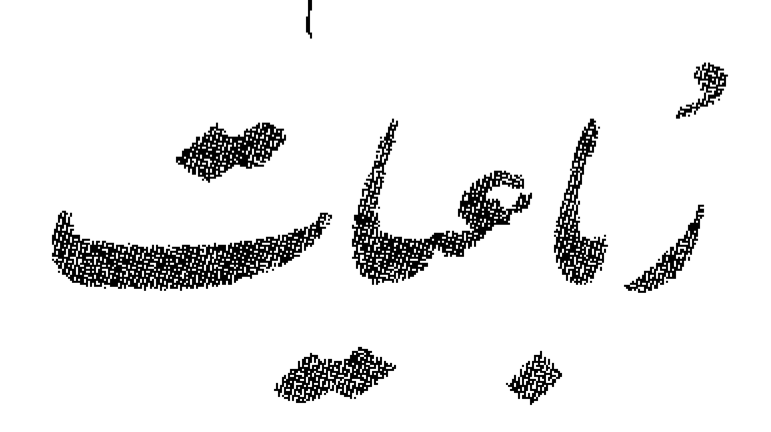
伊朗是以诗歌著称于世的国度。在中世纪,伊朗诗歌发展达到了高峰。这一时期,人材辈出,流派纷呈,产生了许多为世人瞩目的名著,这些文学名著在世界文坛占有重要地位。在众多的波斯诗人[②] 中,哲理诗人欧玛尔·海亚姆是一位独具特色的人物。

伊朗诗人大多高产,一生写诗数万行的大有人在。海亚姆是个例外,他充其量也只写了数千行诗。但是,他的诗名却超过许多伊朗诗人,蜚声世界。在一本海亚姆鲁拜集的序言中,有这样的说法:你可能不太了解伊朗,但是你不大可能没有听说过诗人海亚姆。

---

① 这三个选本是:《鲁拜集》,1959年,莫斯科波俄对照本;《海亚姆鲁拜集》,穆罕默德·阿里·伏鲁基编,1941年,德黑兰;《海亚姆的短歌》,萨迪克·赫达亚特编,1921年,德黑兰。

② 这里所谓的波斯诗人是指以近代波斯语写作的伊朗诗人。近代波斯语又称达里波斯语,是伊朗的通用语。伊朗人不自称其国家为波斯。波斯(帕尔斯)是伊朗南方的一个省,波斯族是伊朗的主要民族。



尽管人们都喜爱海亚姆的诗,但对他的性格的理解却大相径庭。有人说他是狂歌傲饮的酒徒,有人说他是远离世俗的隐者,有人力主他是狂涛般的诗人,也有人指出他是中世纪神学的叛逆。如何正确地作出判断呢?换句话说,如何比较准确地把握诗人的性格与气质呢?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探讨并加以回答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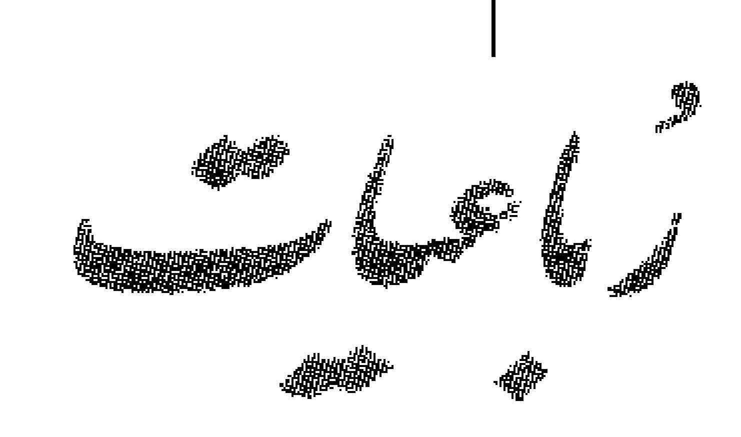
有关诗人生平的史料不多。仅有的一些也都史实与传闻参半。这就给认识诗人真正面目增加了困难。

据可靠材料,海亚姆生于11世纪上半叶。他的故乡是伊朗东方霍拉桑名城内沙浦尔。据说在蒙古人入侵(公元1219年)以前,内沙浦尔有百万人口。这可能有夸大成分,但在当时,这座城市的确是伊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

海亚姆是诗人的笔名。他的全名是阿甫尔·法塔赫(或阿甫霍合斯)·欧玛尔·本·易卜拉辛·海亚姆·内沙浦里。人们为表示尊敬,往往在他的名字前加上"霍者"(学者)、伊玛姆(教长)或哈基姆(贤哲)的称号。

有材料记载,海亚姆自幼聪明过人,博闻强记。一次他在伊斯法罕城把一本书读了七遍。回到内沙浦尔,便把那本书默写下来。人们对照时,发现竟相差无几。海亚姆是当时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和医学家。他在所涉猎的每一个领域,都达到了当时最高成就。他是第一个提出代数三次方程式理论的人,被称为"整个伊斯兰统治时期最杰出的数学家"①。在医学方面,他掌握了高超的医术,为伊朗塞尔柱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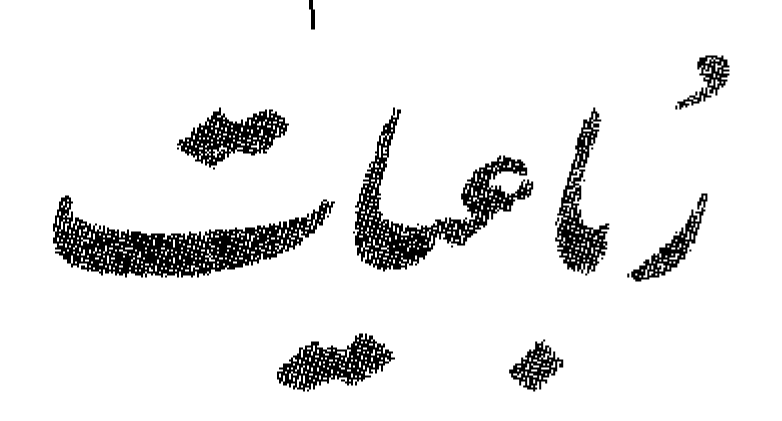
① 见古拉姆·玛赫桑·牟萨哈伯:《欧玛尔·海亚姆在数学世界中的地位》。转引自《柔巴依诗集》译者前言第5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张晖译。



朝(公元 1037—1194 年)的桑伽尔国王(公元 1117 年登基)治过天花。在天文学方面,他曾受命修改历法,并主持修建天文台。这一切都是学术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不免与上层统治者发生密切联系。他认识玛立克国王(公元 1072 年登基),而且与著名学者兼政治家塞尔柱王朝首相内扎姆莫尔克(公元 1017—1092 年)私交甚笃。但是海亚姆却始终洁身自好,一生从事学术活动,终而老死故里。

有两位海亚姆同时代的学者与诗人有过交往,记录了有关他生平的宝贵材料。一个是《文苑精英》(成书于公元 1156—1157 年)的作者内扎米·阿鲁兹依,另一位是名著《贝哈基历史》的作者贝哈基(卒于公元 1169 年)。内扎米·阿鲁兹依在《文苑精英》中记述了伊朗古代文秘、诗歌、星相和医学领域的四类学人。他在自己这本书中写到海亚姆,但他只把海亚姆记述为天文学家,而未提他是诗人。他说,他听过海亚姆讲学。他记述的一段史实为海亚姆的研究者广泛引用,一次,海亚姆说:我将埋葬在春风吹拂的鲜花丛中。据记载,诗人说此话的时候是 1112 年。过了几年,内扎米·阿鲁兹依重访内沙浦尔时,诗人已经去世。他的墓地的景象正像他自己生前所说的,覆盖着鲜花。贝哈基所提供的史料更多。本文前面所述海亚姆默写一本读过的书的事,就是贝哈基的记载。

贝哈基记述,他在内沙浦尔见过海亚姆。海亚姆问过他两个问题。一个是一联诗句的意思,一个是有关几何学定理问题。他对这两个问题都作了回答。值得注意的是,贝哈基还写到诗人临终那天的情况。他说这是诗人的女婿伊玛姆穆



罕默德·巴格达迪对他讲的。那天,海亚姆潜心阅读《治疗大全》①。他用金牙签剔牙后,把牙签放到书页里,并留下遗言。接着起身去祈祷。什么也没有吃,什么也没有喝。晚祷时,双膝跪倒,以额触地说:"主啊,你知道,我已竭尽全力去了解你。请宽恕我吧,对我来说,认识你乃是向你的方向前进的途径"②。

诗人的女婿所述他的临终情况应该是可靠的。特别是他临终时仍在阅读文化巨人伊本·西拿的书,这一事实对了解诗人生平有重要意义。

海亚姆有一篇《论客体与使命》的论文。这是他为解答伊本·西拿的学生阿卜·纳斯尔·纳萨维(时为法尔斯地区法官)所提的一个问题而写的。海亚姆在这篇文章中,提到自己是伊本·西拿的学生,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这是一个使大多数人感到困惑的问题。很少有哪个明智之士不为之困扰。或许我和我的老师,当代博学之士、学者之冠阿卜·阿里·侯赛因·本·阿卜杜拉·伊本·西拿·布哈里才在这方面进行过深入的探讨。"

此外还有一个事实说明海亚姆甚至不能容忍有人对伊本·西拿的观点提出异议。据说,玛立克国王的表兄弟学者阿兹杜拉·法拉玛尔兹听到巴格达的一个医生阿卜巴列卡特对伊本·西拿的一个哲学观点提出批评。法拉玛尔兹就此征求海亚姆的意见。海亚姆的答复是明确而坚定的。他说:"阿卜巴列卡特理解不了伊本·西拿的话。连他的话都无法理解,怎么

① 《治疗大全》是伊朗学者伊本·西拿(公元980—1036年,阿维森纳)的著作。不仅是医学著作,而且也涉及哲学及其它学科。
② 见《伊朗文学史》(波斯文),扎毕胡拉·萨法著,第二卷525页。

能对他的观点提出异议呢?"此话触怒了法拉玛尔兹,结果海亚姆与他不欢而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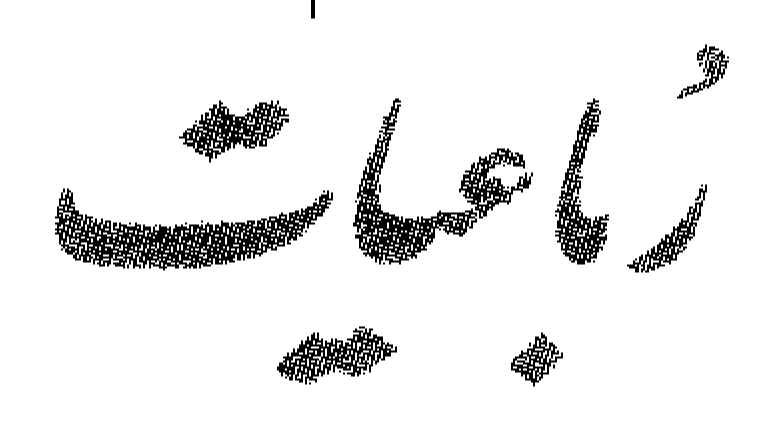
这个事实说明一个杰出的学者和诗人对一位文化巨人的崇敬和钦佩。他自称是伊本·西拿的学生,学习他的著作,为他的学生解答疑难,维护他的声誉,临终还阅读这位文化巨人的书。我们找不出第二个人使诗人如此崇拜和折服。如果对当时社会有所了解,不难发现这两位学者的不同寻常的关系不仅限于文化领域,更重要的是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与深刻的思想内涵。这里似乎透露出当时思想领域一场斗争的某些消息。

上文提到,海亚姆生活于伊朗塞尔柱王朝玛立克国王和桑伽尔国王统治时期。即大体上从公元1037年到1157年这一时期内。这个王朝的统治者是突厥人。在异族统治下的伊朗社会有两个特点,即带有民族色彩的政治压迫和宗教压迫。当时对伊朗人民的政教合一的统治与压迫愈演愈烈。在文化领域,萨曼王朝(公元875—999年)为代表的伊朗地方王朝开创的诗文繁荣局面已经成为过去。塞尔柱统治者不重视文化发展。伊朗人地位低下,痛苦不堪。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只要突厥人在国土上肆虐逞狂,
伊朗人就一无钱财二无食粮。

甚至宫廷诗人安瓦里(卒于公元1187年)也慨叹:

无论贫贱与高低,
人人彷徨复迷离。
朋友相知不相顾,
世风如许谁能移?



宗教迫害更甚于种族歧视和政治压迫。斗争的焦点就是伊斯兰神学与理性哲学(希腊早期唯物思想传统)的矛盾和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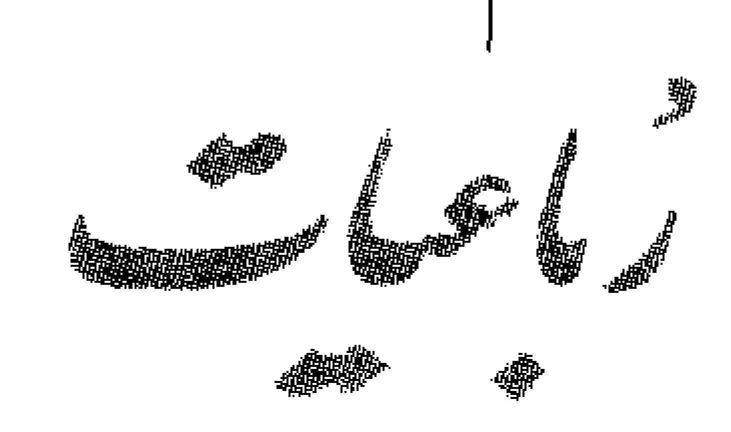
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建立的初期(7 世纪中至 8 世纪)以及伊朗地方政权兴起之后(9 世纪到 10 世纪),在信仰和文化上,统治者还表现出一种开明的态度。哲学作为一种学问,还可以研究和讨论。哈里发宫廷和萨曼王朝宫廷都召开过各种学派和教派的学术讨论会。到 11 世纪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统治者独尊神学,以政治力量压制其他学问,哲学则首当其冲,成了神学家的众矢之的。受到攻击的主要人物就是伊本·西拿。发起攻击的挂帅人物是著名神学家卡扎里[①] (公元 1058—1111 年)。

伊本·西拿哲学的主要观点就是承认真主是最高的主宰,但并不认为真主创造了万物。他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人对世界的认识来自人对世界的感受。关于世人的表现,他认为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能说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在执行主的安排。这些都是师承阿拉伯最杰出的哲学家法拉比(公元 874—950 年)的观点,是与希腊早期的唯物思想一脉相承的。这一切,在神学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的伊朗,都是异端邪说,是最明目张胆的离经叛道。伊本·西拿的一首四行诗似乎就是为此而发的:

岂可轻易诬我叛道离经,
试问谁的信仰比我虔诚?

---

① 卡扎里是当时思想界领袖。一次,他曾向海亚姆请教一个天象问题。见《伊朗文学史》,扎毕胡拉·萨法著,第三卷,278 页。



我这样的人天地间只有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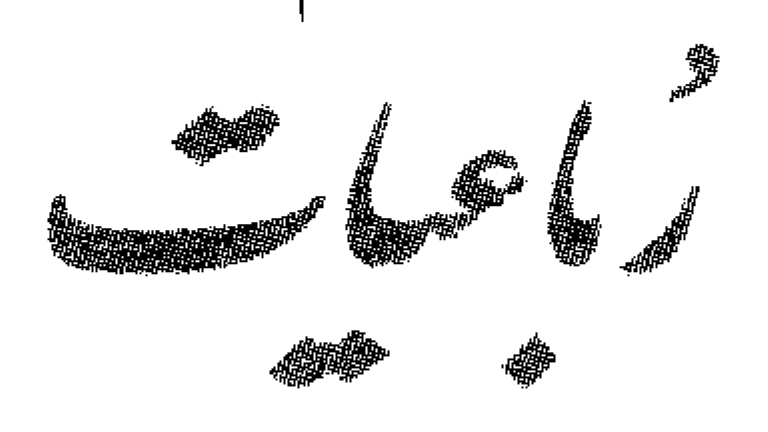
把我革出教门，可还有穆斯林的踪影？

神学家攻击伊本·西拿不过是拿他当靶子。其实，他们是想对希腊哲学和阿拉伯哲学的进步的唯物思想传统进行总清算。卡扎里在其所著《哲学的失误》一书中，直言不讳地宣称："大多数哲学问题都是无稽之谈。在《治疗大全》里所阐述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法拉比和伊本·西拿的哲学思想都是毫无根据和荒谬绝伦的。"①

这场哲学领域的讨伐战线广阔（有政治压迫，神学家发难于前，诗人们鼓噪于后），声势浩大，后果严重。最终不仅哲学再也无人问津，就是研究代数几何等自然科学都被视为对神的亵渎。伊本·西拿的著作都在被焚之列。一位曾经研究过哲学的学者哈桑·本·穆罕默德（卒于公元1261年）甚至在临终忏悔时，也不忘谴责伊本·西拿。他临终最后一句话是："真理归于真主，伊本·西拿欺世骗人。"

宗教迫害的矛头不仅指向哲学家，也指向不同的教派。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教派是伊斯兰教逊尼派，因而其对立教派什叶派便无法逃避悲惨命运。苏菲派教长埃因·古扎特（公元1098—1139年）被加上"不信教和追求思想自由"的罪名被处死。② 神学家沙哈尔丁·萨赫尔瓦尔德（公元1154—1192年）也以大致同样的罪名被判死罪。著名诗人纳赛尔·霍斯鲁（公元1004—1088年）由于皈依与统治者对立的教派伊斯玛仪派并宣传其观点，后半生被迫在深山野林流亡达25年之久。一

① 见《伊朗文学史》扎毕胡拉·萨法著，第二卷，525页。
② 见《伊朗文学史》，侯赛因·法里瓦尔，第114页。



次他下山修鞋，听到街上人声嘈杂。一问缘故，才知道街上发现一个“纳赛尔·霍斯鲁的信徒”，被众人当场打死。说话间，鞋匠学徒提了一块被打死的无辜者的肉走进店来。[1] 无怪诗人纳赛尔·霍斯鲁沉痛地慨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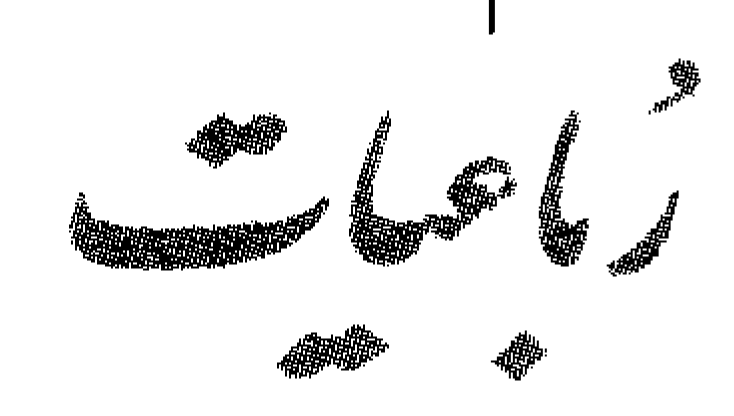
霍拉桑本是文明之邦，
如今变成鬼蜮横行之乡。
巴尔赫[2] 本是哲理的国土，
如今断壁残垣一片凄凉。

这就是哲学家和诗人欧玛尔·海亚姆所处的社会环境。正是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海亚姆公然宣称伊本·西拿是自己的老师。伊本·西拿逝世于公元 1036 年，而海亚姆出生于 1048 年，也就是说，在伊本·西拿去世时，海亚姆尚未出生。所以他不可能是伊本·西拿直接授业的弟子。因此不难明白，海亚姆的这种宣告不仅表现他学术上的谦逊态度，而且还体现了他坚持真理的坚定性和道义上的勇气，鲜明地体现了他的人格。这好像是一把钥匙，凭借它可以比较容易地打开海亚姆内涵深厚的鲁拜的大门。

海亚姆的鲁拜中充满了哲理内容。所以读他的鲁拜还首先要了解他所持的哲学观点。伊朗学者扎毕胡拉·萨法在他的《伊朗文学史》中，把 11 世纪后伊斯兰世界神学和哲学的论争概括为三个方面：

1. 哲学家接受真主是至高无上的主宰，但是认为真主并不决定每一个具体事物。而神学家认为真主无所不在，真主

① 见《纳赛尔·霍斯鲁诗选》前言。
② 巴尔赫是伊朗古代霍拉桑地区四大重镇之一，地处今阿富汗北方。



主宰一切。

2.哲学家不相信有末日和彼世。神学家则认为对末日和彼世的信念是一个信徒的最基本的信念。

3.哲学家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是自然形成的。神学家认为世界是真主创造的。

这三项中的第一项,即哲学家承认真主的存在,现在看来似乎不够坚定和彻底。但是在当时,这也许是他们坚持自己观点所能达到的极限。因为公开否认真主存在,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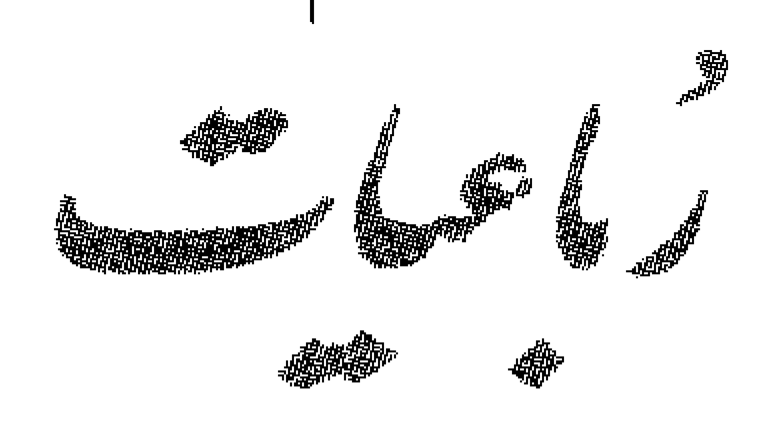
明确了这三方面的分歧,再回过头来读海亚姆的鲁拜,不难发现,他的鲁拜的内容与当时社会上的思想冲突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他的许多鲁拜的内容就是诗化的哲学。是从希腊唯物哲学思想到法拉比和伊本·西拿的进步哲学传统的最完美的诗的表现形式。是希腊哲学思想和东方诗人优美含蓄的诗句通过质朴凝炼的达里波斯语的最理想的结合。

比如,虽然诗人不能公然否定神的存在,但他却在神创造世人这一根本问题上找到了破绽,从而委婉地否定了神学的说教:

如海的人群在冥冥中诞生,
谁也无法把这神秘的珍珠钻孔。[①]
每个人都自作聪明妄说一通,
没有人把自己的话真正弄懂。

不晓得造物主创造了人,

① 把珍珠钻孔意为真正了解一个事物。



为何把他造得缺憾满身。
说造得好，为什么一朝虐杀？
说造得不好，错在何人？

着意制造了一只精致的酒杯，
造成了就不应再把它捣毁。
兴头上创造了可人的身躯容貌，
扫兴时因何又把它捣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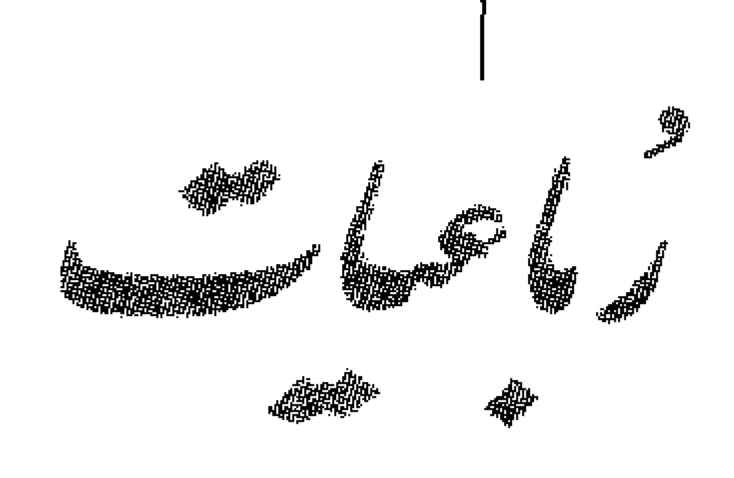
诗人对彼世和天堂的见解，似乎表达得更坦率明白：

看这漫漫长途上络绎不绝的行人，
可有一个回来答一声我们的询问？
当心，在这阴阳两界的交叉路口，
切勿遗下什物，去后便无法回身。

切莫听信屈从命运者的指点，
且从美人手中接过醇酒的杯盏。
世人一个接一个远去，
可有人指出谁从去路返还？

当世上鲜花吐蕊，蓓蕾乍放，
美人啊，请命人备足酒浆。
管什么仙境仙女天堂地狱，
全是杜撰，人们在有意张扬。

关于神学与哲学分歧的第三点，即世界是物质变化形成的还是神创造的，他的诗数量最大，表现形式也最多。这方面的诗作既有直抒胸臆的慨叹，也有内涵深刻的寓意：



人生遂愿事少，违愿事多，
开颜欢笑吧，虽然受尽折磨。
要与明智之士交游为友，
你的身躯不过是水土风火。①

你我出生之前日夜已穿梭轮替，
苍穹本就在悠悠运转不息。
当心，你的脚步要轻轻踏下，
或许美人明眸就在那片地底。

一天，我买了陶工的一个陶壶，
陶壶居然开口把秘密吐露：
我曾贵为君王，手中高擎金杯，
如今化作酒徒手中的酒壶。

这里引用的后两首诗颇具代表性。这类鲁拜在海亚姆的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诗人以丰富的想象力和优美的艺术形式说明物质转化的道理，形象地表明世界是物质这一哲学观点，驳斥了神创造世界的说法。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海亚姆鲁拜的思想内容是与占统治地位的神学针锋相对的。可以说，反对中世纪神学是他风靡世界的鲁拜的内容的核心和精华。萨迪克·赫达亚特② 认为海亚姆应归于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杰出的无神论者之列。这种评价并不过分。他在反对中世纪神学的斗争中判断是清醒

① 按印度伊朗古代传说世界是水土风火四种物质构成的。
② 萨迪克·赫达亚特（公元 1903—1951 年）伊朗著名现代作家。

的，态度是坚定的，比起任何杰出的无神论者都毫不逊色。

如果说在写到今生彼世天堂和地狱等困惑人心的基本问题时，他的态度还比较谨慎，文字也比较从容，但当他的诗涉及神学在现世的代表虚伪的宗教人士时，他的态度就立刻转为激烈，文字也更加犀利和尖刻。我们读他关于某些教长的鲁拜，仿佛看到诗人站在那些伪善者面前，直斥他们的卑鄙无耻，欺世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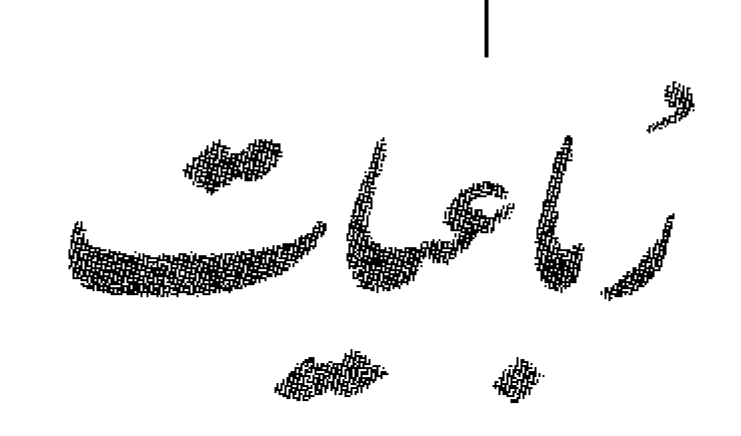
喂，教长，我们的劳作可比你的沉重，
即使烂醉如泥，也还比你清醒。
我们喝葡萄的血，你喝的可是人血，
凭良心，究竟谁更嗜血无情？

你对我声声指责，满腔愤恨，
责我信仰不诚，不颂经文。
我承认你的话完全有理，
但凭良心，你可是配说这话的人？

教长指责一个妓女轻狂淫乱，
日日都送走旧好，迎来新欢。
她答道：教长，你说的千真万确，
可你就真像你装的这么道貌岸然？

读着这些火辣辣的诗句，我们似乎看到诗人一把撕下那些伪善者的面具，把他们的丑恶嘴脸赤裸裸地暴露在大庭广众面前。

除了直接反对中世纪神学的鲁拜，他的诗还有多方面的内容。如对生命意义的思索、对人生不永的慨叹、对死亡的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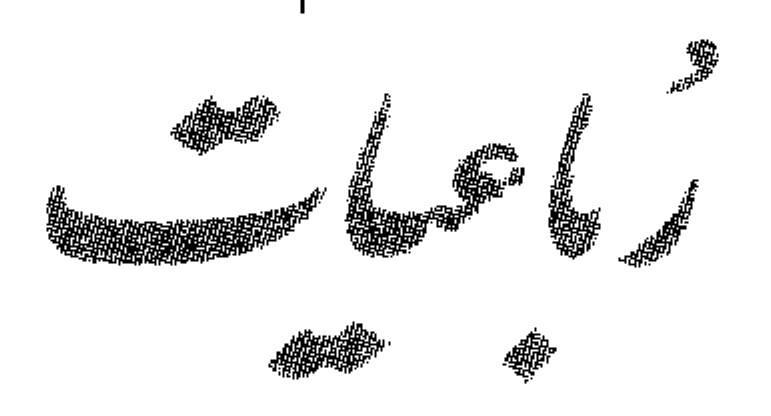
奈、在知识面前的困惑以及劝人把握现在及时行乐等等。但是只有在反对愚昧神学的背景下，才能了解这些鲁拜的真正的涵义。换句话说，海亚姆的这些鲁拜的真正涵义也是在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意象告诉读者神学的说教是荒谬绝伦的。

海亚姆鲁拜流传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大，除了深刻的内容之外，它的形式也值得注意。其主要特点就是短小精练。短短的四行文字，自成一篇，或创造一种境界，或描绘一幅图景，或说明一个道理，或提出某些规劝，语言之精湛，凡是论及的人无不给予高度评价。人们认为，他的语言朴实凝练，体现出一种去尽雕饰之美，流露出一种落尽豪华的真淳。

萨迪克·赫达亚特认为，连波斯文学中的设拉子双星萨迪和哈菲兹在语言的成就上也没有达到海亚姆的水平。这点在他把海亚姆的诗与其他诗人的诗所作的对比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在世界诗坛上，海亚姆是一位特色十分鲜明的诗人。他的诗是科学家的清醒认识和哲学家的深邃思考及诗人敏感心灵的结合。他的诗是一颗痛苦的心在政治和宗教高压下的呻吟和抗争。他看透了宗教人士说教的无聊和虚伪，但是他自己也找不到真正的答案。因此，他只能无奈地把人们的目光从喧嚣的人世引向无尽的时空，使他们感悟到“天高地回，觉宇宙之无穷”（王勃语，见《滕王阁序》）。

为更进一步了解海亚姆和他的鲁拜，建议读者读一读本书选录的两篇伊朗文学家写的有关海亚姆的文章。其一是文学家伏鲁基写的，另一篇是现代著名作家萨迪克·赫达亚特写的。伏鲁基从各种伊朗古籍中找出66首海亚姆的鲁拜。这对海亚姆研究是一大贡献。此外这两位海亚姆的同胞还细腻



深入地分析了海亚姆的性格和他的鲁拜的特点。特别是他们对海亚姆鲁拜的艺术特色及艺术风格的分析更有独到之处。他们从思想到艺术,又从艺术到思想,把海亚姆的鲁拜中所传达的精神解析得精辟透彻,这点,非本民族的研究者恐怕很难做到。

中国读者最早接触海亚姆的鲁拜可能是在1924年。这一年郭沫若译的《鲁拜集》出版。后在中国大陆,于1983年出版了黄杲炘译的《柔巴依集》,1990年出版柏丽译的《怒湃译草》。这三个译本均转译自菲兹吉拉德的英译《鲁拜集》第四版,收鲁拜101首。1988年出版第一本译自波斯文的《柔巴依诗集》,译者张晖,内收鲁拜189首。1999年出版邢秉顺译自波斯文的鲁拜(载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达基海亚姆萨迪哈菲兹作品选》,收鲁拜154首)。

自从1924年郭译《鲁拜集》出版之后,海亚姆的鲁拜一直受到中国读者的关注。诗人闻一多曾著文评论郭译,对应如何理解海亚姆的诗提出自己的看法。诗人徐志摩也曾与胡适讨论过一首海亚姆的鲁拜的译法。①

本书译者1987年作客于德黑兰大学期间,有幸去内沙浦尔拜谒诗人海亚姆陵墓。那年4月6日清晨,从玛什哈德市乘长途汽车西行,上午9时就到了内沙浦尔。现在的内沙浦

① 闻一多在肯定郭译是一个创举的同时,对其某些译文提出批评,见郭译本注19。此外,这两位诗人还分别著文讨论应如何理解和翻译海亚姆的诗。见《闻一多全集》,三联书店新版,第三卷,369页,及《沫若文集》第十卷文: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胡适译了一首鲁拜:要是天公换了卿和我,该把这糊涂的世界一齐打破,再磨再炼再调和,依着你我的安排,把世界重新造过。徐以为胡译不准,他改译为:爱啊,假如我能勾着这运神谋反,一把抓住整个儿寒尘的世界,我们还不趁机把它完全捣烂,再按我们的心愿,改造他一个痛快。参见本集第227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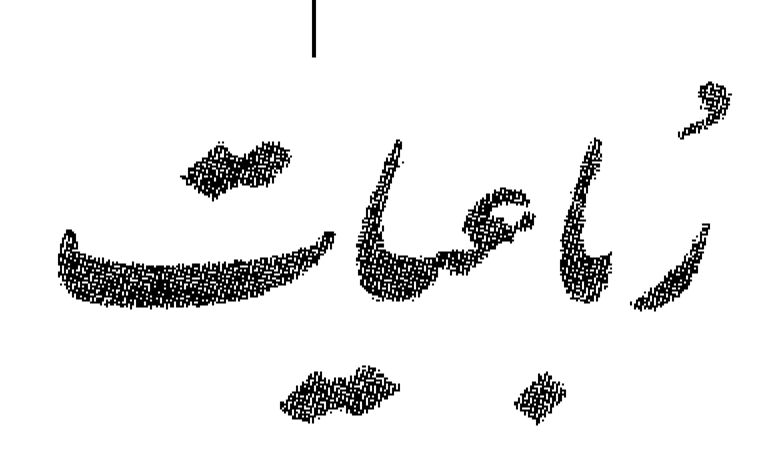
尔虽然已经看不到诗人时代的气派，但在小镇的一条街上，仍然市场繁荣，买卖兴隆。

诗人陵墓位于小镇东南。穿过两侧植松的小路，便到了陵园门口。在传达室说明来意，引起看门老人的诧异。他似乎无法理解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从遥远的北京，从德黑兰，从玛什哈德赶来拜谒诗人陵墓。那时已经是上午10点了，来客却只有我一个人。看来全世界的“海亚姆热”并没有波及到诗人长眠的园林。

早晨下过一阵细雨，这时已经放晴。举目望去，一具约一米高的石棺静静地卧在园中的地面上。棺上方是高约十米的拱石。拱石修成盘绕的彩带形，呈现出一种柔和的美。每条彩带形拱石内外都饰以瓷砖。砖面上烧制出诗人的名句。墓的四周是大约有四个足球场大小的陵园。据说这个陵园是1962年在诗人原陵园的地基上修建的。这里正是《文苑精英》的作者内扎米·阿鲁兹依提到过的花园。恰巧，我的确在陵园的墙角发现了几丛早放的紫色鲜花。

陵园大门左侧有一座小楼，这是图书馆和展览室。展览室墙上挂着两幅油画。一幅是海亚姆画像，另一幅是他鲁拜的英译者菲兹吉拉德的画像。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英译者的像比诗人的像还大。的确，海亚姆的鲁拜风靡世界，这位英译者功不可没。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说译者比作者更高明。室内书架上陈列着全世界各种文字的海亚姆鲁拜译本。但是没有中文的。我把中译情况向管理员作了介绍。她睁大了眼睛，显露出惊讶的神情。她执意要把一本我随身带的油印讲义留下，作为展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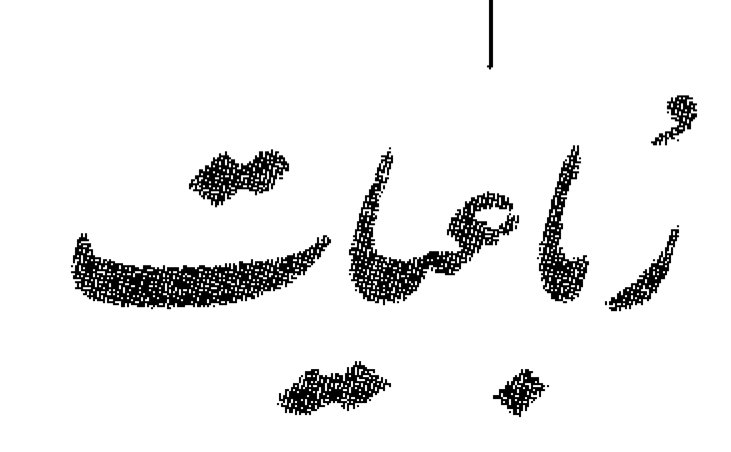
午后，登上回程车。此刻阳光灿烂，群山小河，尽收眼底。



小河旁是一个大花园。园中说不出名的树上,挂着簇簇小花,花是紫色的。看着小河中缓缓的流水,突然一个想法出现在我的脑际:这岂不就是诗人海亚姆笔下的早春景色?于是我依照鲁拜形式,也写了几首四行诗。名副其实的东施效颦,但却是当时心情的记录。检出一首作为本文的结束:

这可是诗人曾涉足的小河?
河水缓流,泛起层层浊波。
如今,何处去寻觅萨基的身影?
何时才重新响起往日的欢歌?

2000年,北大,中关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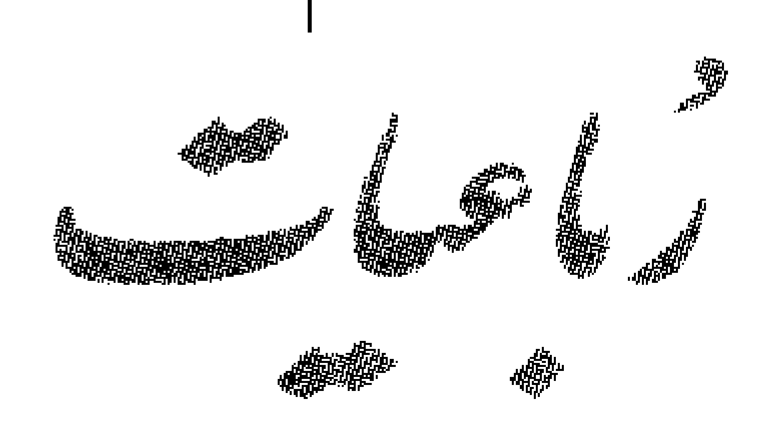
鲁　拜

1　有人想凭理智阐释世理，
滔滔不绝地论述主的真义。
但谁也不曾洞悉个中奥秘，
始而喋喋不休，终而长眠地底。

2　有人是世上的大智大贤，
思索宇宙奥秘，神驰星颠。
探求你的本性，但却像这苍穹，
低头不语，垂头丧气，困惑茫然。

3　新人旧人一代接着一代，
代代世人匆匆接踵去来。
谁都无法在人世上永生，
有来有去，人去后又有人来。

4　得不到花，摊上芒刺也可，
见不到光，我们满足于火。



没有破袍[1] 拜坛，无缘得见长老，
有钟声教堂，系一条腰带照样过活。

5 主啊，你用泥土把我塑造，我只好徒唤奈何，
你一经一纬把我编织，我只好徒唤奈何。
我的一善一恶你早已经决定，
对此，我只有徒唤奈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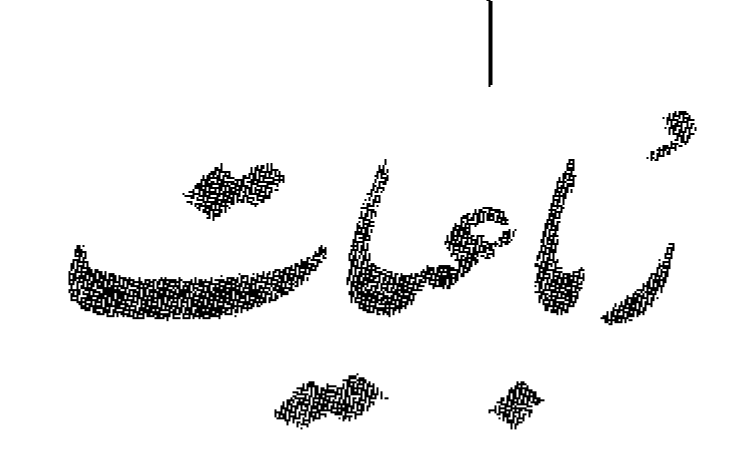
6 他赋予美女娇嗔的微笑，
他使失意人痛苦心焦。
如若没给我们欢乐又有何妨，
不见他使千万人终日五内中烧。

7 可惜啊，一事无成已到迟暮之年，
人世消磨，如今已是背弓腰弯。
多么可悲，不过转瞬之际，
韶华虚度，生命已到终点。

8 我生就一头美发和美好的面庞，
躯体如同松柏，面庞如同郁金香。
令人不解的是那画家[2] 何故，
在造化的花坛上把我描绘成这般模样？

---

① 破袍喻指对主的信仰。拜坛是伊斯兰教苏菲派祈拜真主的地方。在阿拉伯哈里发统治时期，异教徒要系一根腰带，以示区别。
② 这里的画家喻指造物主。



9 如若萨基[1] 发现我禀性与常人迥异，
发现我有上千种奇行怪癖，
当我力不胜酒时再劝我一杯，
这一杯便使我原形暴露无遗。

10 你一生的份额既经真主分定，
便绝对一分不减一分不增。
给你的就心安理得地受用，
分外的也无需苦苦去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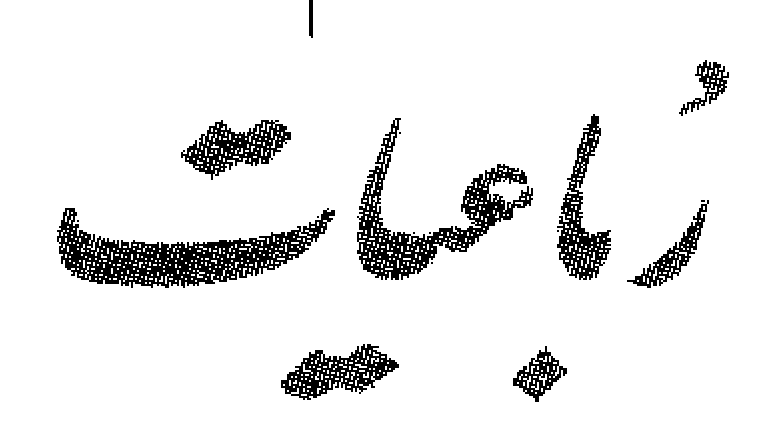
11 萨基啊，如若我的心获得自由，
海阔天空，再到何处把它寻求？
苏菲[2] 恰如盛满愚昧的浅杯，
一口酒便使他昏脑昏头。

12 可惜啊，青春的篇章已然翻遍，
一去不返了，一生中的锦绣华年。
青春像一只欢乐的鸟儿，
不知何时飞来，旋即倏忽不见。

13 如若我自已描绘命运的画布，
我便称心如意地绘一张画图。

① 萨基是伊朗古代宴饮时的司酒人，一般是美女，有时也可能是童子。波斯诗人多对萨基抒情。

② 苏菲派是伊斯兰教内的神秘主义派别。此派不满统治者的纵情声色的生活，提倡苦修敬主，心灵与主合一。



把世上的忧愁一扫而光，
向云天高处扬起我的头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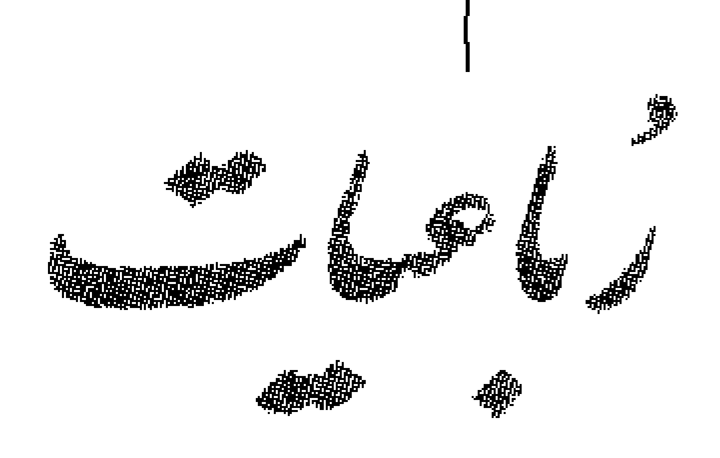
14 回转的苍穹撒到人间的全是忧愁，
踏遍天下也找不到一个知心朋友。
最好是独自一人，安居一隅，
莫期望明天，莫回首昨日，只把现在把握在手。

15 随着严冬过去，阳春到来，
生命的书卷一页页地翻开。
痛饮一杯驱散忧愁吧，智者有言：
世上忧愁是毒，酒能排解愁怀。

16 你一生中的一时一刻，
都应轻松适意，不要闷闷不乐。
当珍惜天地间的精华——生命，
无论如何它都点点滴滴消磨。

17 看这终日和泥捣土的陶工，
如若智慧启迪了他的心灵，
对陶土他就不再粗暴地拳打脚踢，
那是先人的骨殖，他会把手脚放轻。

18 人说八月莫饮，八月不许贪杯，
七月也不宜，七月饮酒真主怪罪。
七月八月是真主和先知的月份，



拉马赞月[1] 是我们的，理应开怀一醉。

19 世道啊，你为什么对守财奴如此慷慨，
供他受用浴池磨房和府第楼台？
而正直之士却被迫赊买晚餐大饼，
你算个屁，完全是颠倒黑白。

20 无需因这不公的世道忧郁伤身，
无需因前人的不幸烦恼伤心。
心灵，像情人迎风的秀发一样散乱，
杯儿莫停，切莫辜负锦绣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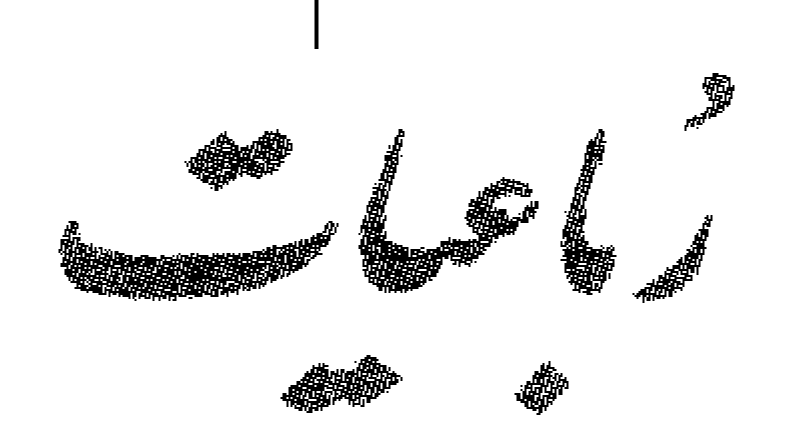
21 当今世道最好少交朋友，
与达官显贵要谨慎交往应酬。
睁开慧眼看供你衣食的人，
正是他，才是你的冤家对头。

22 不通世理的人啊，你本无影无形，
你原本只是一阵清风，
你生命介于两个虚无之间，
你周围一切和你的内心本都是虚空。

23 多么令人遗憾，生命在不断逝殇，
命运折磨得多少人痛断肝肠。

---

① 拉马赞月是穆斯林的斋月，即九月。信徒白天不进食。



没有一个人从彼世带来信息，
报告远去旅人的近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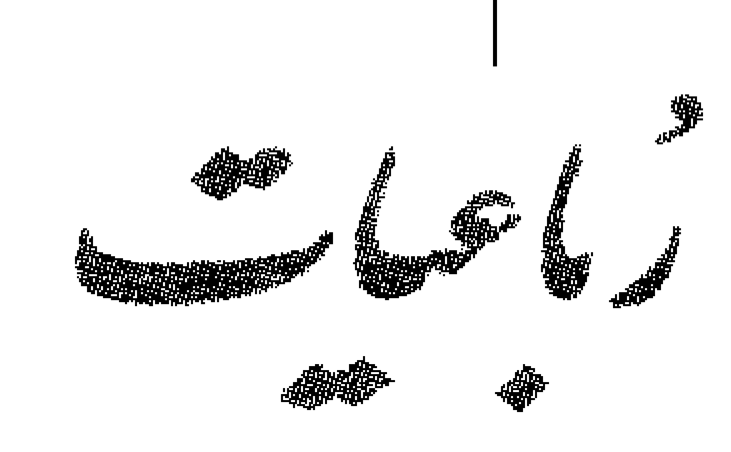
24 酒能把人身上的傲气驱散，
酒能把牢牢的死结解开。
撒旦如果啜饮一口美酒，
他会对亚当两千次俯首跪拜。

25 萨基啊，贾姆神杯[①] 也难比你的容颜，
我愿舍弃永生，把生命向你奉献。
你脚下的尘埃赋予我双眼以光芒，
那每粒尘埃都胜过太阳万千。

26 让我生，对这人世无所增益，
让我死，对它也没有意义。
我的双耳从未听人讲清，
因何让我出生，又因何掠我而去。

27 当我未饮下生活这杯苦酒，
醉意不会荡漾在我心头。
我宁愿吞噬自己烤焦的心肝，
也决不以自己的面包蘸他人的盐。

① 贾姆(贾姆希德)是伊朗古代国王，传说他有一只神杯，倒上酒可以看到世界任何地方的景象。



28 贾姆希德王国不如瓦罐碎片，
一口清酒胜似玛丽亚圣餐。
酩酊大醉的饮者清晨一声长叹，
胜过阿甫赛义德和阿德哈姆[①] 的无稽之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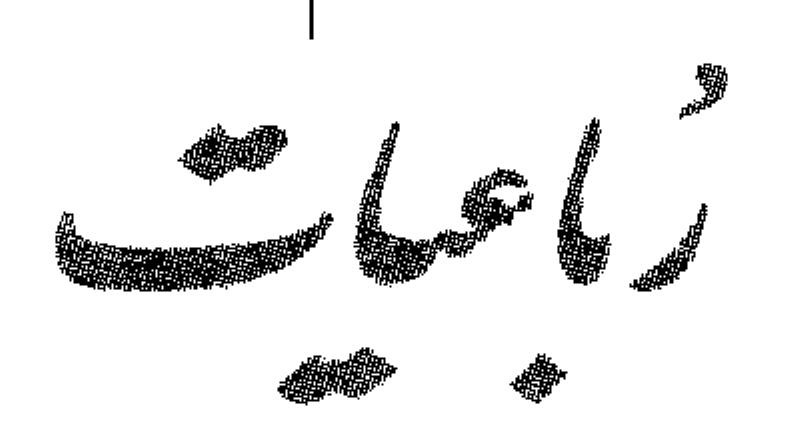
29 昨晚我路过一间陶罐作坊，
见陶工手上陶土时时改变模样。
我发现——性急的人看不到，
先人的骨殖在每个师傅的手上。

30 说我沉醉于祆教的酒浆，
说我放浪形骸，崇拜偶像，
人人都把我描述一番，
我知道自己生就一副什么心肠。

31 何时是了，你如此双眉紧锁？
悲愤忧愁可达不到前面的村落。
我们的命运并不取决于你我，
屈从命运吧，这是明智者的最好选择。

32 萨基啊，看这花儿草儿如此娇艳，
你可知，七天之内会变为荒冢一片。
有酒可饮且饮有花堪折竟需折，

① 阿甫赛义德（公元 967—1048 年）和阿德哈姆（卒于公元 782 年）均为伊朗苏菲长老。



待你端详之际，早已草枯花残。

33 我并不担心生命会一旦消亡，
或许彼世真的比今生欢畅。
我这条命本自真主手中借得，
到清偿时，我会从容清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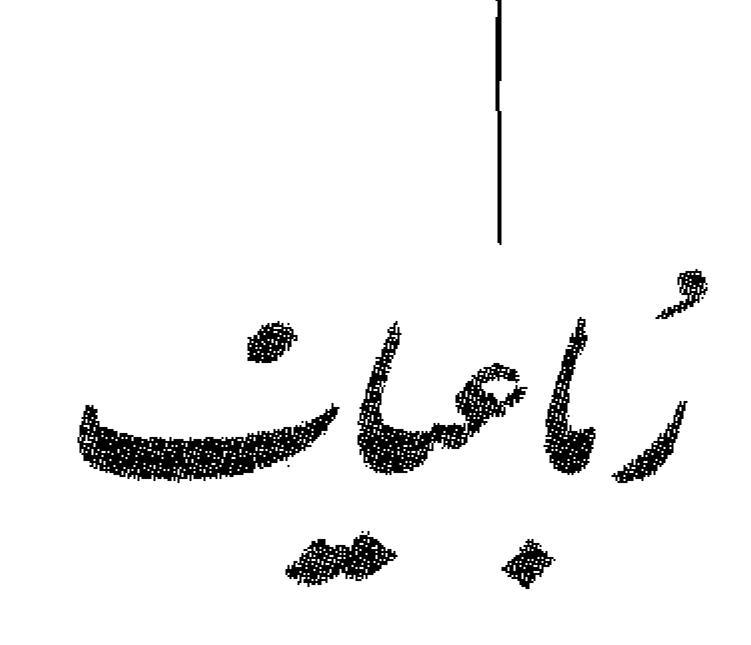
34 这名为世界之地是一间破旧的旅舍，
这里昼夜轮替，日月穿梭。
它是一桌百个贾姆希德剩下的残宴，
是一座墓，把百个巴赫拉姆[①] 吞没。

35 我们来去匆匆，到底为了哪般？
什么是编织生命的经线和纬线？
命运的烈火烧灼正直人的眼睛，
明眸化为焦炭，为何不见半缕青烟？

36 这亘古大谜你我都茫然不懂，
谜样的天书你我都解读不通。
如今，你我在幕内交谈，
大幕落时，你我都无影无踪。

37 及时行乐吧，人生不过一瞬，

① 巴赫拉姆是伊朗古代国王。



凯哥巴德[①] 和贾姆希德的尸骨已化入灰尘。
眼前的世界乃至茫茫宇宙，
是梦是幻，是瞬间际遇，它捉弄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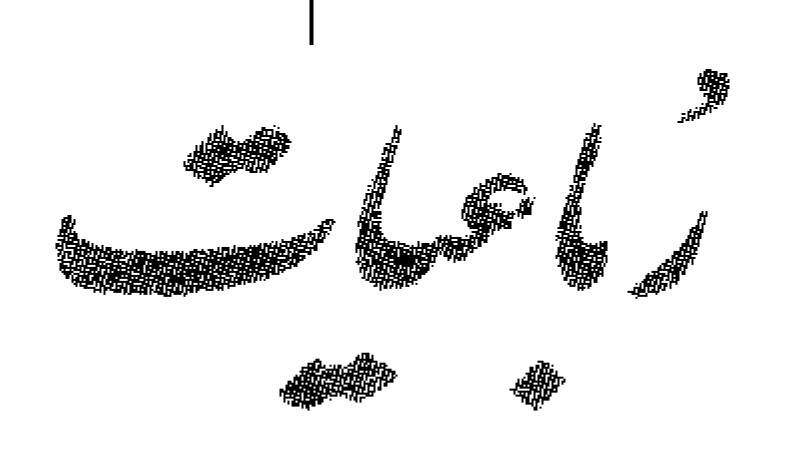
38 但愿能找到个地方休息片刻，
但愿能跋涉到前面的村落。
但愿千百年后从地底，
像野草一样生长出希望之果。

39 纵然怀中抱着红宝石般朱唇的姑娘，
纵然长生不老的泉水取代人间佳酿，
太白金星为我奏乐，耶稣和我交谈，
我也无从欢乐，我没生就那副心肠。

40 要像马球一样在杖下俯首低头，
默默地任那杆拨得你时左时右。
只有那把你打得满地翻滚的人，
才晓得世事的始末根由。

41 我欲知自己一生际遇，算命问卜，
旁边一位智者关切地叮咛嘱咐：
谁若能怀抱如月美人度过漫漫长夜，
他在人世才称得上是幸福。

① 凯哥巴德是伊朗古代传说中的凯扬王朝的国王。



42 世事如同逝水，何需恐惧，
眼前的一切终归成为过去。
权且欢欢喜喜度过现在的瞬间，
未来无需惧怕，过去的何必追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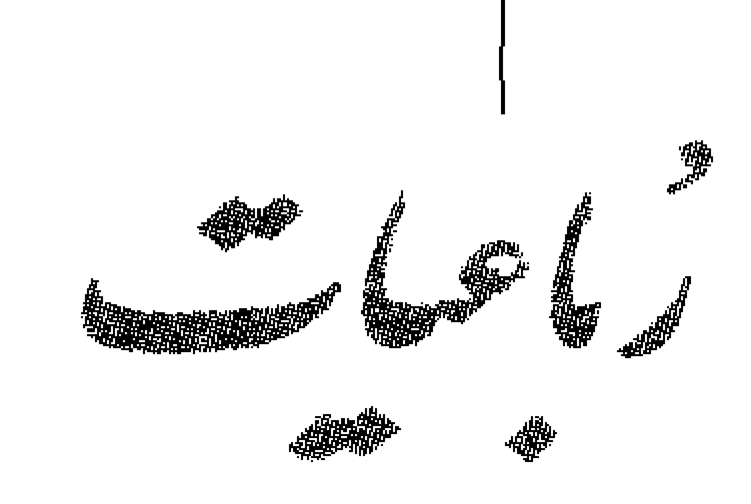
43 我怕，怕今后在世上再难聚首，
怕今后无缘再逢挚友。
珍惜这眼前的瞬间吧，
或许片刻后我们就永远分手。

44 请饮美酒，这长生不老的琼浆，
此乃人间佳品，令人心情舒畅。
它如烈火，烧灼人的心胸，
它似生命甘露，荡涤你的愁肠。

45 金科玉律既不在你我手中，
何必长日苦坐，冥想终生？
切勿放下手中的杯儿，
小饮一杯，要的是不醉不醒。

46 切莫让欢乐的心受忧愁折磨，
切莫把幸福的时光白白错过。
有谁知道冥冥中什么事情发生，
何不与情人小坐，浅斟对酌。

47 抓一把黄沙撒到天地头上，



畅饮美酒，心恋着如月的姑娘。
何必愤愤不平，也不要囿于名缰利索，
看一个个远去的有谁走在回程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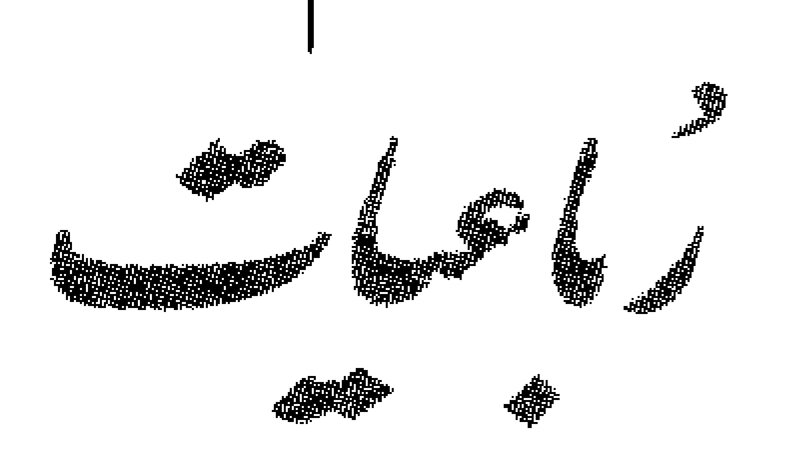
48 我们乃是世上万物的中心，
我们是智慧之目中的光芒。
世界如同未嵌宝石的戒指，
我们就是宝石，镶嵌在戒指之上。

49 要饮就去找大智大贤，
或去找貌美如花的翩翩少年。
不要过量，不要成瘾，也不要声张，
悄悄地饮，不时地饮，每次饮一点点。

50 此刻，艳若桃李的美人与我倾谈，
切莫离开花儿，切莫放下酒盏。
须知一旦死神风暴袭来，
我们的生命会像花儿一样枯萎凋残。

51 新春的露珠在花瓣上晶莹闪烁，
情人的面庞艳似草坪上的花朵。
已往的岁月提起来令人扫兴，
及时行乐吧，眼前时光莫再白白错过。

52 我一病不起，心儿似在把躯体考验，
酒不沾唇，生命就陷入危险。



说来这可是怪事一桩，
除酒以外，服什么药都心神不安。

53 我悲愤的血泪把百所房屋夷为平地，
我痛哭的泪流把百座楼宇席卷而去。
每根睫毛上都如血泪的江河倒悬，
眨一眨眼，狂风巨浪便从平地卷起。

54 我的期望不合造物主的要求，
天晓得称心如意要到什么时候。
如若主所要求的全是功德，
显然我期望的一切全然荒谬。

55 有人博学多才是学人中的精英，
探微钩玄，如明烛照彻人们心灵。
但他们无法冲出漫漫长夜，
夸夸其谈一番，复归沉沉大梦。

56 他创造了茫茫宇宙和人间天地，
在我这痛苦的心中种下了太多的忧郁。
多少宝石般的朱唇和皎月般的面庞，
都被他统统深埋在地底。

57 今天你无从得知明天将会怎样，
怀明日之忧，不过是谋虑逐妄。
你若有心，切莫错过现在，

这余生决不会永不消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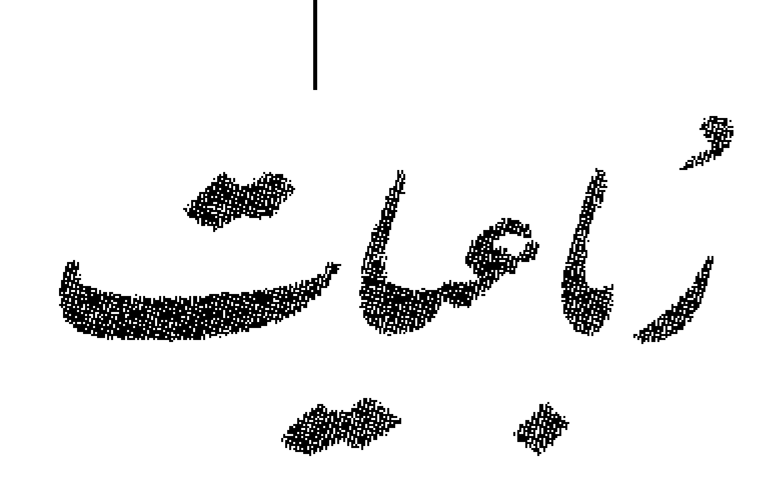
58 如一滴水汇入大海，
如一粒沙撒到大地，
你因何降生到这人世，
像一只苍蝇，来而复去？

59 我纵因获罪而丑名远扬，
也不似偶像崇拜者竟日凄惶。
纵因昨夜醉酒清晨死去，
我还要美酒情人，不要清真寺与礼拜堂。

60 啊朋友，切莫为明日而空自忧愁，
让我们把眼前瞬间把握在手。
明天，我们将离开这座破庙，
与七千年来离去的人们聚首。

61 一个人如若把世事参透，
便不怕遭逢什么吉凶喜忧。
因为到头来善恶终归有尽，
无非是久病不起或霍然得救。

62 我们原本是人体内精液一滴，
情欲冲动把我们驱出身体。
明天，清风一阵扬起我们的骨灰，
韶光易逝，何不把杯儿高高举起。



63 痛饮斗酒我驱散了忧愁，
饮上两斗我堪称富有。
我三休[①] 了理智和信仰的前妻，
选取葡萄的女儿作为配偶。

64 人生的旅队不停地逶迤前行，
在欢乐中度过才称得上是人生。
萨基啊，何必为复活日郁郁寡欢，
将酒来，这漫漫长夜也行将告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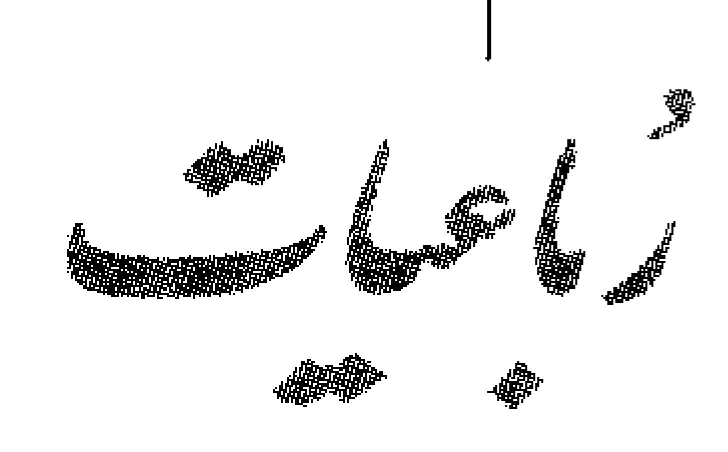
65 愿心中常怀着对天姝般美女的思念，
愿手上不离葡萄美酒的杯盏。
人说：创世主可要使你内心忏悔，
叫忏悔就忏悔？完全是一派胡言。

66 太阳向屋顶抛出晨曦的套杆，
白日如同霍斯鲁把骰子投入水碗。[②]
黎明时分传来一声爱的呼唤，
“请饮一杯”劝酒声响彻中天。

67 喂，教长，我们的劳作可比你的沉重，
即使烂醉如泥，也还比你清醒。

---

① 三休是伊朗的一种休妻方式，三次明白说出休妻，表示坚决离异，即已成为事实。
② 这里的骰子喻指太阳，水碗喻指天宇。



我们喝葡萄的血，你喝的可是人血，
凭良心，究竟谁更嗜血无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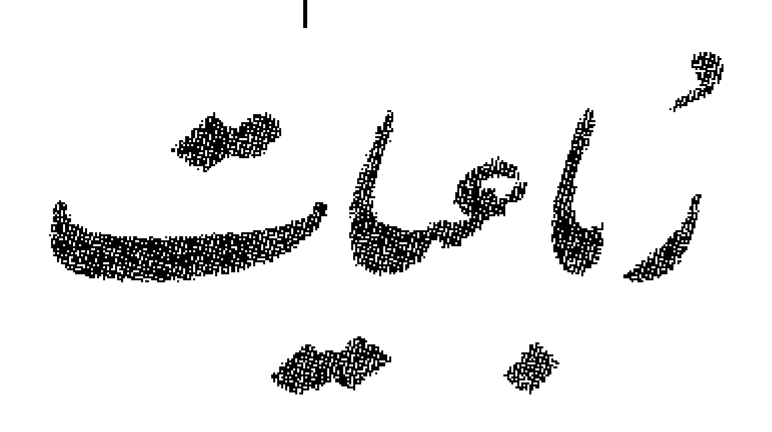
68 何年何月才不受生活的捉弄？
何时生活酒保才不再给我剩酒残羹？
我真想摆脱他的诡计和欺骗，
像倒掉杯底残酒，了却我这余生。

69 我的心竟日忧伤，思念着挚友，
而她的心却另有别样的忧愁。
我还能到何方去寻医觅药，
连医生也终日卧病床头。

70 一口酒胜似凯卡乌斯王国，
一口酒胜过凯哥巴德和图斯宝座。[①]
清晨时分情人的轻轻叹息，
胜过伪善教士的无端妄说。

71 一生不必期望活过六十岁，
到哪里也不要忘记樽前取醉。
趁你的头骨尚未制成酒盏，
切莫放下肩上的罐，手中的杯。

① 凯卡乌斯是伊朗古代传说中的凯扬王朝的国王。凯哥巴德即哥巴德。图斯是凯卡乌斯时的统帅。



72 趁命运尚未逼得你我呻吟辗转，
让我们相对而坐，传杯递盏。
这世道逼你我离去之时，
咽一口水的工夫也不容迟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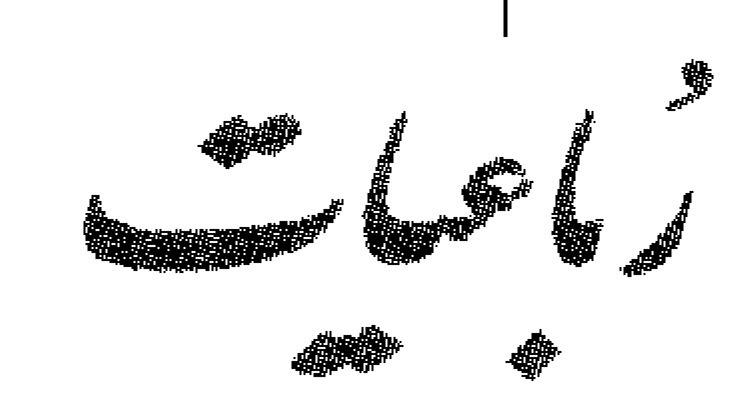
73 我曾到处奔波，踏遍高山和平原，
但世事并未因此而有些许改善。
虽一生受苦受累，仍感欣慰，
痛苦的生活正渐渐接近终点。

74 朋友，你日夜为尘世利禄忧愁，
何不想想有个总清算的时候？
奉劝你清醒片刻，仔细思量，
世道可是对你独薄对人独厚？

75 有人智慧超人，聪明颖秀，
片刻生命也不愿虚度空抛。
或是竭力修行博得主的恩惠，
或是怡然自得，执杯在手。

76 我们清白而来，如今已被玷污，
我们欢乐而来，如今充满痛苦。
一生都五内中烧淌出热泪，
此生已付东流身躯行将入土。

77 艳阳高悬无尽晴空，这便是爱情，



鸟儿栖落青青草坪,这便是爱情。
爱,并不是夜莺凄婉的歌唱,
无怨无悔地献身,这才是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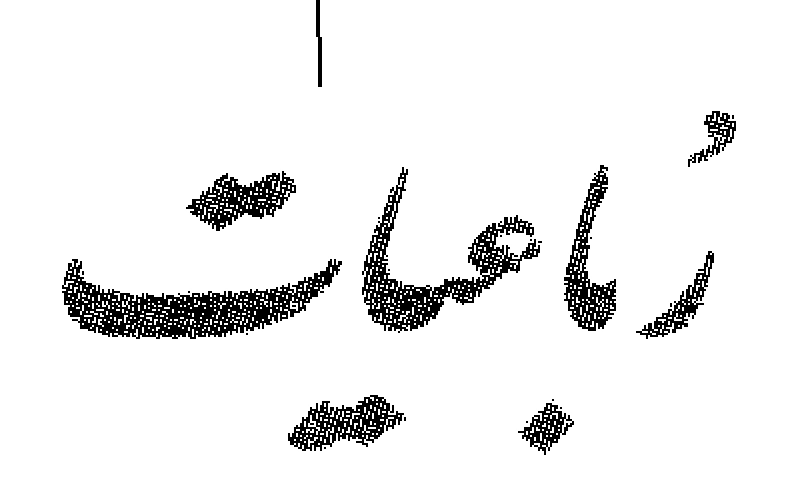
78 当我身旁没有澄清的酒浆,
解毒药在口中也如毒药一样。
世上的忧愁是毒,解药是酒,
饮上一杯,便不怕毒药侵入肝肠。

79 谁的心不受命运的折磨拨弄,
便得不到如花美女的爱情。
看那木梳,如若它不粉身碎骨,
怎能把美人的秀发揽在手中。

80 我全然不知他创造了我,
安排我在天堂还是在地狱过活。
小溪岸边,情人琴声和美酒,
我享受眼前幸福,天堂任你日后去享乐。

81 我说过,今后不再饮红色甘醇,
酒是葡萄的血,血如何能饮?
理智老人问道:此话当真?
我忙答:不,不,酒怎可不饮。

82 啊朋友,拿一杯酒为我提神,
让我琥珀色的脸上泛起宝石般红晕。



我死后用酒给我沐浴，
用葡萄木为我制一副灵柩。

83 小河岸边，美酒琴声伴着美丽姑娘，
得意尽欢，让自己心情舒畅。
我生在人世，只要尚未远走，
不论何时何地，我都畅饮酒浆。

84 晨风一阵吹绽了蔷薇花瓣，
艳丽的花儿惹得夜莺喜笑开颜。
在花下少憩片刻吧，这朵朵红花，
将零落入泥，我们也将泥封土掩。

85 海亚姆啊，谁为命运变幻愁眉不展，
这世道也为他而羞愧无颜。
饮一杯吧，谛听竖琴的呻吟，
趁这酒瓶尚未粉身碎骨之前。

86 朋友，当你们在一起聚会欢谈，
赞叹彼此青春美好的容颜，
萨基，当你高举穆护① 的美酒，
请为我这不幸者发出一声美好的祝愿。

87 在荒郊野外与你倾心密谈，

① 穆护为伊朗古代琐罗亚斯德教教职人员。

强于心中无你,面对壁龛。
你是元始,是终极,没有你便没有一切,
天晓得你赐我恩惠还是使我备受熬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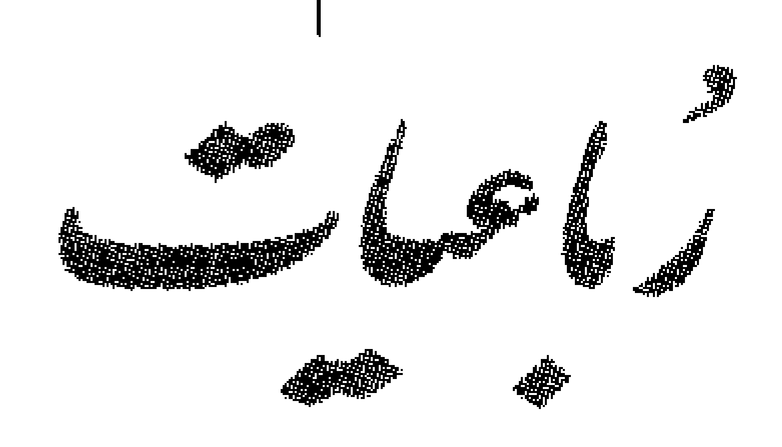
88 主啊,你打碎了我的酒壶,
断绝了我的享乐之路。
把橙红的酒泼洒在地,
恕我无礼,难道你也醉得一塌糊涂?

89 有位陶工师傅[①] 以人头骨制碗,
他的陶工手艺可谓高超熟练。
在造化的餐桌上他把碗倒置,
在倒置的碗中装的都是幻想与愁烦。

90 你宽厚仁慈,我便不再担心自己的罪行,
你已备好干粮,我便不惧艰险行程。
你若宽大为怀,恕我无罪,
我便无需惧怕遭到惩罚报应。

91 苍穹使玫瑰长出平地,
或是让她凋零入泥。
云中所含若不是水而是沙粒,
到末日降下的都是美人的血雨。

① 这里的陶工师傅喻指造物主。



92 向高山敬酒，高山也会翩翩起舞，
谁谴责酒徒那是因为他自己糊涂。
我爱酒贪杯，而且至死不悔，
因为酒引导人走上正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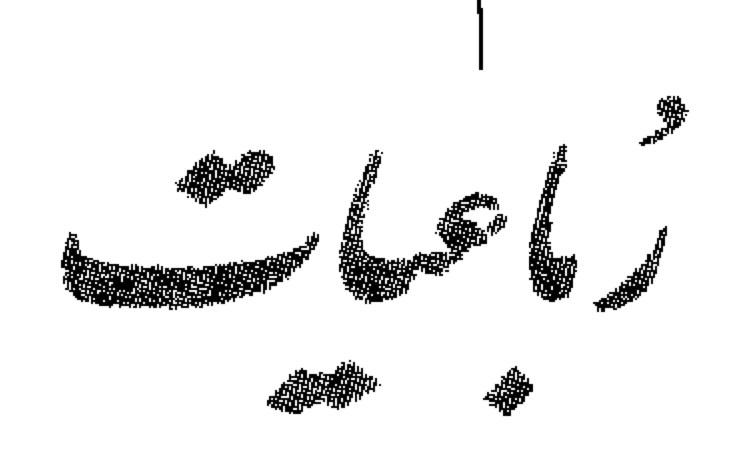
93 可心的人儿，快拿上酒壶酒盏，
漫步在青草坪上，小河岸边。
世道把多少亭亭玉立的少女，
成百次化作酒壶，成百次化作酒盏。

94 昨晚我把陶制酒罐摔到石上，
贪杯过量才如此粗鲁荒唐。
可那酒罐竟对我口吐人言：
“我也曾像你，你也将与我一样。”

95 理智无法洞悉你的真谛，
对你恭顺或反抗都毫无意义。
我犯了罪不知所措，希望却使我清醒，
你仁慈宽大，我寄希望于你。

96 这墓中人的血肉尸骨，
点点滴滴化入泥土。
他们饮了什么酒，直到末日，
都人事不省，醉得一塌糊涂？

97 在理智宴席上智慧发表高论，



惹得罗马和阿拉伯议论纷纷。
如若有人说酒不可饮,我可不信,
真主也说“请便”①,这岂不是恩准?

98 趁你现在还能把握今天,
何不排解情人心头愁烦。
这美好时光不会永不消逝,
消逝了的便永不回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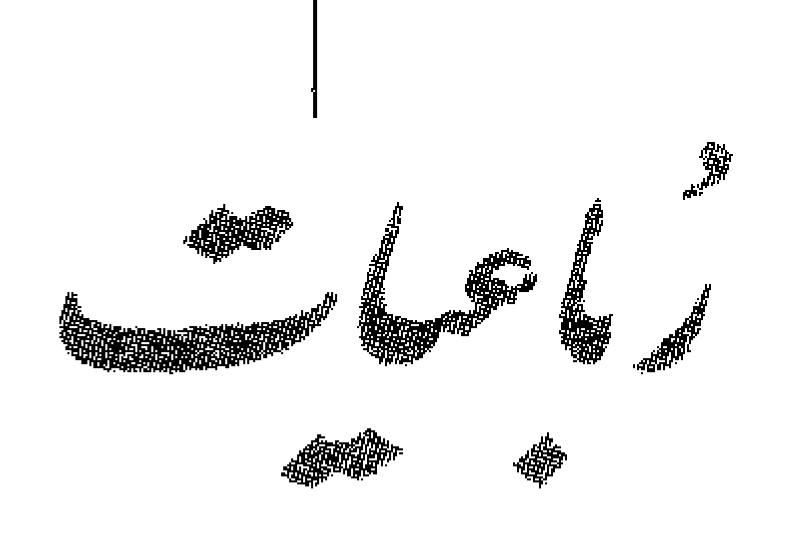
99 快起身,孩子,天边露出了朝晖,
用红酒斟满水晶的酒杯。
珍惜人生逆旅中的咫尺韶光吧,
待到再寻时,它已一去不回。

100 醇酒如同宝石,石矿如同酒瓶,
酒杯好似躯体,酒浆好似生命。
红酒似乎在晶莹透明的杯后微笑,
杯中又似葡萄的血泪,痛苦心焦。

101 有人貌似苦修存心欺世骗人,
述说着心灵和躯体的区分。
我则把酒罐高顶在头上,
哪怕人把我头顶锯成鸡冠,鲜血淋淋。

---

① 这里的“请便”译自波斯语词“莫亚萨列”。此词原为阿拉伯词,见于《古兰经》,意为“不必苛求”。在这首诗中,诗人利用了波斯词和阿拉伯词的词义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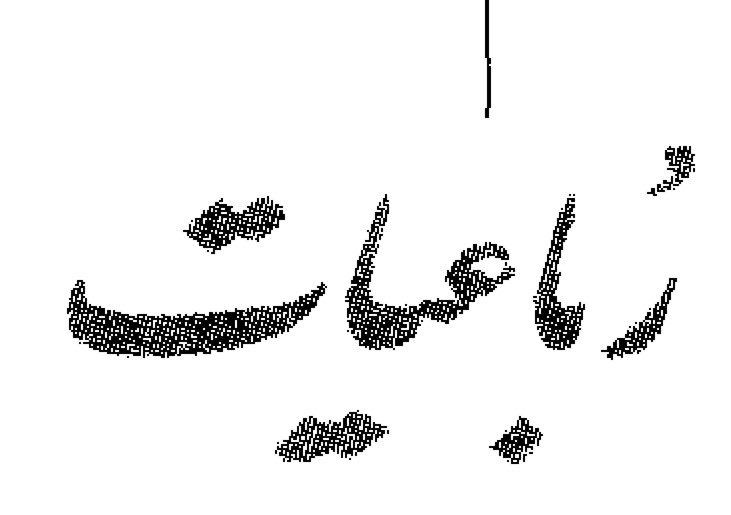
102 我的心上人——愿她青春与我忧愁一样久长，
今天又垂青下顾，来我处造访。
她望着我的眼睛，旋即离开，
像是嘱咐我：行善吧，善行自有好报偿。

103 萨基的朱唇泛着宝石般红光，
情思温暖我心，情思把我生命滋养。
谁若不在思念她的风暴中葬身，
登上挪亚方舟也像活活装入棺材一样。

104 昨夜我走进一家陶罐作坊，
见两千陶罐，有的沉默有的吵嚷。
猛然一只陶罐大喝一声：
烧罐的、买罐的、卖罐的现在何方？

105 我出卖了国君之冕和王侯之冠，
缠头巾换得一曲笛声婉转。
把念珠——伪善者的标记，
痛痛快快换得美酒一碗。

106 昨夜我醉醺醺打从酒店走过，
见一醉眼乜斜肩扛酒罐的老者。
我说真主在上，难道你不惭愧？
他答：真主宽大为怀，这酒你放心喝。



107 宁让卑劣小人血洒黄沙，
也莫使纯洁的葡萄新娘颜面扫地。
纵使两千伪善者血流成河，
也别把一口酒洒到平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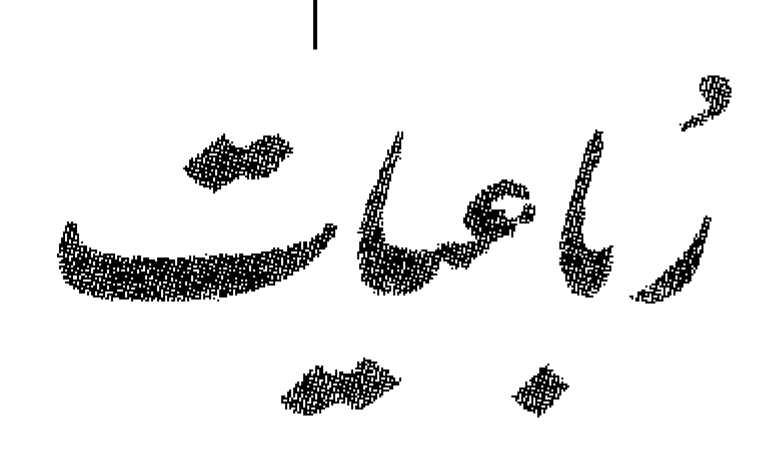
108 幕后玄机有谁能够参透，
巧妙机关谁也不晓根由。
除了漆黑地底哪里还有归宿，
说来话长，何不且饮一杯美酒。

109 啊美酒，你是我这浪子的情人，
不怕名声扫地，我开怀畅饮。
一杯复一杯，惹得人们发问：
你从哪里来，好一个酒樽？

110 善名远扬令人惭愧无颜，
怨天尤人使人羞耻难堪。
闻着葡萄汁的清香而醉意蒙眬，
比担一个虔诚信仰的美名光彩体面。

111 人们劝我今后要少饮酒，
责我不听劝告，问我是何情由。
还不是情人的面庞和晨酒的欢畅，
你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充足的理由？

112 人一生起码的穿戴吃喝，



可凭自己去做工挣得。
其余一切都不足挂齿，
切勿为那些把宝贵生命消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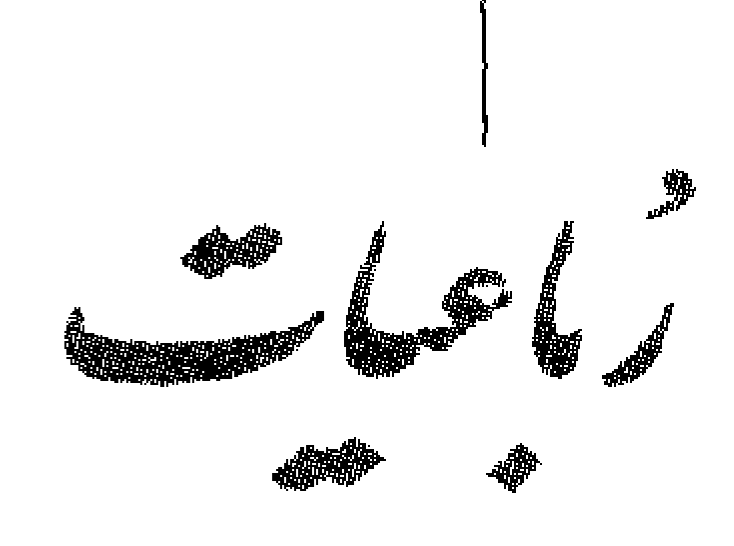
113 我洞悉有与无的真正含意，
我深晓世上沉浮穷通之理。
可是我仍会因自己无知而羞愧，
如果我不体会醉而忘忧多么惬意。

114 一只酒碗深得人们的夸奖，
成百次深情的吻印在它的额上。
造化的陶工制造了这精致的碗，
又一下子把它狠摔到地上。

115 当厄运尚未突然逼到门口，
让美人快拿来一杯红酒。
愚蠢的家伙，你可比不了黄金，
埋到地下，还有掘取的时候。

116 萨基啊，市井上早已流传我心忧伤，
说我时时酩酊大醉，举止轻狂。
看到你的秀发，纵然我两鬓斑白，
我的心又回到青春时光。

117 苍穹好似我们伛偻的躯身，
阿姆河水是我们晶莹的泪珠滚滚。



阴森的地府是我们无谓的忧虑，
天堂，不过是我们悠然的一瞬。

118 我们恋着美酒情人，你们去修道院礼拜堂，
我们注定下地狱，你们合该上天堂。
你说，当初我犯了什么罪，
画家就把我的结局写到生死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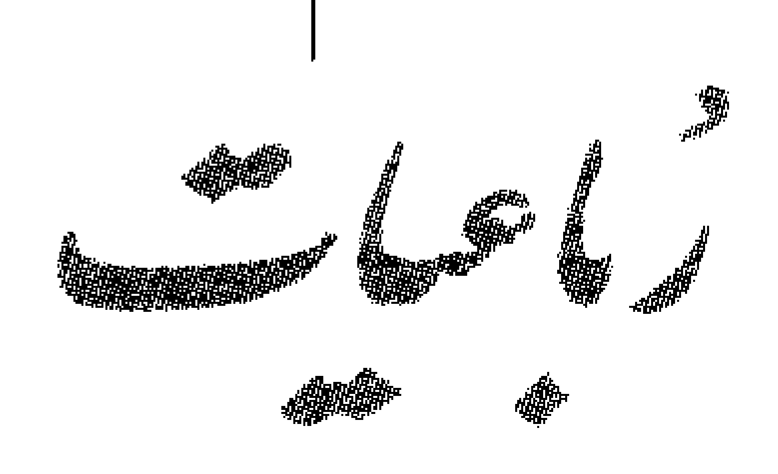
119 看这漫漫长途上络绎不绝的行人，
可有一个回来答一声我们的询问？
当心，在这阴阳两界的交叉路口，
切勿遗下什物，去后便无法回身。

120 只要是骨肉血脉构成你的躯身，
你便休想摆脱自己的命运。
敌人是鲁斯塔姆也不要轻易屈膝，
朋友是哈丁台也不要接受他的周济。①

121 阳春时分，美如天仙的女郎，
在小河边，把一杯美酒递到我手上，
虽然这话不免贻笑于人，
连狗都不如，如果我再向往天堂。

---

① 鲁斯塔姆是伊朗古代传说中的英雄，英勇无敌，诗人菲尔多西的史诗《列王纪》中的主要勇士。哈丁台是传说中的阿拉伯巨富，慷慨好施。



122 不要以为自己犯了滔天大罪，
得不到主的宽宥便意懒心灰。
今天你沉醉不醒，放心去睡，
明天主将宽赦你朽骨一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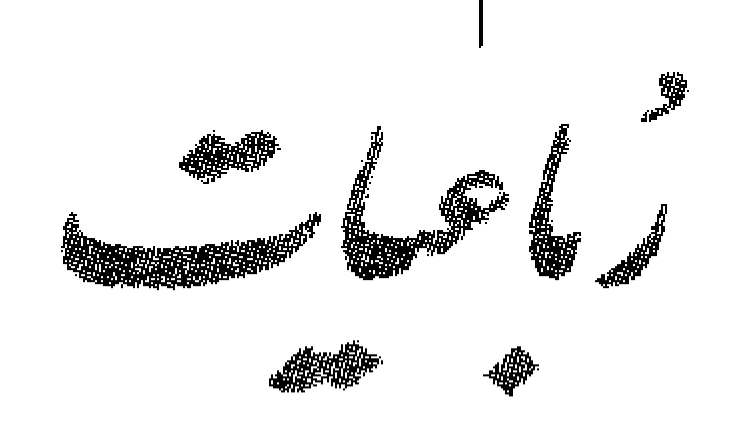
123 除了美酒，世上万物切莫贪求，
要帐中微醉的美女递过的美酒。
烂醉不醒，放荡不羁，离经叛道，
高擎酒杯，管他斑斓人间茫茫宇宙。

124 小溪岸边的每株嫩草，
或许是美人鬓下的秀发。
漫步草坪脚步千万放轻，
如花的美人正憩息在草下。

125 清醒时，欢乐便立即遁逃，
醉去时，便又神智全消。
最得意时是不醉不醒，
不醉不醒才觅得人生正道。

126 我贪婪地把唇贴在酒罐的唇上，
从罐中吮吸长寿的琼浆。
罐唇对着我的唇低声细语：
陪我片刻吧，我当初也和你一样。

127 一手高擎着杯一手把情人秀发轻挽，



高高兴兴坐在青草坪边，
趁你尚未永远沉醉不醒，
再饮一杯，任它乾坤颠倒苍穹翻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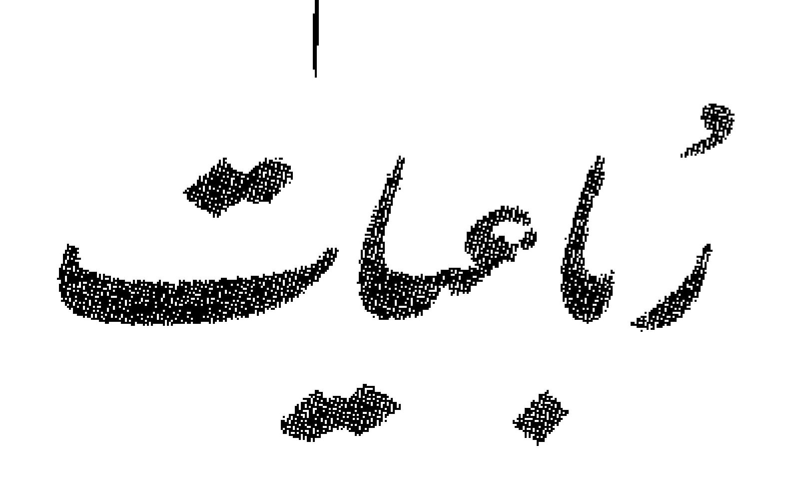
128 上苍撒到人间到处都是忧愁，
送一个人出生，把另一个掠走。
未出世的若知道我们所受的苦，
他决然不会也到世上来受苦。

129 幸福的人在世上自由自在地过活，
满足于真主分给他的定额。
他珍惜这转瞬即逝的生命，
杯酒在手，悠然自得地把岁月消磨。

130 何年何月我才不再愚昧无知，
一事无成，内心痛苦到何时？
今后，我要系一条异教徒的腰带，
我因是穆斯林而且罪行累累而感到羞耻。

131 我怎能围绕另一支红烛飞舞，
我哪能再为别人而动情。
眼中的热泪一刻也不容许
我再窥视他人的面影。

132 存心与你我为敌的是头上的苍穹，
它蓄意了结你我无辜的生命。



何不及时行乐，在草坪上畅饮一杯，
你我尸骨之上将又是一番郁郁葱葱。

133 你可知人们为什么欣赏柏树和百合，
满心赞赏地把它们的长处述说？
一个有十条舌头，但沉默不语，
一个有二百舌头，但只字不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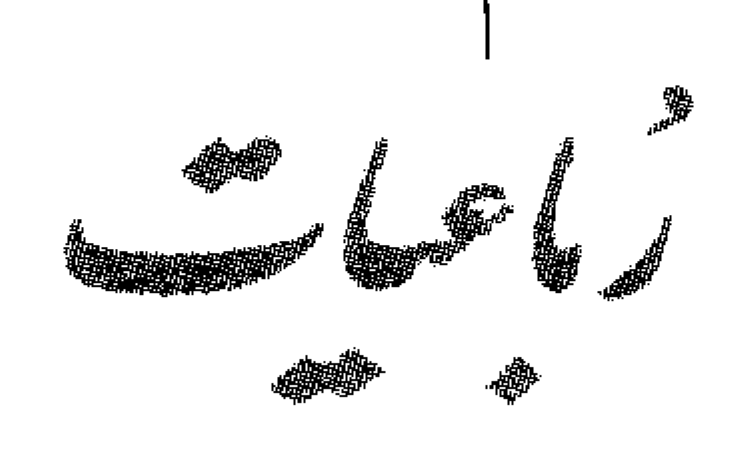
134 着意制造了一只精致的酒杯，
造成了就不应再把它捣毁。
兴头上创造了可人的身躯容貌，
扫兴时因何又把它捣毁？

135 生命点滴流逝，任它是苦是乐，
杯中酒满，管他在内沙浦尔还是巴尔赫。[1]
痛饮一杯吧，你我离开之后，
月还将缺而复圆，圆而复缺。

136 到何处找一个知心人倾诉衷肠？
问一声人原来是什么模样。
人本是愁木削成的愁客，
世上漫游一番，又启程奔赴他乡。

137 幸运的年轻人，且饮一杯美酒，

① 内沙浦尔和巴尔赫都是伊朗古代名城。



乘着酒兴把一支曲儿吹奏。
随着冬去春来日夜轮替，
地底下埋葬了多少公卿王侯。

138 有人为了探求两世① 的秘密，
苦苦奔波把山河踏遍。
但他们能否洞悉事物底蕴，
这点，我可无法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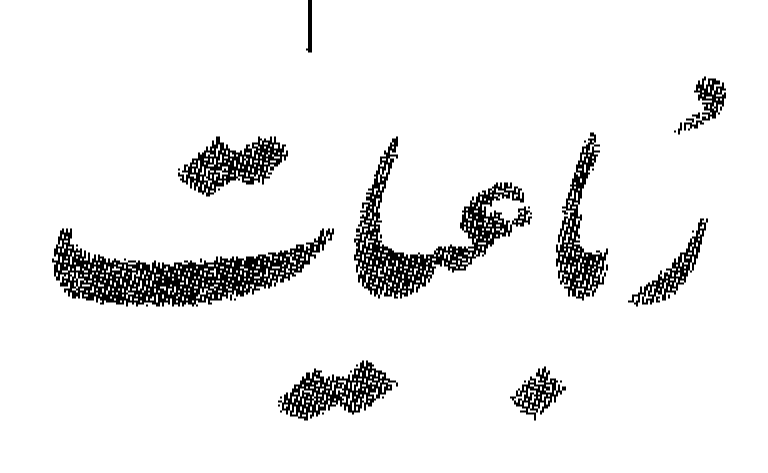
139 何必眼盯着教堂的烟火和清真寺的灯光，
何时不怀着对地狱的恐惧对天堂的向往？
看一看自己的生死簿上的记录，
从开头主就把你的际遇写在册上。

140 虽然这酒使人头昏脑涨，
斟满杯吧，它也使生活改变模样。
把杯给我，纷纭的世事不过如此，
把握时机吧，生命每时每刻都在消亡。

141 我们来去匆匆的宇宙，
上不见渊源，下不见尽头。
从来无人道出个中隐秘：
我们从何而来，向何方走。

---

① 伊斯兰教主张除现世以外，还有彼世，所以说两世。



142　乌云降雨洗净郁金香花瓣，
快快起身，斟满眼前的酒盏。
今天你在这草坪上赏花休憩，
来日青草就长在你的尸土上面。

143　为人切莫自讨苦吃枉自悲伤，
除了应得份额，莫作非分之想。
当初一切都般般写就，
该你得的不多不少，分毫不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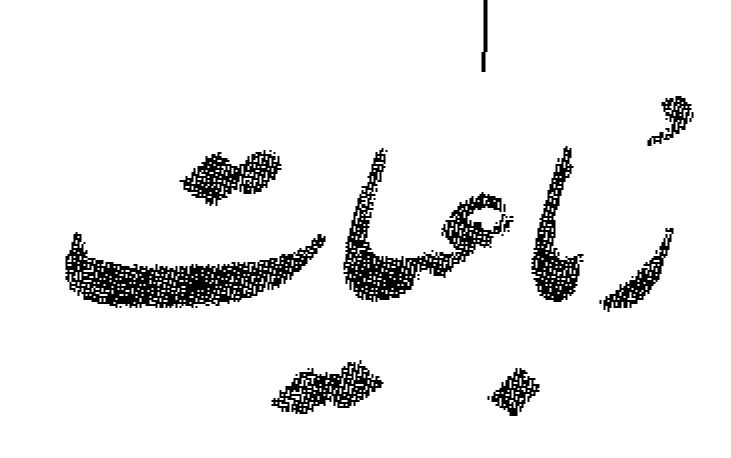
144　啊朋友，你岂能晓得一切秘密，
何必空自忧伤，暗里悲泣。
世事纷纭不取决于你我，
及时行乐吧，趁还有一丝呼吸。

145　苍天对任何人也未透露秘密，
逼得多少玛赫穆德和阿亚兹悲惨死去。[1]
饮一杯吧，它不让任何人长生不老，
离开人世的谁也休想重游旧地。

146　人道天堂风景如画出没天仙，
我看葡萄的汁液才芳香甘甜。
何苦谋虚逐妄，错过眼前的机遇，

---

① 玛赫穆德是伽色尼王朝（公元 999—1037 年）的著名国王，阿亚兹是他的一个歌手。



鼓声悦耳，但听起来很远很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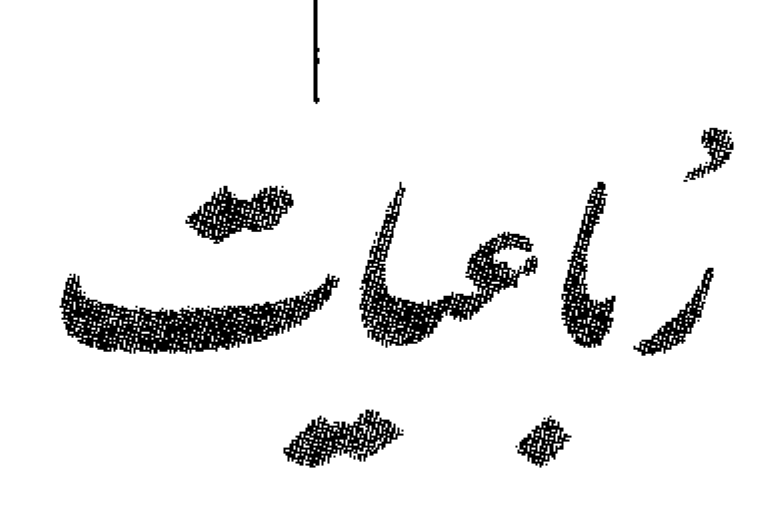
147 及时行乐吧，忧愁永无尽头，
天上星星总会年年相逢聚首。
用你的尸土烧成的方砖，
又要为他人营建广厦高楼。

148 你我在人生旅舍不能永驻长存，
疏远了美酒情人岂不过于愚蠢。
聪明人啊，这新与旧还要几许争论，
你我离开后，新与旧还有什么区别？

149 老天啊，你可知你对世人暴虐乖戾，
你横行无忌地把世人欺凌催逼？
你使悭吝者富有，使正直人忧伤，
你不是个笨伯一定是头蠢驴。

150 我时时感到不安，心潮难平，
为自己的举止感到阵阵苦痛。
虽然你宽大为怀，把我宽恕，
看到自己作为我无地自容。

151 我是沽酒人，不管是新酿或是陈酒，
给粒大麦就把两世舍弃轻抛。
你问我死后愿在何处栖身，
拿酒来，天涯海角任凭飘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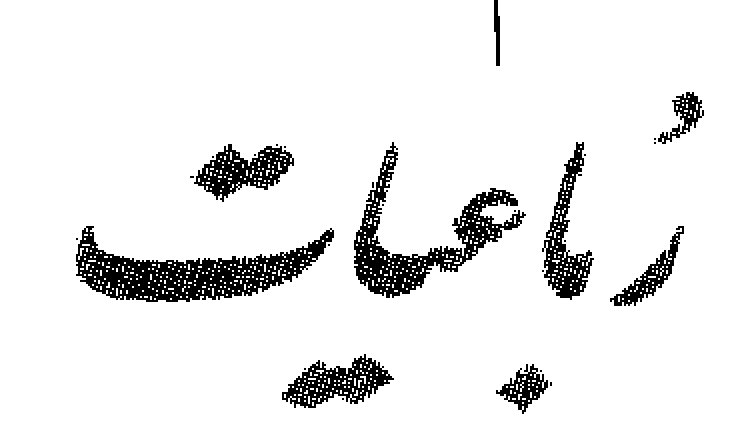
152 心儿啊,世事本相扑朔迷离,
何必闷闷不乐,终日忧郁。
份额是多少,你认领多少,
铸就的命运定而不移。

153 与你分离愁得我肝肠寸断,
你到何方我都为你梦绕魂牵。
你走了,使一千颗心痛苦迸裂,
你若返回,千条性命甘心奉献。

154 心中事对谁都不要诉说谈论,
心底秘密可要防备歹毒小人。
对人们你能期望什么,
看你自己如何对待主的子民。

155 当心儿思念她令人感到幸福,
头上落满她家门的尘土也是幸福。
和朋友交往切莫心存芥蒂,
她对你是愠是喜都是幸福。

156 我坠入情网,醉得心头愁烦,
居然在心上人家门口传杯递盏。
放浪形骸,全然失去了自制,
仿佛是处在主的殿前。



157 多么令人遗憾，日月等闲抛度，
缺粮断炊又兼心情不舒。
没听从你的话我感到羞愧，
我因我的作为而深感痛苦。

158 虽然我从未曾虔诚敬主，
虽然我未拂净脸上罪恶的尘土，
但对你的宽大慈爱始终不疑，
我从未指一为二，我始终没有糊涂。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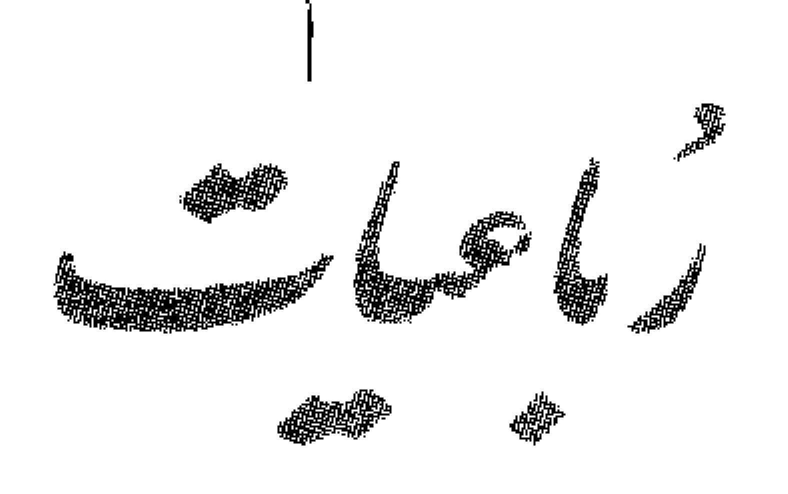
159 人道天堂之上出没天仙，
琼浆玉液，芳香甘甜。
那我恋着美酒和情人错在何处？
到头来天堂不也是如此这般。

160 如若有两张面饼在手，
有一只羊腿和两罐美酒，
与可心的人儿在荒原小坐，
这幸福并不是每个君王都能享受。

161 当纯洁的灵魂从你我躯身飞出，
用他人的尸土为我们构筑坟墓。
日后为别人脱坯修墓，
往模子里倒的又是你我的尸土。

---

① 伊斯兰教主张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真主，不可能有另一个主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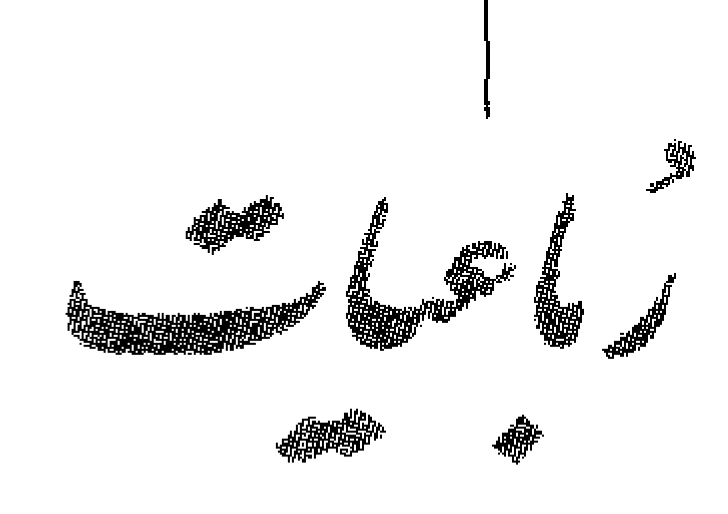
162 据说有人洁身自好潜心修行，
他死后仍然能够复生。
因此我恋着美酒和情人，
或许到末日又能聚首重逢。

163 苍天啊，天灾人祸都来自你仇恨，
暴虐无道是你历来的本分。
大地啊，如若剖开你腹腔，
那里面埋藏着多少珠宝金银。

164 人道情人与酒徒都入地狱，
一派胡言，何必无谓忧虑。
地狱之中若都是情人和酒徒，
天堂岂不像手掌，成了不毛之地。

165 一只碗制作得雅致精良，
一朝打碎，把它抛在路旁。
当心，切勿粗暴地踏上一脚，
前人的头骨还在那碎片之上。

166 有人想凭理智把隐秘探求，
犹如想得奶汁妄挤公牛奶头。
承认自己愚昧无知岂不更好，
如今理智只值一根葱韭。



167 海亚姆啊,何必因犯罪而忧虑悲伤,
何必担心罪行多少是非短长?
如若人不犯罪,何必要求宽赦,
既然宽赦,犯了罪又有何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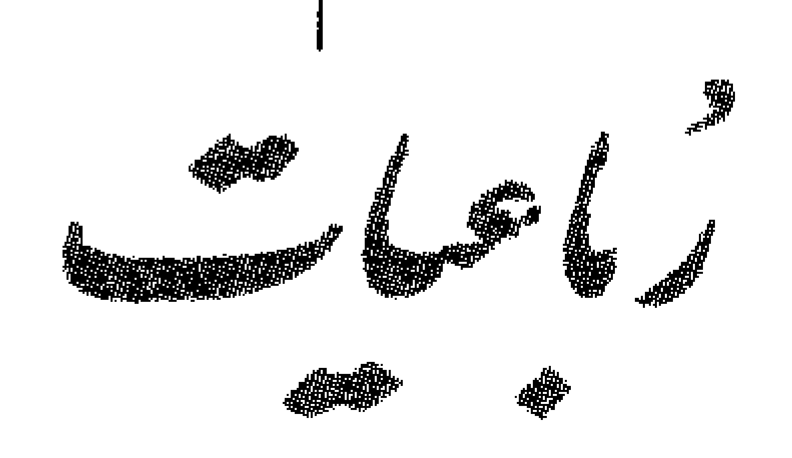
168 天亮了,娇生惯养的人啊,快起身,
浅斟慢饮,弹起你的竖琴。
谁在世上都不能长留永驻,
启程远行的再也无法回身。

169 如今我遭到死神的逼迫折磨,
像一只煺了毛的鸡全身赤裸。
请关照把我的尸土制成酒罐,
或许闻到一丝酒香我又会复活。

170 我死后请用酒为我洗身,
斟上一碗酒当作诵读的经文。
到复活日,如若找我,
请到酒店门前土中去寻。

171 人道切莫饮酒,以免遭到严惩,
饮者到总清算时要受火刑。
此言不虚,但为那片刻欢快,
甘愿一举抛却彼世与今生。

172 我们是一堆木偶,牵线者是命运,



这并非戏言，你可得当真。
我们在场上任人舞弄一番以后，
又一一收入虚无的匣子里藏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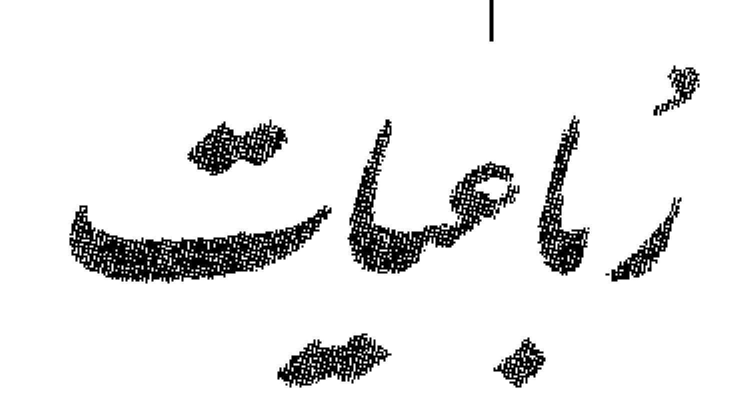
173 我看到一只鸟儿落到图斯城垣，
凯卡乌斯的头骨就放在它脚前。
鸟儿对着头骨说：遗憾啊，遗憾，
再也听不到铃响，再也听不到鼓乐喧天。

174 如若你得到两罐美酒，
快拿出来，让我们以酒会友。
你可知那创造人世的他，
可不像你我对人关怀宽厚。

175 苍天啊，你时时使我心痛苦忧伤，
一把扯碎我的幸福衣裳。
有阵风吹来，你把风变为火，
喝口水，你使水变土塞满我口腔。

176 为浮生利禄何必如此忧伤？
可曾见有谁永不死亡？
你胸中吐纳的本是瞬间气息，
为这瞬间气息何必牵心挂肠？

177 一手执杯，一手捧《古兰经》，
时而虔诚敬主，时而冷落神明。



我们置身于翡翠苍穹之下，
是异教徒不处处昧主，是教徒不事事虔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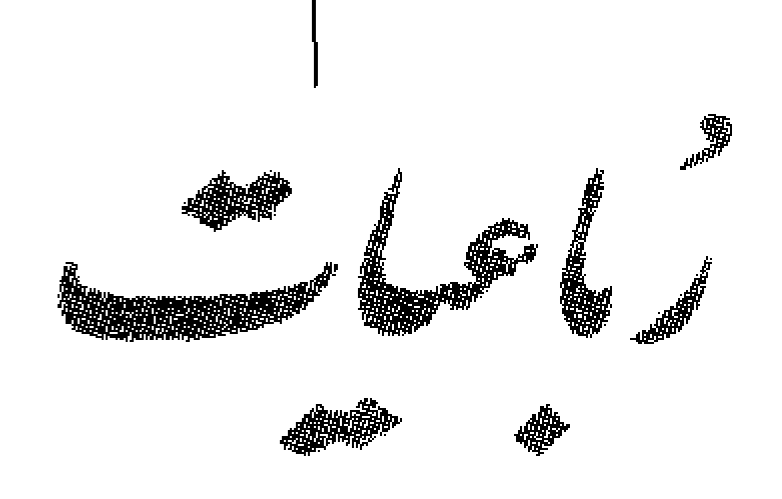
178 你我出生之前日夜已穿梭轮替，
苍穹本就在悠悠运转不息。
当心，你的脚步要轻轻踏下，
或许美人明眸就在那片地底。

179 罐中之酒纯洁无邪，你放心去喝，
你自饮一杯，把另一杯给我。
开怀畅饮吧，趁年华尚未消逝，
明日陶工将用你我尸土把陶罐制作。

180 振作起来，心儿，让我们手抚竖琴，
畅饮美酒，任人们议论纷纷。
我以拜垫换取一杯美酒，
荣辱的瓶儿摔到石上，任它碎骨粉身。

181 啊朋友，为无常的世道何必忧愁，
切莫让忧愁充溢自己心头。
已往的已往，未来的尚未到来，
及时行乐吧，何必为往事与明日担忧。

182 莫悲伤，月到节令还会复圆，
以她的皎洁月光辉耀人间。
但如今她瘦弱得身躯伛偻，



只得暂时隐藏起自己的颜面。

183 我恋着你，不惧怕世人苛责，
对不通人情的人不必多费唇舌。
爱情之酒是男子汉的一剂良药，
碌碌小人品不出杯中的欢乐。

184 我看到的世事可谓光怪陆离，
并无一桩事真正于人有益。
感谢真主，不论我看到什么，
一切都说明我的时运不济。

185 如若你我不同心携手，
便无法共享欢乐驱散忧愁。
趁黎明前且饮晨酒一杯，
日日黎明，你我走后再不能回头。

186 誉满全城，便成了众矢之的，
觅地隐居，招人猜忌怀疑。
最好像海扎尔或阿里亚斯，[①]
你不认识别人，别人也不认识你。

187 不晓得造物主创造了人，
为何把他造得缺憾满身。

① 海扎尔和阿里亚斯都是伊斯兰教传说中的先知。

说造得好,为什么一朝虐杀?
说造得不好,错在何人?

188 人的福分和寿命无法增减,
何必因厚薄多少而空自愁烦。
我们的命运并不取决于你我,
不像手中之蜡,任凭方圆。

189 本性中早注定了善与恶,
命运中早决定了苦与乐。
放聪明些吧,不必埋怨苍天,
苍天一千倍比你更加无可奈何。

190 乾坤翻转,苍穹颠倒,
苍天之下明智者备受煎熬。
不见那酒壶与酒盏亲热温存,
唇儿对着唇儿把鲜血倾倒。

191 心儿啊,纵让你搜罗尽天下财产,
拥有草坪点缀着作乐寻欢的花园。
在这草坪上小坐吧,我们像草上露珠,
夜尽朝来,露珠便霎时蒸干。

192 人生在世应机警清醒,
对纷纭世事应默不作声。
身上原本有眼有舌有耳,

但要装得又瞎又哑又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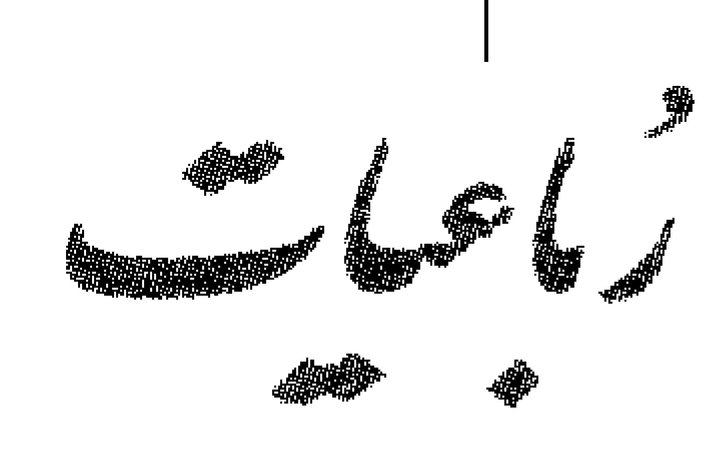
193 饮一杯美酒,厮伴着心上人,
强似本不信主,却欺世骗人。
如若天下饮者都入地狱,
那天堂之上可还有来人?

194 美酒能使青春年华神采飞扬,
最好是醇酒一杯伴着美貌女郎。
瞬息人生似身处荒冢又似大梦,
何如沉醉不醒且入梦乡。

195 还要痴迷到何时,你沉湎于声色,
喋喋不休地妄把美丑评说?
纵使你是神泉或活命的泉水,
日久天长也会在地底埋没。

196 一杯美酒抵得上千百颗虔诚的心,
中华帝国也只抵得一口甘醇。
除了红酒大地之上还有何物,
为酒中苦味甘愿捐弃锦绣青春?

197 清晨,露珠儿卧在郁金香花瓣,
紫罗兰躬身向草坪致意寒暄。
我从心底里喜欢含苞待放的蓓蕾,
她伸出手来提拽着自己的衣衫。



198 迟暮之年已经枝败叶残，
脸上泛起青灰，消退了红颜。
生命的房门以及四根支柱，
已然倾斜摇晃，行将倒塌。

199 往事如烟，何劳追忆？
来日未卜，知它是凶是吉？
过去未来都不足凭信，
领取而今现在吧，莫使年华匆匆逝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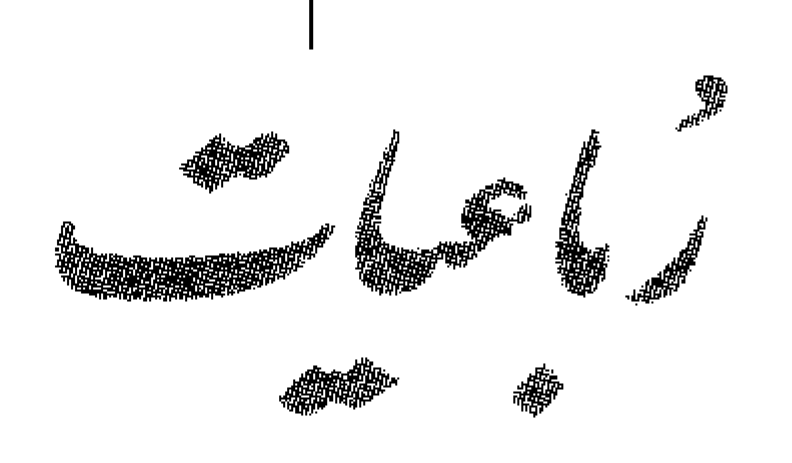
200 我有生以来并无一刻清醒，
卡达尔夜① 我也大醉酩酊。
唇对着杯儿的唇，胸贴着罐的胸，
夜夜手挽着瓶儿的颈直到天明。

201 你若不饮，请不要把酒徒责备，
也不要施计害人，作歹为非。
你自诩从来就滴酒不沾，
但你所作所为比饮酒恶劣百倍。

202 饮一杯吧，美酒让人超然忘我，
也可使对头的心备受折磨。

---

① 卡达尔夜即斋月（伊斯兰历九月）27 日晚，据说这夜祈祷许愿容易得到主的恩惠。



明白清醒又有什么意义，
无非预见结局，令人更加难过。

203 记取我的劝告吧，我的朋友，
天道无常，何必空自忧愁？
觅一隅之地安然静处，
冷眼旁观人间冬夏春秋。

204 我们用苦修的破袍盖住酒罐的口，
用酒肆的土洗净自己的脸和手。
或许在酒肆门前的土中，
能把在那里抛掷的光阴寻求。

205 人间秘密深藏在我的心底，
不可明言，谨防人头落地。
世人之中哪里找一个有识之士，
我心中的隐情可对谁一叙？

206 我能够道出你的奥秘，
用两句话就可说出真意：
心存对你的爱葬身地底，
胸怀对你的爱又从地底站起。

207 要清心寡欲，高高兴兴地生活，
人间善恶是非要决意摆脱。
举起杯儿，挽起情人的秀发，

这咫尺韶华将匆匆流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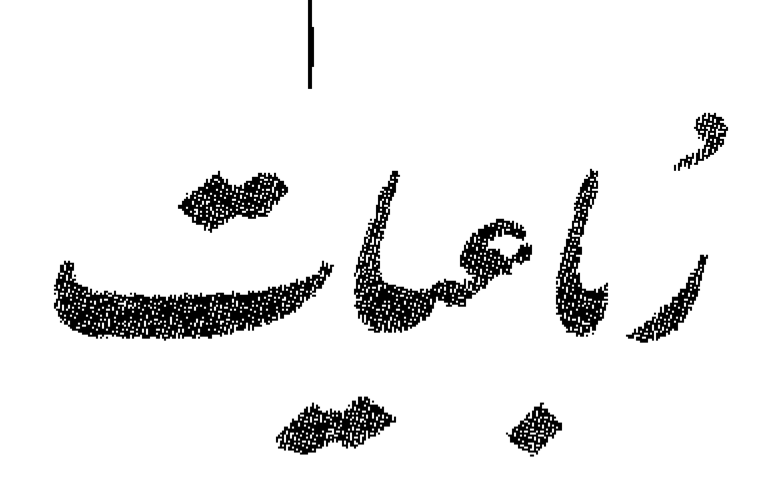
208 纵使世界为你而创造装点，
也切勿痴迷，聪明人不眷恋人间。
许多似你的人已走，还有许多要来，
领取定数吧，趁你尚未被赶出人寰。

209 既然世事不合我们心意，
焦虑挣扎有什么意义。
何必终日困坐，愁锁心头，
怨自己来得迟又去得疾。

210 今天不冷不热，天朗气清，
细雨把花儿的面庞洗净。
夜莺兴起，深情地歌唱，
它劝黄玫瑰：饮吧，杯儿莫停。

211 这人世上有谁清白无罪，你说。
清白无罪他怎么能活，你说。
我作奸犯科，你滥施刑罚，
你我区别何在，你说。

212 主啊，我已厌倦了如此人生，
为什么让我摊上忧愁与贫穷？
你从无到有创造了一切，
显示你的圣灵吧，救我出这窘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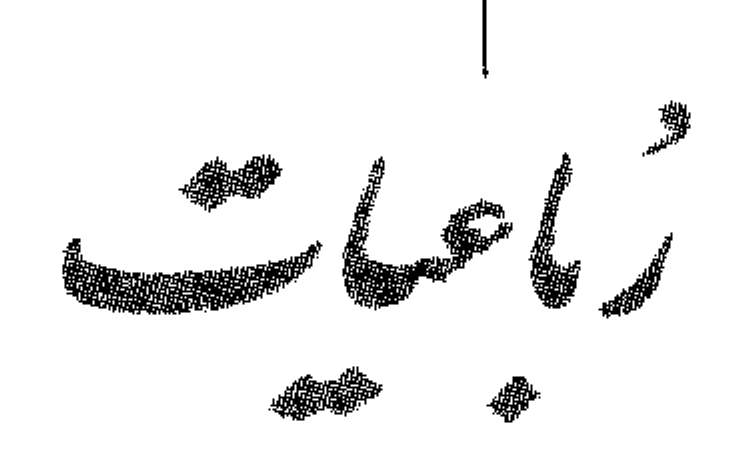
213 主啊,当初是你把我铸成,
热恋杯中酒,倾心丝竹声。
既然你把我创造成这样,
又为何把我抛入地狱之中?

214 起来,切莫为瞬息人生叹息忧伤,
让我们欢欢乐乐度过这咫尺韶光。
天地之间如若有既定之理,
决然不会轮到你生到世上。

215 无谓的痛苦忧伤毫无意义,
天命把千万你我劫掠而去。
斟满这只杯,高高举起,
清醒地饮吧,过去的已成为过去。

216 主啊,你宽大为怀,仁慈爱人,
你因何不准罪人在天堂存身?
我一心敬主,何必祈求宽赦?
宽赦我的桀骜不驯才算真有爱心。

217 天命从未符合人的意愿,
管他是七重天还是八重天。
既然不免一死,撒手人寰,
便不问是墓中蚁食还是荒郊狼餐。



218 萨基啊,我比死者还心灰意懒,
地下死者比我还心情安闲。
我时时以血泪冲洗自己的衣襟,
这衣襟比血污的泪更污秽不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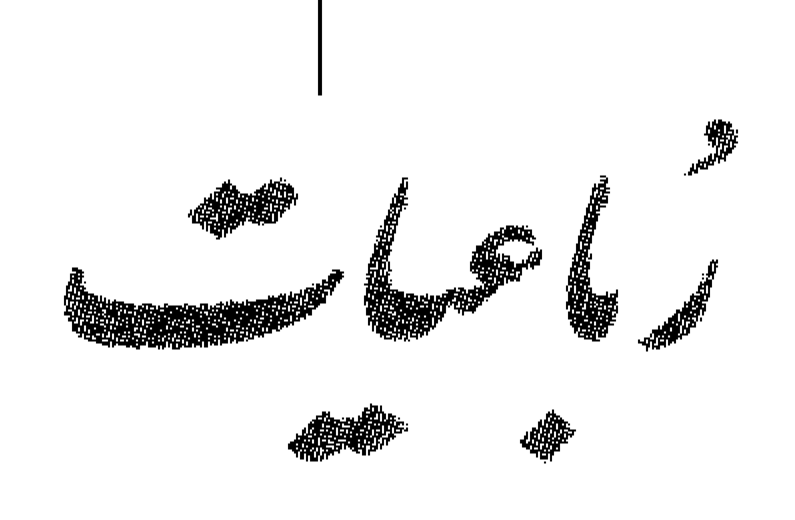
219 你若想身强体壮,
需得在世上心情欢畅。
一刻也莫放下手中的杯,
这样,就把人生幸福永享。

220 世上忧愁是毒,解药是酒,
服下解药,再不为中毒担忧。
携貌美娇童畅饮在青青草地,
趁你的尸土上还未长草的时候。

221 切勿心灰意懒也不要拘于虚礼,
自家的大饼别忘了供他人充饥。
不可图人之财,害人之命,
得一杯美酒我甘愿把彼世抛弃。

222 哪一夜我的心不被世事震撼?
哪一夜泪珠不滴湿我的衣衫?
头颅之碗中有装不尽的愁绪,
装不尽思绪是因为这碗倒扣翻转。

223 你对我声声指责,满腔愤恨,



责我信仰不诚，不颂经文。
我承认你的话完全有理，
但凭良心，你可是配说这话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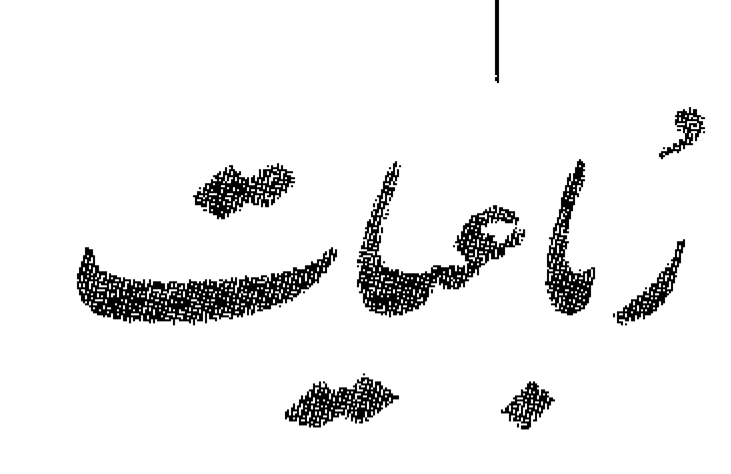
224 灵魂，纯洁的灵魂一尘不染，
为作客从圣境来到你身边。
斟一杯晨酒为它接风，
趁颂读“愿主保佑你”之前。

225 漫卷的乌云泪洒青青草坪，
没有红酒如何度过一生？
如今你我在草坪上漫步，
来日何人漫步在你我尸土上的草坪？

226 朋友，因何为世事而空自烦愁？
心中为什么总充满无谓的隐忧？
欢乐地生活，欢欢喜喜把日月度过吧，
自打从头命运就不掌握在你手。

227 如若能像天神一样主宰苍天，
我就把这苍天一举掀翻，
再铸乾坤，重造天宇，
让正直人都称心如愿。

228 智慧老人啊，快起身，已是黎明，
请把那掘土的年轻人提醒，



关照他把手脚放轻,这土下埋着
哥巴德的头和帕尔维兹[1] 的眼睛。

229 我的心时时属意于醇酒,
我双耳倾听笛与琴的鸣奏。
如若死后尸土制成陶罐,
愿那罐时时装满美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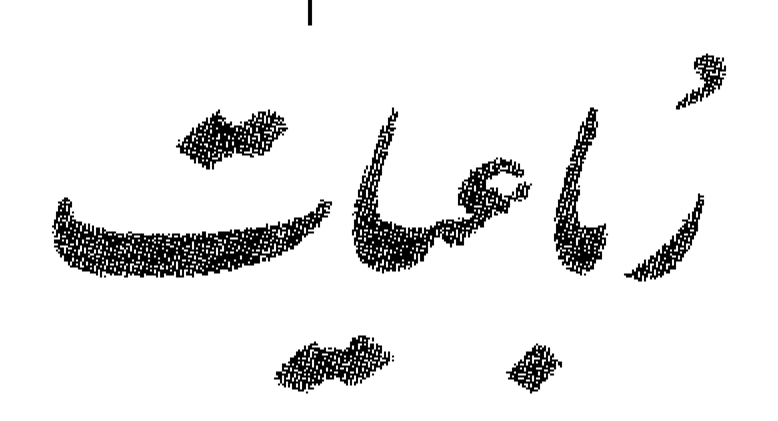
230 当今世道理智已经毫无益处,
摘取果实的一个个昏庸糊涂。
请给我那麻醉心智之物,
任世道紧盯着我,用心刻毒。

231 蔷薇说:我是埃及优素福,在草坪憩息,
我的嘴如同镶着金边的红玉。[2]
我说:你是优素福有何为证?
她答:看,这不是那件被撕碎的衬衣。

232 万般世事全都是水月镜花,
不明此理岂不过于呆傻。
稍坐片刻权且小饮一杯吧,
水月镜花何劳时时牵挂。

---

① 帕尔维兹是伊朗萨珊王朝的国王。
② 优素福是《古兰经》中故事人物,叶尔孤白之子。幼年梦日月星辰向自己跪拜,父亲特别宠爱他。他的哥哥们嫉妒,设计把他推入井中。并把他的撕碎的上衣抹上鸽血,拿给父亲,谎称他被野兽吃掉了。



233 我携美酒与情人在这荒凉的角落,
不惧怕一旦辞世和痛苦折磨。
甘愿以身家性命换得一杯美酒,
管他世事纷纭,水土风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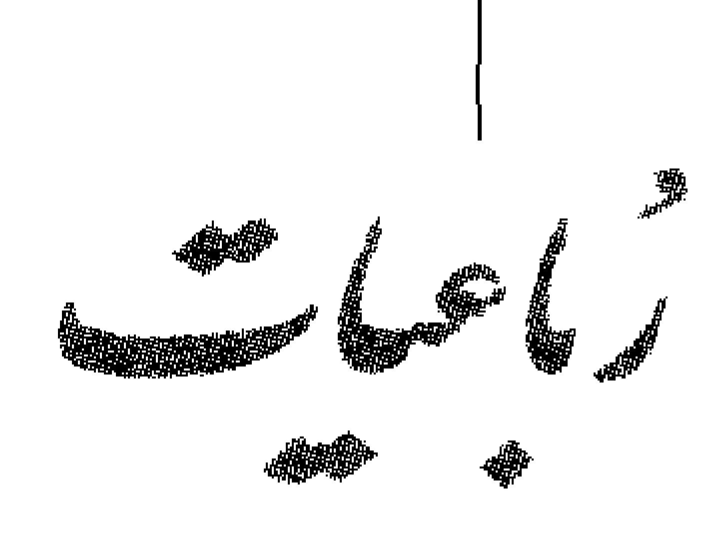
234 是你把我铸造成这般模样,
把成百奇行怪癖铸在我的身上。
我绝然不可能比现在更好,
打从根上你就把我铸造成这样。

235 一口陈酒胜似一个新建的王国,
凡事无酒,最好一律摆脱。
一杯美酒胜过千个法里东国家,
酒罐陶盖比霍斯鲁王冠价值更多。①

236 你可知道每早雄鸡报晓,
为什么如此凄厉地哀嚎?
因为明镜般的黎明映出,
又一夜寿命勾销,你却全然不晓。

237 有人自诩是世上的豪杰精英,
其实不过是一群愚顽昏庸。
你要装一副驴相,因为出于驴性,
凡不像驴的他们都诬为叛道离经。

① 法里东和霍斯鲁都是传说中的伊朗古代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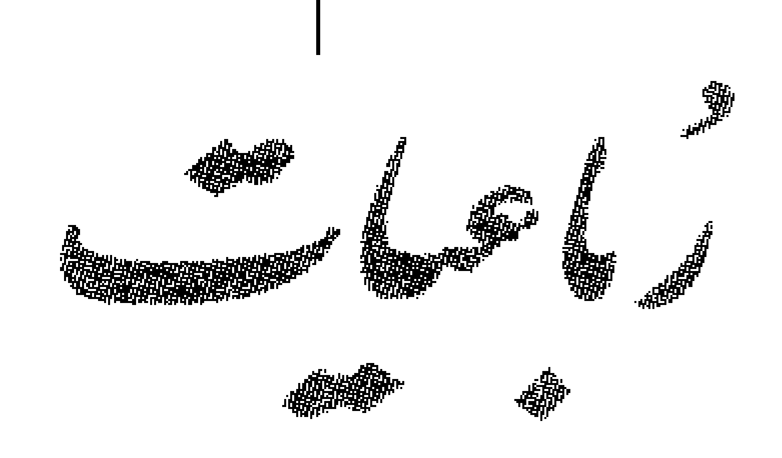
238 这陶罐也似我们是不幸的恋人，
它也深深陷入发卷编织的情网。
你仔细端详那罐上的把手，
那手也曾轻拢在情人的颈上。

239 愿时时厮伴着如花的女郎，
愿日日手不离杯盏和酒浆。
愿如数领受自己注定的份额，
趁这躯体还未回到虚无大荒。

240 海亚姆啊，日日杯中取醉，你应知足，
有美人陪伴在身旁，你应知足。
这人世上的一切终归毁灭，
想到此，这有生的日月岂不是幸福。

241 你的心千万别为世事空自忧愁，
已发生未发生的都无需担忧。
人生短暂，最美的是畅饮美酒，
到走时，万贯家财一律皆抛。

242 苍穹回转，且把自己定数把握，
杯儿莫停，得快活时且快活。
你虔诚与否与真主何干？
何不称心如意地把日月消磨？



243 在梦中有一老者对我劝说：
沉睡不醒可催不开欢乐的花朵。
你终日沉睡与死亡何异？
饮吧，今后世世代代将在睡梦中度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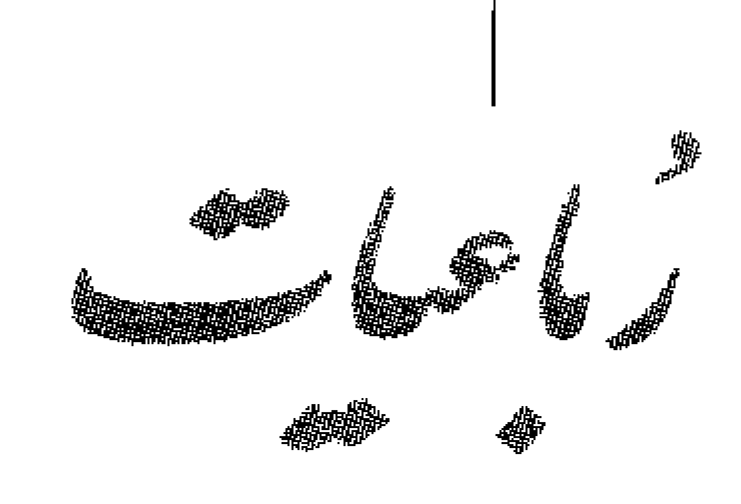
244 何必忧虑自己是贫是富，
何必担心今生是否欢度。
斟满这杯吧，你无从晓得：
吸入的这口气是否还能吐出。

245 主啊，请开恩赐我分内的口粮，
以免我去承受悭吝小人的封赏。
请原谅我痛饮美酒酩酊大醉，
醉得心头再不感到痛苦悲伤。

246 哪里的蔷薇和郁金香分外殷红，
那是君王们的鲜血含蕴在花中。
哪儿地上长出一丛紫罗兰，
那该是美人面庞上的痣点。

247 当天幕之上晨曦初露，
应高举一杯晶莹的美酒。
人人都道这酒味可苦，
要这酒中苦味把人间真情透露。

248 心底不应留下忧伤的痕迹，



应把欢乐的书卷一页页翻启。
痛饮甘醇,欢天喜地地过活,
有谁知道还在世上勾留几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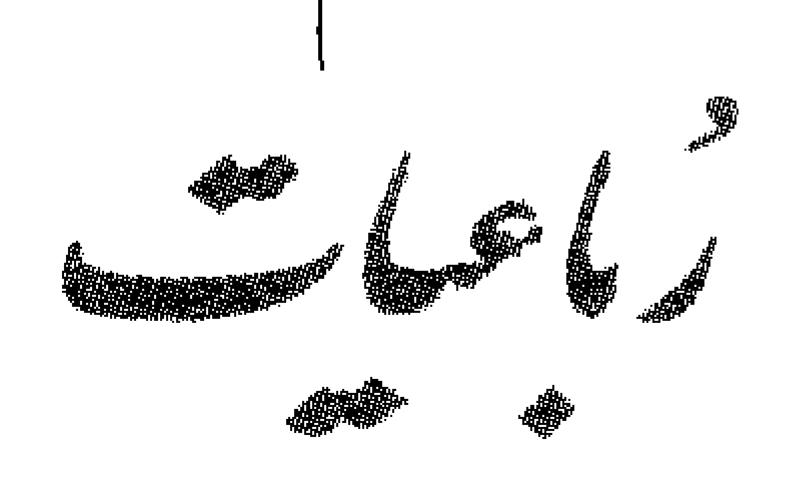
249 当心,这世道残忍乖戾,
切勿大意,它的刀锋无比尖利。
它若往你嘴里塞一块杏仁甜饼,
切莫下咽,毒药就和在那饼里。

250 在这出出进进的人生逆旅,
平日备受折磨,一朝辞世而去。
要称心如意根本就不应出生,
求安闲自在当初就不应离开母体。

251 主啊,请宽恕我这颗痴迷不改的心,
请谅解我胸中充满痛苦悲辛,
请原谅我这双脚日日直奔酒肆,
还有这手,朝朝举杯供我痛饮。

252 切莫听信屈从命运者的指点,
且从美人手中接过醇酒的杯盏。
世人一个接一个远去,
可有人指出谁从去路返还?

253 朋友,你受制于四大元素和七大星辰,
不断在四与七之中辗转呻吟。



贪心不足，可就苦海无边，
一旦启程远去，便再也无法回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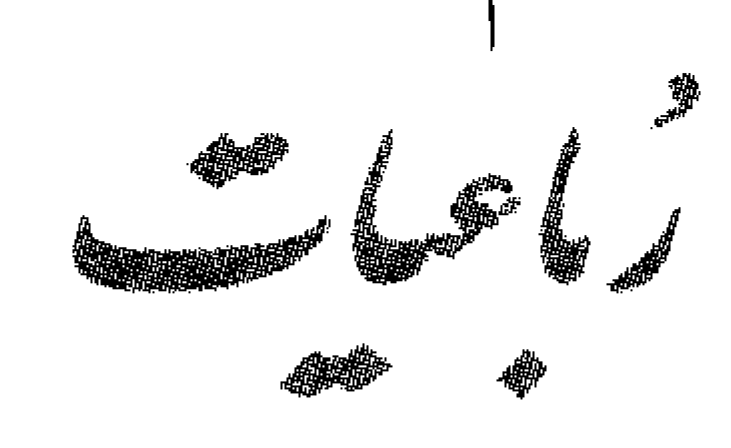
254 这大地之上的每一粒灰尘，
或许来自昔日如花似月的美人。
拂去美女面颊的微尘，切勿鲁莽，
那微尘也来自美人的秀发和面庞。

255 看这雇工的水罐之上，
不是有君王的眼睛和大臣的心？
看那酒徒手中的酒碗上，
不是有醉客的脸和美女的唇？

256 人生遂愿事少，违愿事多，
开颜欢笑吧，虽然受尽折磨。
要与明智之士交游为友，
你的身躯不过是水土风火。

257 事事都不遂心，人生如此暗淡，
厄运与日俱增，安宁时时消减，
感谢主，若论折磨与灾难，
无需乞讨，我们自有取之不竭的源泉。

258 有人苦苦寻觅，想探求事物的究竟，
不知纷纭的世事自然而然发生。
今天似乎找到了一事的根由，



明天看时，原来一切早经注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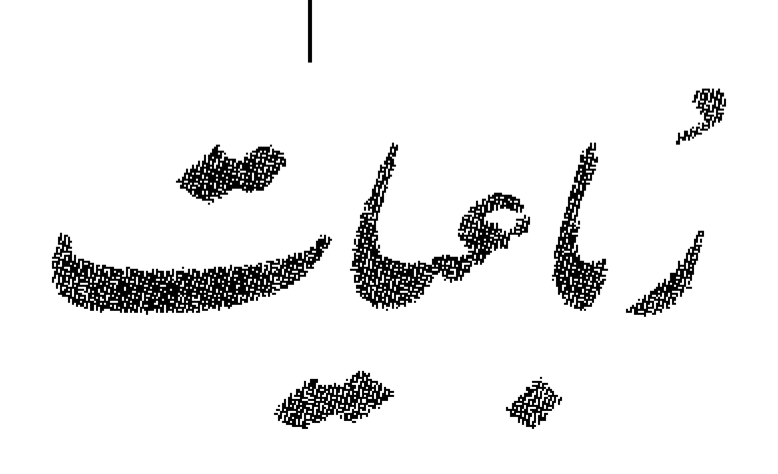
259 若不跋涉艰苦途程，你将一事无成，
若不以血泪洗面，你将一事无成。
何必愁眉不展，就像是情人，
若不以身殉情，你将一事无成。

260 当世上鲜花吐蕊，蓓蕾乍放，
美人啊，请命人备足酒浆。
管什么仙境仙女天堂地狱，
全是杜撰，人们在有意张扬。

261 智者心中的每一个秘密，
都要像凤凰一样深深藏起。
不见珍珠在蚌壳中久久封藏，
它原本是大海心中水珠一滴。

262 我的心智时时把学问探讨，
使我困惑的问题已经很少。
七十二年我日夜苦苦寻思，
如今才知道我什么也不曾知晓。

263 希望的种子将长留在人生的禾垛，
你我走后还将巍立着这园林楼阁。
你的金银细软和财宝家私，
与朋友共享吧，若不愿被对头挥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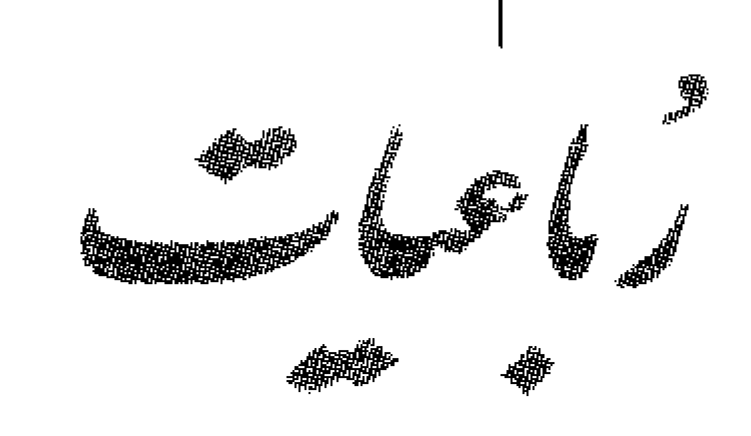
264 敌人居然说我是哲学家，
创世主晓得他们说的是胡话。
自从我来到这充满忧愁的世界，
我是什么人，连自己也难于回答。

265 我一天也未将人世束缚摆脱，
我没有一次呼吸舒畅快活。
我虽事事向世道学习请教，
但人间事始终未能理解透彻。

266 太阳的光芒岂可土掩泥封，
但人世的秘密又不可讲明。
理智从思维之海捞取一颗珍珠，
由于恐惧，我不敢把这颗珍珠钻孔。

267 我们是欢乐之源和忧愁之根，
是公正的源泉和暴虐的根本。
又卑贱又高贵，又完美又畸形，
是神杯又是古镜，上生斑斑锈痕。

268 我不饮酒并不是由于贫穷，
也不是怕醉酒破坏名声。
我饮酒是图一时的欢乐，
如今如何能饮，你在我的心中。



269 世人不断出生，有一个就是我，
积攒了财富金银，生活幸福欢乐。
事业才刚刚有了点眉目，
死神便一下子扑来，这就是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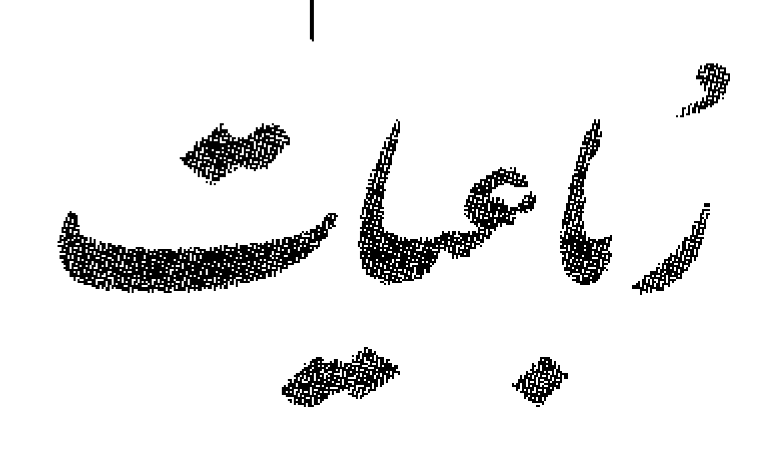
270 我要走了，在这不公平的人世之上，
一无所获，枉走了一番过场。
谁若能摆脱死神的纠缠，
我死时，他才配感到欢畅。

271 你该感到高兴，昨天他使你充满幻想，
但同时又不让你实现一桩。
说什么好呢，在你全然不觉之际，
已安排定了你明天的下场。

272 一天，我买了陶工的一个陶壶，
陶壶居然开口把秘密吐露：
我曾贵为君王，手中高擎金杯，
如今化作酒徒手中的酒壶。

273 若能在希望枝头摘到一枚甜果，
或许能从中发现命运的线索。
在这狭窄的牢狱还要经受几许折磨，
何不找一道门儿通向虚无的荒漠。

274 如若天下事能以公正之尺衡量，



如若人世生活令人满意舒畅，
如若天地之间尚有公平二字，
正直人怎会有百结的愁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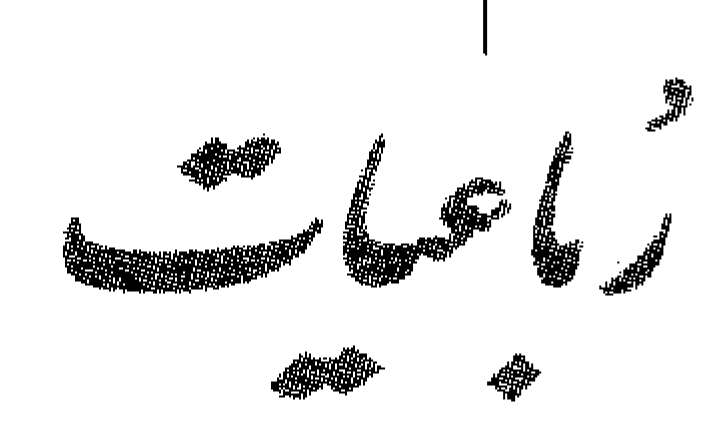
275 既然你无法破解这亘古大谜，
也无从知晓智者破译的天机，
何不用美酒绿茵创造一个人间天堂，
谁知那天堂上容不容你。

276 如海的人群在冥冥中诞生，
谁也无法把这神秘的珍珠钻孔。
每个人都自作聪明妄说一通，
没有人把自己的话真正弄懂。

277 美人啊，请以你妩媚的红颜，
为我们痛苦的心排解愁烦。
取来美酒，让我们开怀畅饮，
趁我们的尸土制成酒坛之前。

278 一个人被带到世上，另一个被掠走，
个中奥妙没有人能够参透。
我们的命运从来就是如此这般，
人生如杯，杯杯耗尽我们生命之酒。

279 我长年排解不开烦恼与忧愁，
你却幸福欢乐，养尊处优。



这二者都不足凭信,因为无常的天命,
把千百条诡计深藏在幕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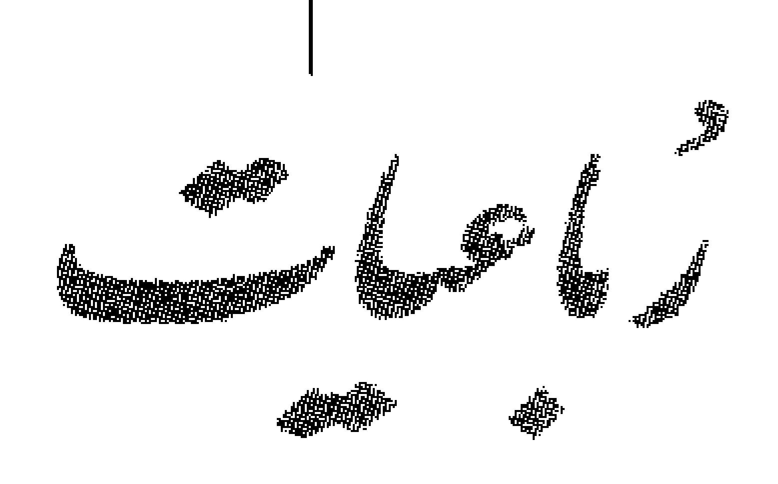
280 含辛茹苦使人品格纯洁高尚,
珍珠晶莹,因水滴在蚌中封藏。
虽一文不名但头颅依然完好,
今朝杯中无酒,明日醉饮千觞。

281 从地底深处直到土星之颠,
我已解决了宇宙中一切疑难。
如今,没有什么难题使我困惑,
但面对死亡之结我仍感茫然。

282 即使你命运之根生出长寿枝条,
即使长寿衣衫做你的罩袍,
你也不会长生不老,你的身躯像帐篷,
它的四个角钉已经动摇。

283 命运之神斥我一声声呸,
一事无成,年华空付流水。
生命即将告终,我说:到头了?
它答道:有什么办法,早已柱折垣颓。

284 即使你不吃不喝不息不眠,
也无法与四大元素把关系割断。
谁给你什么,他终归还要收回,



你原来是什么，日后还将复原。

285 这高悬的苍穹带给人间的只有忧愁，
它从不给谁解开人生的死扣。
当它发现一个人痛苦心焦，
便在他的忧愁上再加一重忧愁。

286 世上人哪个能敌过天命？
大地永远饥渴地吞噬生灵。
且慢得意说未把你吞掉，
时候一到，对你也决不容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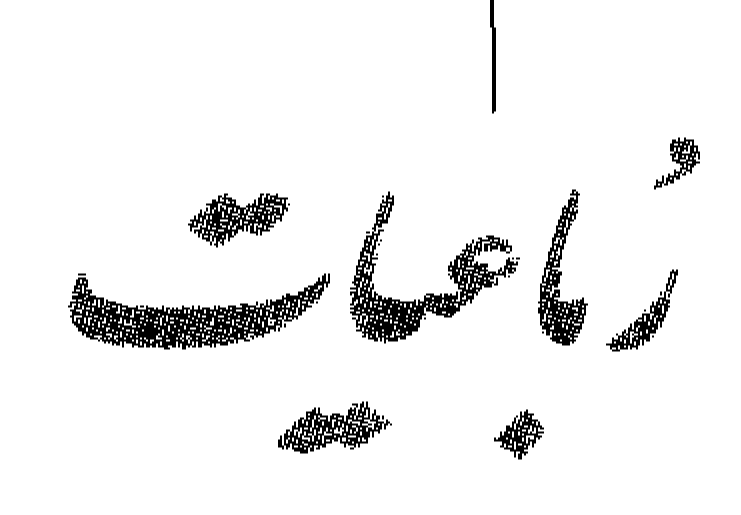
287 他以神力创造了人的躯身颜面，
但又事事把恶人照顾成全。
若说酒罐有违穆斯林之道，
酒不也盛在他创造的葫芦里面？[1]

288 一个人，家有隔夜之粮，
壶中有水，哪怕是壶破水凉，
为什么去侍奉不如自己的人，
因何为与自己一样的人劳碌奔忙？

289 喂，眼睛，你若未失明应该看清，
看清这人世上纷乱不堪的情景。

---

① 按伊斯兰教教义，凡造酒卖酒和造酒器的均属有违教义。



帝王将相深深被埋入地底，
如花似月的美女落入蚂蚁口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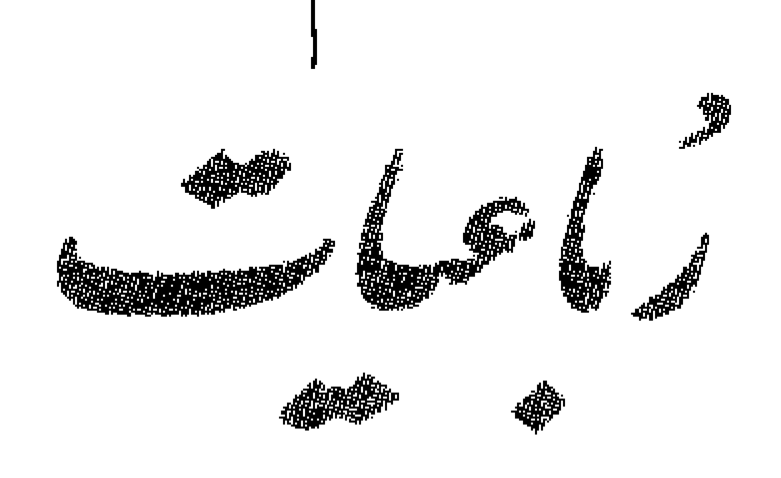
290　你何时才不为悭吝者尽力效忠？
切莫如苍蝇竞血，枉送性命。
家有隔夜之粮就不要伸手求人，
宁吞噬自己心血，也不要乞求他人面饼。

291　宁可如同兀鹰一样啃一块骨头，
也不要做人食客向小人伸手乞求。
宁可咀嚼自家的大麦面饼，
也不要去讨守财奴的酸味果酒。

292　一群人探讨宗教教义，
一群人思索人生不易之理。
我担心有朝一日一声呼喊：
无知的人们，这二者都不是真理！①

293　无人能知明天会是什么下场，
且让永不知足的心愉快欢畅。
在月的清辉下饮下这杯美酒，
你我走后，这月还长久地放射清光。

① 这 292 首鲁拜是苏联东方文学出版社 1959 年出版的《鲁拜集》中的全部四行诗。从 293 首开始是上述选集中未选的伏鲁基选本中的四行诗。



294 古兰经文被誉为妙言之冠，
但也不能终日不停地诵念。
这杯中物却永远给人以慰藉，
它无处不在，而且传之久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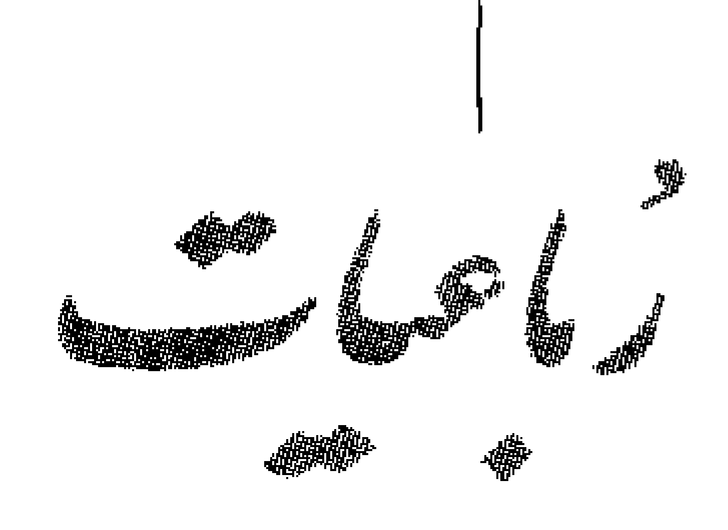
295 看那巴赫拉姆曾举杯畅饮的殿堂，
麋鹿在那里产崽狐狸在那里倘佯。
巴赫拉姆一生狩猎野驴，
可如今他却在坟墓中埋葬。①

296 如今你正值幸福的花样青春，
何不高举一杯醉人的甘醇？
畅饮一杯吧，世道就是凶狠的对手，
错过时机，再难寻回这吉日良辰，

297 快起身，饮下这杯醇酒，
趁这世道对你还未下手。
乖戾的老天一朝会突然逼来，
连口清水都不容你入喉。

298 朋友啊，请听我一句忠言，
高举红酒与翠柏般的美人倾谈。
世界的造物与你我一样，

① 在这首诗里，海亚姆利用了两个同音词：野驴和坟墓。在波斯语中，这两个词都发音为 gur。



对世上之事也一筹莫展。

299 来，给我杯酒，无需多言，
你的红唇就是我今日的晚餐。
看那酒红得像你的面颊，
我忏悔的心如同你的秀发一样散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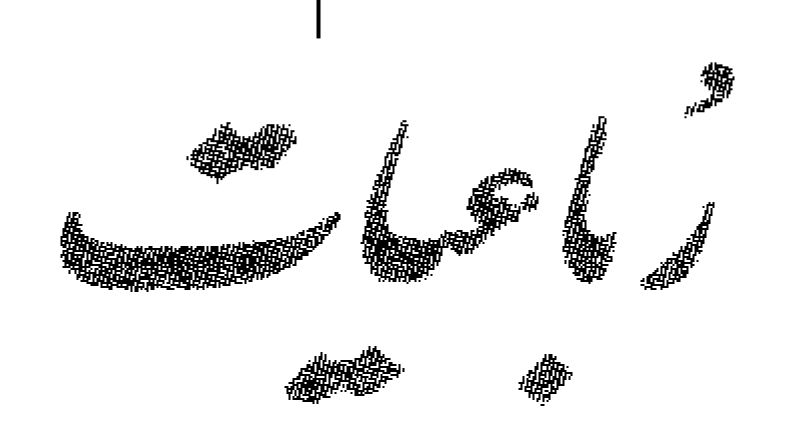
300 什么人也识不透幕后的玄机，
什么人也看不清这是什么把戏。
除了大地的腹腔再无别的归宿，
其中的隐情叫我如何对你提起？

301 一摊黄泥踩在一个蠢汉脚下，
泥中有情人的手掌和美女的面颊。
看那露台前沿上的砖，
宰相的手指国王的头颅就在那砖里。

302 到何年何月我还以土坯敲击大海①？
我厌恶庙堂中的偶像崇拜。
哪个断言海亚姆将入地狱？
谁入过地狱，哪个从天堂而来？

303 这三天两日的生命行将告终，
似流入大海的水似消逝在荒原的风。

① 以土坯敲击大海指做徒劳无功之事。



一生之中只有两天我不愁眉苦脸，
一天已经过去，一天尚未放明。

304 你匆匆来自冥冥中的大荒，
对四五六七[①] 感到不解迷茫。
畅饮一杯吧，你不知自己从何而来，
放宽心吧，你也不知去向何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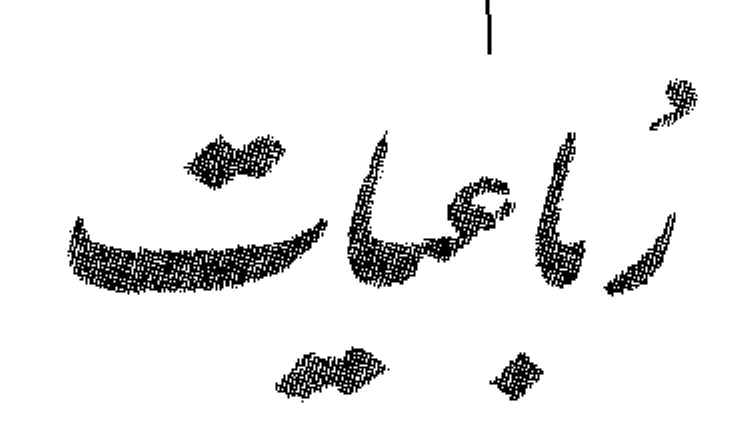
305 有人像发情的夜莺漫步在花园，
有满面春风的美女和美酒为伴。
他凑上前来，附耳低语：
要懂得消逝的日月一去不还。

306 新春到来，郁金香盛开，应手把酒盏，
还要有如花似月的美女陪伴。
尽兴地畅饮一杯，这陈旧的人世
会突然使你变得如同黄土一般。

307 要懂得你的灵魂终究会离开躯体，
陷入无穷无尽的茫茫空虚。
饮吧，你不知自己来自何处，
不必悲伤，你也不知归宿哪里。

308 百花盛开，盘桓在小溪旁，

① 四指四大元素，五指五种感觉，六指上下左右前后六方，七指七大星辰。



二三知己伴着天仙般的女郎。
举起杯儿,畅饮一杯美酒,
管他什么清真寺什么礼拜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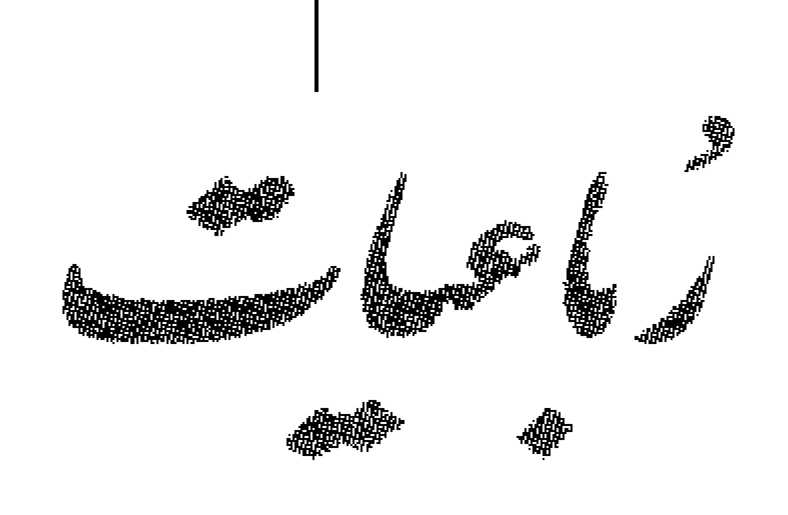
309 月光撩开了暗夜的衣襟,
饮上一杯,这是醉人的时分。
及时行乐吧,你可曾想到:
这月光来日会照射在你我的孤坟?

310 开怀畅饮是我不变的规章,
摆脱信与不信的困惑是我虔诚的信仰。
我问时空新娘:你要什么彩礼?
她答:我要的彩礼就是你舒心欢畅。

311 昨天,我在市场上一家陶工作坊,
见陶工的脚狠狠踩在陶土之上。
陶土竟口吐人言:放轻些,
当初,我也曾与你一样。

312 没有人能解开死神的秘密,
没有人能挣脱既定的规矩。
不论学徒生手不论是老练的师傅,
凡生于母腹的人谁也无能为力。

313 天宇苍穹浩瀚无边,
人生像桌酒席人人依次进餐。



轮到你入席，不必唉声叹气，
心满意足地把自己的一份用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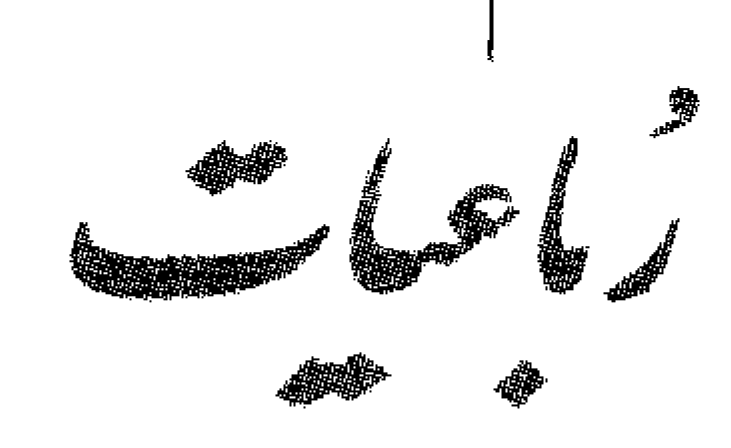
314 人们装点你眼前的江山，
但你不要恋世，聪明人不会受骗。
许多像你一样的人已走，还有许多要来，
领取定数吧，你也得被迫离开。

315 只要金星和月亮在天上川流不息，
最好不要与美酒分离。
我真不懂那卖酒的汉子，
卖掉酒，还能买到什么更好的东西？

316 命运大笔一挥决定我的行止作为，
是善是恶为什么把我责备？
今天与昨天一样都把我撇在一边，
到明天你凭什么找我问罪？

317 在世上只要有半张大饼充饥，
有一个供起居栖身之地，
不做他人奴仆也不使奴唤婢，
心情舒畅地过活，多么开心惬意。

318 命运这农夫不停地把你我播种收割，
徒然忧愁痛苦最终也无可奈何。
斟满这杯，把酒递我，



转瞬间一切都付与逝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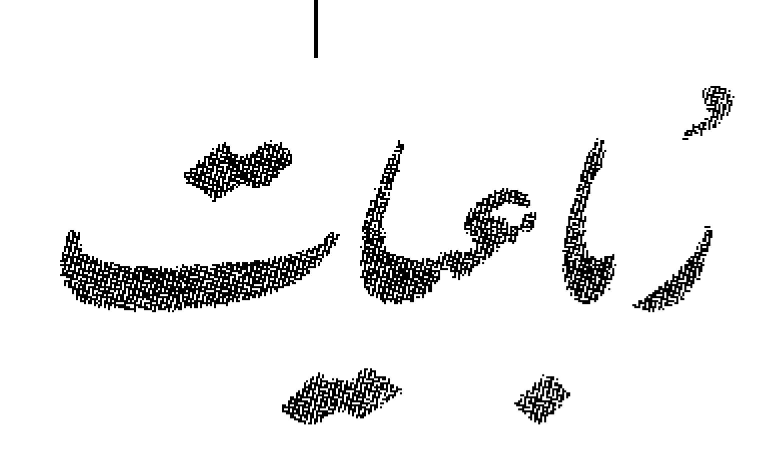
319 看这穹幕下的万物众生，
困惑着智者的心灵。
你切勿丧失理智的判断，
越能干的人越对这一切茫然不懂。

320 理智使你追求幸福未来，
它一天成百次告诉你要清醒明白：
千万要懂得珍惜而今现在，
你可不是割一茬长一茬的韭菜。

321 你自我欣赏白白在浪费生命，
时时刻刻盘算着利害亏盈。
畅饮一杯吧，死神正暗中窥伺，
最好是陶然一醉沉睡不醒。

322 陶工师傅啊，你可懂得，
你这是把陶土中的人们折磨？
你以为你操作的是陶土吗，
你是把法里东的眼睛霍斯鲁的手放上旋车。

323 苍天对我心灵之耳悄悄低语：
你可知我也得服从命定的规律。
如若我能够主宰自己的行动，
也不愿永远这样奔波不息。



324 依我心意我就根本不到人世上来，
既来了我就不想从这里走开。
在这座破庙之中最好的选择，
就是不来，来了就不走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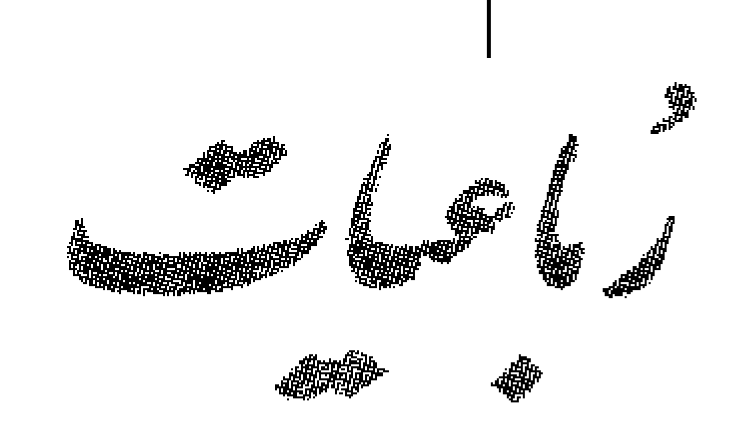
325 我放眼向四周瞭望，
见一条像库萨尔[①] 的小溪流淌。
这田野美如天堂，天堂有何可贵？
伴着天仙般女郎小坐，这里就是天堂。

326 苍天啊，你满怀仇恨，虐杀生灵，
你残酷压榨，凶恶成性。
大地啊，如若剖开你的胸腔，
那里埋葬了多少罕见的精英。

327 心儿啊，这世道使你终日郁郁，
不知何时你纯洁的灵魂就飞离躯体。
在这草坪上小坐，过几天舒心的日子吧，
趁青草还没在你的尸土上长起。

328 畅饮一杯吧，这才是生命的永恒，
这样才算把青春岁月把握在手中。
繁花似锦，与二三微醉的知己，

① 库萨尔据说是天堂上的一条小河。



欢聚片刻,这才是生活中的真情。

329 人道天堂上有仙女神泉,
美酒蜜糖,如河似川。
斟满眼前的杯,高高举起吧,
现世比幻境胜过千般。

330 畅饮一杯,它可洗净你的利害计较,
使你的心不被七十二国的纠纷① 搅扰。
切不要嫌弃这杯中之物,
饮上一口,它可使你忘却千般烦恼。

331 何必争名逐利不快快乐乐地生活,
何必斤斤计较世间的善善恶恶。
一手执杯,一手轻挽情人的秀发,
这咫尺韶华也将匆匆流过,

332 知心的朋友都已经远走,
他们在死神面前垂下了头。
我们已然饮尽了人生的杯,
一批批人早已离开,不再回头。

333 天亮了,快起身,翩翩少年,
把红酒斟满晶莹的酒盏。

---

① 七十二国的纠纷是伊朗古代的一种说法,意指世界各国的纠纷。

你到这短暂的人世如同借得片刻，
不论如何挣扎，到时都要如数偿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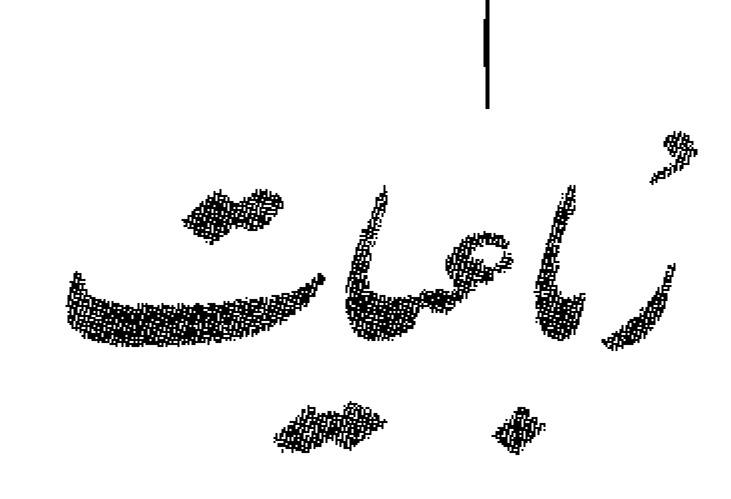
334 面对这令人茫然不解的苍穹，
越看越像是光怪陆离的走马灯。
太阳是光源，宇宙是灯体，
我们是灯上人物，急匆匆转个不停。

335 在酒肆我遇到一位老者，
问他可知道远行人的信息。
他劝我：且饮一杯吧，多少你我之辈，
都远走了，但却没有一点消息。

336 为这五和四要困惑到何月何年？
不解之谜管他是一个还是一千。
我们从土中而来，何不把竖琴弹起，萨基；
我们来去如风，何不把杯儿高举，萨基。

337 我从一家陶工作坊经过，
见一位师傅脚踏成型的旋车。
他飞快旋出陶壶的颈口与把手，
原料却是乞丐的手和帝王的头。

338 看那直薄云天的殿堂，
帝王们曾在此栖息徜徉。
我见那墙垛口上一只布谷鸟声声逼问：



帝王们现在何方，现在何方，现在何方？

339 天上有条牛，名叫帕尔温；
地下有头牛，永在地底栖身。
睁开慧眼把世界看透：
上下都是牛，中间是蠢驴一群。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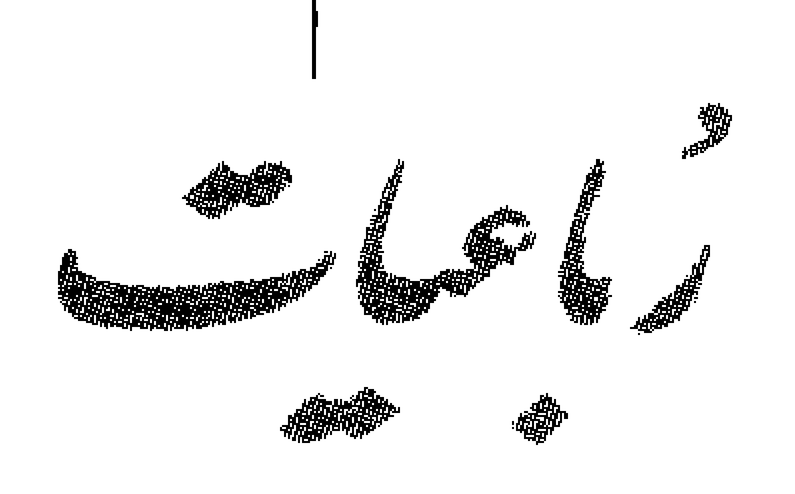
340 我见一个酒徒坐在一片空地上，
他不属异教不信伊斯兰，不求利禄也没信仰。
不信主不认主不学教法，也不惧来日，
两世之中哪个人有这种胆量？

341 人性中本已注定了善与恶，
命运里早已决定了苦与乐。
放明智些吧，这笔账不要怨天，
苍天一千倍比你更加无可奈何。

342 请递我杯中的红玉般美酒，
为我请来正直亲密的朋友。
你可知这世上人生只不过瞬间，
你将变为黄土随风而逝，永不回头。

343 我起得身来先光顾醇酒，

① 帕尔温是昴星团，位于金牛星座。根据伊朗传说，世界是由一头牛的角顶着，这头牛又是骑在一条鱼的背上。



让酒使我面颊似枣儿般红透。
以酒这老拳猛击多管闲事的智慧，
打得它不省人事，乐得个大梦悠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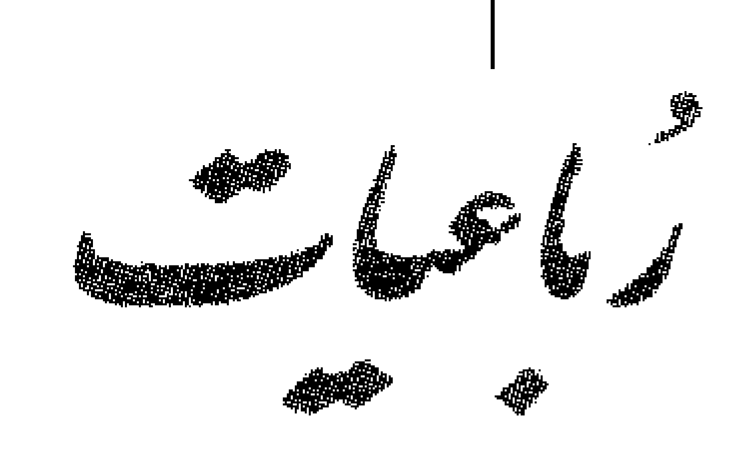
344 我见地上人个个沉睡不醒，
地下无数人土掩尘封。
放眼望去见虚无的旷野之上，
有人正在到来，有人已走得无影无踪。

345 我们还斤斤计较到何月何年？
我们在世上停留或一天或百年。
请给我酒，让我们痛痛快快畅饮，
趁我们变为作坊的酒壶之前。

346 没有醇酒叫我怎么过活？
终日不饮我一步也不能前挪。
我拜倒在醇酒阶下甘为奴仆，
萨基劝饮，我已烂醉如泥不能再喝。

347 我们曾一度随老师苦读，
然后又自以为是教人读书。
结果得到的是什么？
从黄土中来又复归于黄土。

348 这片荆棘丛生之地给人的感受，
只有悲凉，只有忧愁。



谁早离开便早得到解脱，
最幸运的是根本不来此活受。①

349 谁也拿不到明日平安的保票，
把握现在吧，何必痛苦心焦。
在月光下畅饮一杯，如月的美人啊，
月将永远巡回不息，再找我们时已找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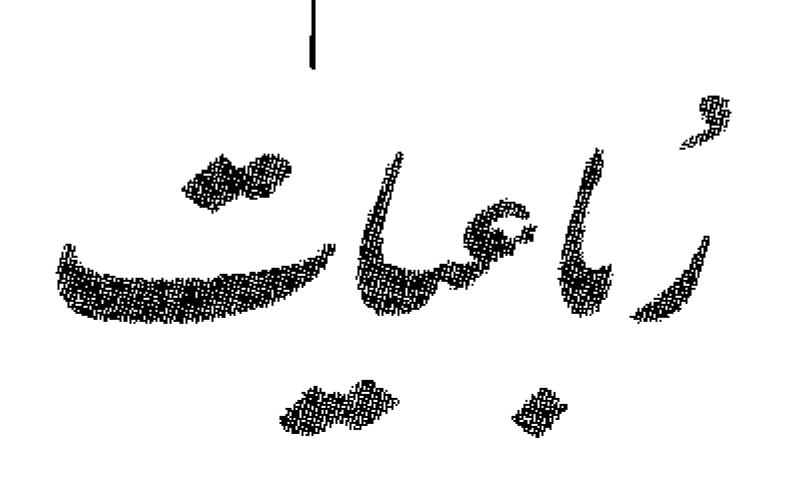
350 及时行乐吧，人生不过一瞬，
哥巴德和贾姆希德已变为灰尘。
你眼前的这世界和这人生，
是幻是梦，是一场骗局，不能当真。

351 萨基啊，那些先启程远行的人，
已经在吞噬生灵的地底栖身。
饮一杯吧，听我一句忠言：
人们说的都是废话，何必当真。

352 如今，正值我的锦绣华年，
我畅饮美酒，志得意满。
不要责我，这酒虽苦但却可口，
因为我的生活同样苦不堪言。

---

① 第348首之后是莫斯科本和伏鲁基选本中所未收，但收于赫达亚特选本中的鲁拜，其中有几首内容相近，语言又无特色的未录。



353 愿你一生都有心上人陪伴，
愿你一生都享受生活的甘甜。
到头来你终归启程远去，
人生不过大梦一场，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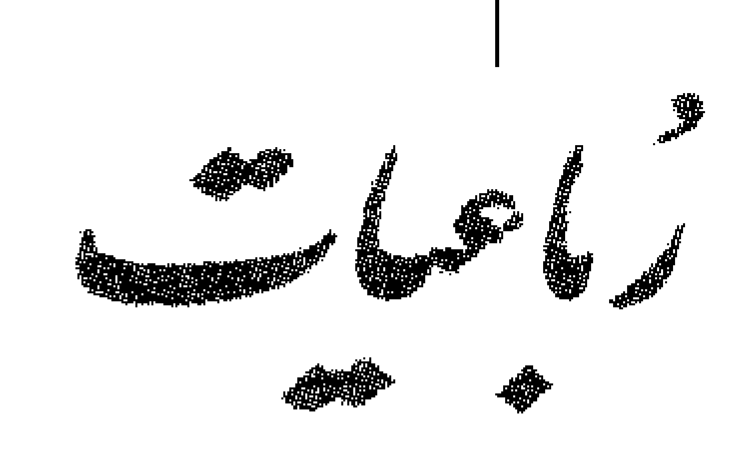
354 当初把我的泥土倒入坯模，
已经融入了我的桩桩罪过。
早已注定我不能再好一些，
脱坯时已铸就了这样的我。

355 你曾问我这幅图画的真相，
我若告诉你便说来话长。
这是一片来自海底的图形，
最终还要在深深的海底收藏。

356 且饮一杯吧，日后你将在花下长眠，
无亲无友，无一人陪伴。
当心，这个秘密可不要告人：
凋谢了的郁金香再不能争芳吐艳。

357 踏遍山林旷野我到处奔走，
寻寻觅觅向四方探索搜求。
见有一条路，沿路走远的人，
再无一个从这条路上回头。

358 我见一只鸟儿落在图斯城墙，



凯卡乌斯的头骨在它的爪上。
鸟儿对头骨说:遗憾啊,遗憾,
如今为何听不到开道的铃声鼓响?

359 我见一个汉子在一座楼顶,
狠狠地把一堆泥践踏。
那泥土突然口吐人言:
轻些,日后你也落到别人脚下。

360 我死后尸骨不必留存,
让人们以我为戒,吸取教训。
把我的尸土用酒和好,
制成盛酒的酒樽。

361 我畅饮无度,这酒的香气,
在我葬后还从墓中外溢。
若有酒徒从那墓旁经过,
闻到酒香,他会一醉不起。

362 当我生命的禾苗被连根拔起,
躯体都化为颗颗微粒。
若用那土制成酒杯,
倒上酒它又会充满活人的气息。

363 有人成天计算着盈亏多少,
终日忧虑着那些琐碎屑小。

何不选取葡萄的汁液，
它使人成熟，不再斤斤计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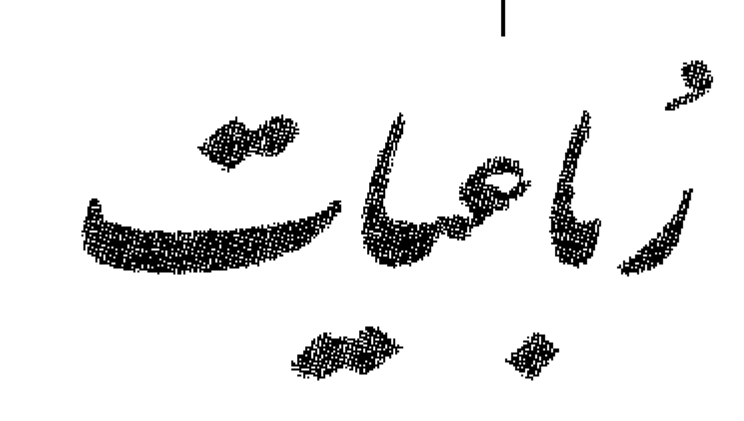
364 教长指责一个妓女轻狂淫乱，
日日都送走旧好，迎来新欢。
她答道：教长，你的话千真万确，
可你就真像你装的这么道貌岸然？

365 心儿啊，可真有人见过地狱与天堂？
可真有人从彼世来到人世上？
我们的希冀与恐惧纯属无谓，
一切都是空名，一切都是虚妄。

366 要出门就去酒肆与酒徒盘桓，
与挚友聚会，诗酒联欢。
肩扛酒罐手执酒杯，一醉方休，
但不要发那些欺世盗名之言。

367 一罐红酒，一卷诗章，
一块大饼，填饱饥肠。
我与你在荒原小坐，
其乐胜过帝王的殿堂。

368 人间万事万物都残缺不全，
眼前历历都是过眼云烟。
存在的一切你可把它看作无有，



没有的你可认为就在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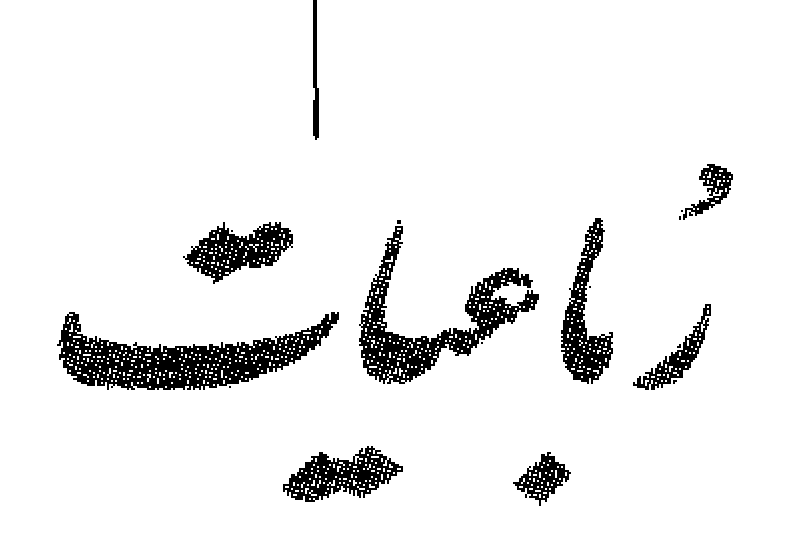
369 从邪教到正教只有一步之遥，
从疑到信只有一步之遥。
趁一息尚存及时行乐吧，
我们的生命离终点只有一步之遥。

370 清晨，饮一杯红色酒浆，
把荣与辱的瓶儿摔到石上。
我绝了无穷无尽的期待和希望，
手拂在竖琴的披肩发上。

371 花开时节在野外小河旁，
伴着两三位天仙般的女郎。
拿过杯来，畅饮一杯晨酒，
管他什么清真寺什么天堂。

372 面对这浩瀚无边的宇宙，
且饮一杯吧，人人都要到此受苦。
轮到你来，不要唉声叹气，
这是人人都要吞下的一杯苦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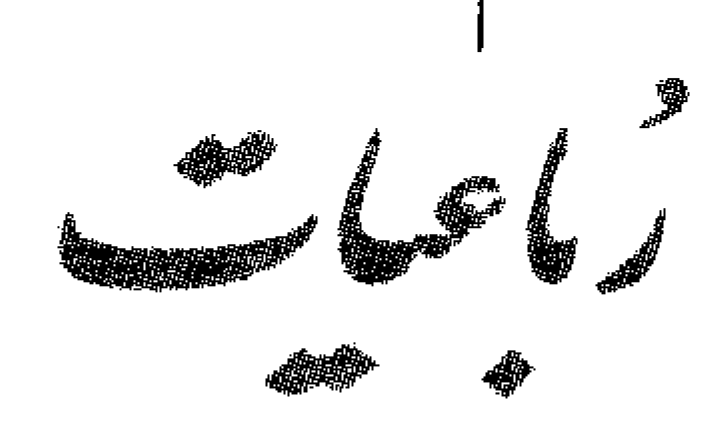
373 畅饮美酒，如同主宰玛赫穆德的王国，
谛听琴声，如同谛听达乌德之歌。
对过去和未来都不要牵挂，
及时行乐，这才能称为生活。



374 心儿啊，谁也没有见过地狱与天堂，
有谁是从彼世来到这人世之上？
我们的希望与恐惧都是庸人自扰，
一切都有名无实，不过是虚妄。

375 明天，我将启程远走，
白发苍苍我中意于美酒。
人生之杯已满了七十，
不寻欢作乐还等到什么时候？

376 你还要盲目自满到何月何年，
要探求这有与无要到哪一天。
忧愁注定伴你终生，且饮一杯吧，
何不在醉里梦中度过每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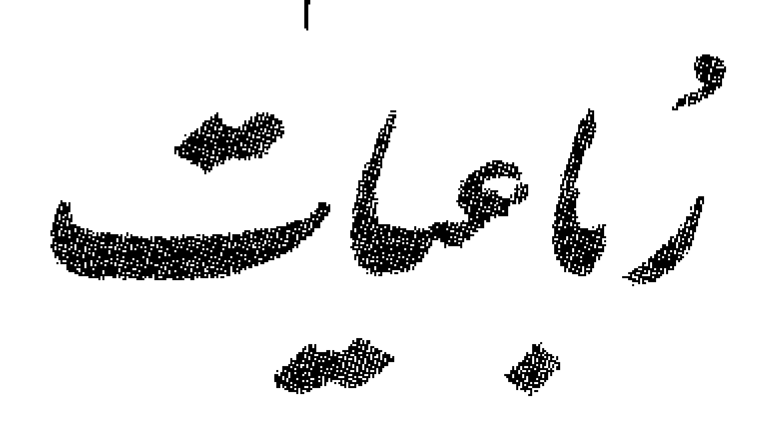
附录一

伏鲁基[1] 编《鲁拜集》序言：内沙浦尔的哲人海亚姆

海亚姆是伊朗的伟大学者，是伊朗的骄傲。他掌握他的时代流行的所有的学问，对哲学数学天文学和星相学有深湛的造诣。海亚姆出生于内沙浦尔，墓地在内沙浦尔城外著名的教长穆罕默德·马赫鲁格的陵墓旁。海亚姆名为欧玛尔，号为阿卜尔·法塔赫，尊称是吉亚索丁。他父亲名依伯拉希姆。至今仍然为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诗人以海亚姆或海亚密闻名于世。似乎这是他父亲的一个号。也许他父亲是一个以缝制帐篷为业的人。[2]

对海亚姆的生平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出生于11世纪上半叶。他的卒年也没有确切记载，可能是在公元1126年左右。他的生平也像我国其他伟大人物的生平一样模糊不清。但有一件事是确切的：公元1083年，在国王马立克沙当政和内扎姆莫尔克做首相的时候，他们想按照星球运行规律更加准确地确定历法，邀请了一批天文学者完成这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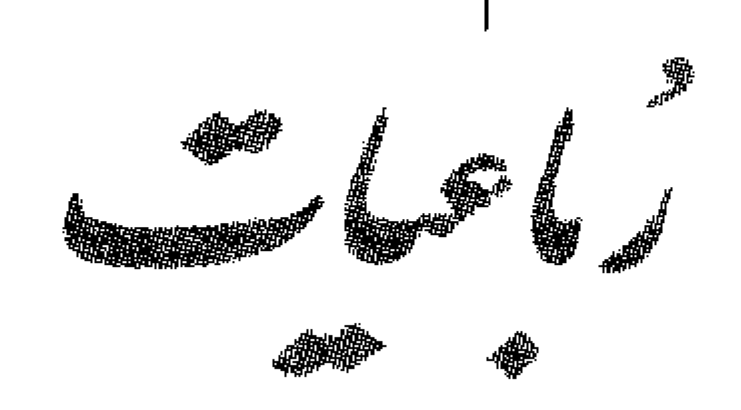
① 伏鲁基（公元1878—1942年），伊朗著名文学家和学者，曾做过伊朗首相。
② 波斯文海亚姆（khayam）是缝制帐篷者的意思。



使命。学者们运算后，确定了年月日，此历以哲拉里历闻名。海亚姆是这批被邀请的学者之一，据说还是这批人的首领。这批人还建立了天文台，绘制了星图。后因内扎姆莫尔克被害和马立克沙当政时期结束，哲拉里历未能实行。据传，海亚姆在内沙浦尔与哈桑·图斯和哈桑·萨巴赫是同窗。① 他们的老师是莫瓦发格。由于他的学生往往能飞黄腾达，所以这三位年轻的同学希冀日后能有所发展，于是约定不论谁将来做了高官，一定提携另外两人，共同取得荣华富贵。后哈桑·图斯官至首相，他就是塞尔柱王朝的著名首相内扎姆莫尔克。他不忘旧谊，安排哈桑·萨巴赫到朝中效力。他两人的故事说来话长。但海亚姆是学者，他不愿陪王伴驾，只要求内扎姆莫尔克下令拨给他衣食之需，以便他专心致志地从事学术事业。

这个故事颇为感人，但并无确证。研究者并不相信。如果实有其事，则海亚姆和哈桑·萨巴赫两人的寿命势必要达到120岁。这虽非绝不可能，但实属罕见。何况如果实有其事，历史学家总会提到如此长寿的人。可是海亚姆的同时代人，或接近他的时代的人在写到他的生平时，对这点却只字未提。确定不疑的是海亚姆在学者贵人帝王公卿中有很高的地位。在哲学上，公认他是伊本·西拿的追随者。在数学上他是当时的权威。在天文学和星相学上，虽然他对星相学并不相信，他的见解也受到人们的尊重。虽然他没有活到120岁，但是他并不短寿。我们知道，他在制订哲拉里历后，又活了50年左右。而在制订哲拉里历时，他已经是一位公认的学者，当时他

① 哈桑·图斯即塞尔柱王朝的首相内扎姆莫尔克（公元1017—1092年），哈桑·萨巴赫（卒于公元1124年）是伊朗伊斯玛仪派的首领，他派人刺杀了内扎姆莫尔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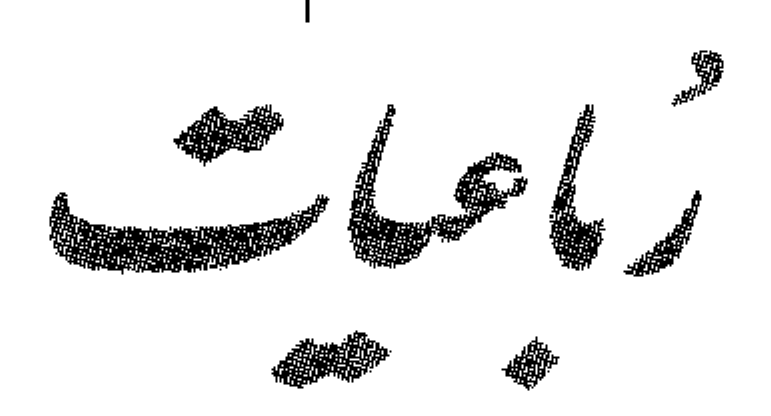


怎么也应是三四十岁的人了。

有人说，海亚姆到过巴尔赫、赫拉特和伊斯法罕。去朝觐时到过汉志。又说他不愿著述，也不愿授徒，而且性格暴躁。性格暴躁可以理解。因为从其诗文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遇到不顺心的事，他深恶痛绝。表现出来自然就是脾气暴躁了。至于说不愿授徒和著述，的确，他的著述不多。但有一次，卡扎里问他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极地称为极地。他详加阐述，到午祷时，仍没有讲完，只好中断讲解。从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他在传授学问上并不保守。

其实著述与授业在当时并不是义务。并不见得每位学者都喜欢这样做。有的学者只是到必要时才写书或授徒。比如海亚姆在数学上有所突破，他就写了书，而且是名著，也是他的主要著作。他还有几篇探讨其他学科的论文，都篇幅不大。总之，可以说海亚姆不是那种爱夸夸其谈的人。这种性格即使不是优点，至少也不是缺点。更不能从而得出结论说他在授业和著述上保守。除非那些与海亚姆有过交往的人，他人是不能把这种品质强加给海亚姆的。

虽然海亚姆是一位学者，但是一般人还是通过鲁拜(四行诗)认识了他。遗憾的是他的鲁拜越是出名，人们就越发淡忘了他是一位学者。他们想象中的海亚姆的形象是一个被歪曲了的思想僵化的圣徒，或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人，一般人则认为他是酒徒，把他的诗视作对杯中物的赞歌。有些人认为海亚姆没有信仰，说他不相信造物和彼世，因而追随他。圣徒则又因此而谴责他。有人为了给海亚姆开脱，竟然创造出一个神话：一次，海亚姆正要饮酒，突然酒壶打碎了，海亚姆饮不成酒，就脱口而出：



主啊，你打碎了我的酒壶，
断绝了我的享乐之路。
我饮我的酒，你发什么酒疯，
恕我无礼，难道你也醉得一塌糊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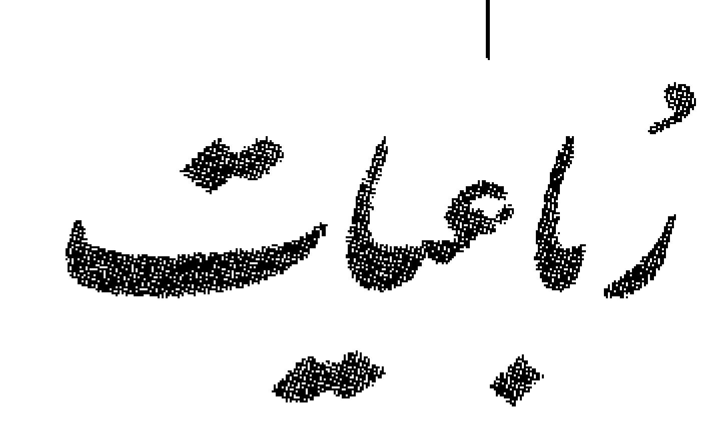
由于他说了渎主的话，立即遭到惩罚，脸变黑了。于是他又作了另一首鲁拜：

这人世上有谁清白无罪，你说。
清白无罪他怎么能活，你说。
我作奸犯科，你滥施刑罚，
你我区别何在，你说。

他作了这首鲁拜以后，真主原谅了他，他的脸又变白了。显然这是一个幼稚而拙劣的把戏。这两首鲁拜不可能是海亚姆的，只能是伪造者的杜撰。和许多鲁拜一样，是别人伪托为海亚姆的。但是民间流传着有关海亚姆的传说却对我们有所启发。这说明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人们总是习惯于创造他们心目中的伟大人物的故事，使之流传开来。那些把海亚姆视为酒徒，说他没有信仰的人并没有深入研究他的生平和诗作。这种人或许和卡扎里有相同的观点，认为凡是哲学家就都是不信神的。我们知道，学者的领袖伊本·西拿就曾被人误解。据传这位前所未有的哲学家曾写过如下一首鲁拜：

岂可轻易诬我叛道离经，
试问谁的信仰比我虔诚？
我这样的人天地间只有一个，
把我革出教门，可还有穆斯林的踪影？

有人说这首鲁拜是海亚姆写的。看来未必是。不管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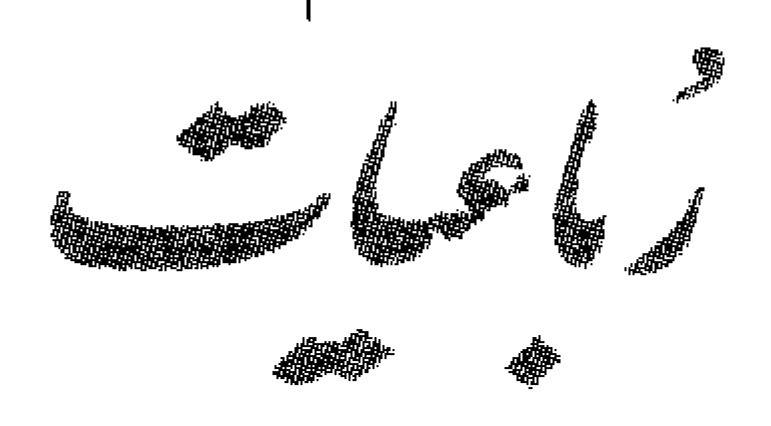


写的，都可以说明我们提到的事实。海亚姆曾说过：

有人自诩是世上的豪杰精英，
其实不过是一群愚顽昏庸。
你要装一副驴相，因为出于驴性，
凡不像驴的他们都诬为叛道离经。

资料表明海亚姆并不以写诗为业。他当时的地位高于诗人。这不是说诗歌不受重视，也不是说诗人的地位不高。而是说一个以写诗为业的诗人，为了谋生不得不花绝大部分时间去为权贵唱赞歌。诗人要承欢侍宴，酬酢唱和，与终日优游享乐的权贵为伍。这种诗人很难保持自己的人格和专心于学术与艺术。像菲尔多西、纳赛尔·霍斯鲁和萨纳依那样既从事诗歌创作，又保持自己尊严的人是为数不多的。当时，像阿塔尔、莫拉维、萨迪和哈菲兹那样既自尊又受到人们尊敬的诗人还没有出现。① 就是这些诗人出现之后，人们对职业诗人的看法也没有变化。所以哲人学者总不愿被人称为诗人。但是在伊朗的学者中，具有诗人天赋的人很多。大多数学者都或多或少写诗。学者写诗一般并不利用一切诗歌形式。于是逐渐形成一种习惯，学者写诗往往爱用鲁拜这种形式。鲁拜是伊朗人创造的特殊诗歌形式，四行两联，一、二、四行协韵，第三行可协韵可不协韵。鲁拜是难于驾御的诗歌形式，它只有两联，可发挥的余地不多。要做到言之有物，要求诗人有很高的才能，才足以把丰富充实的内容以如此短小的形式表达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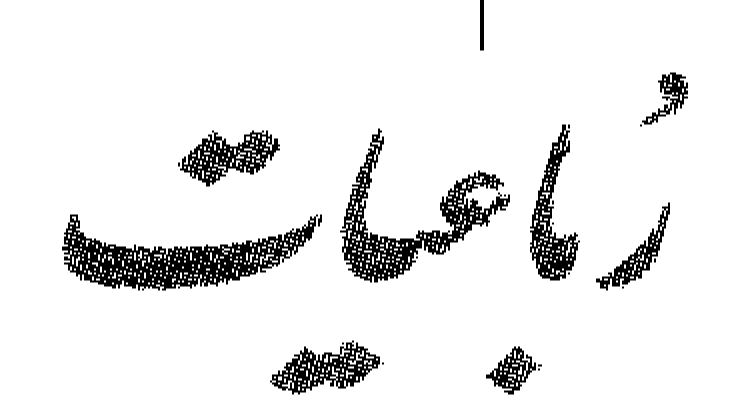
① 纳赛尔·霍斯鲁（公元 1004—1088 年），萨纳依（公元 1080—1140 年），阿塔尔（公元 1145—1221 年），莫拉维（即鲁米，公元 1207—1273 年），萨迪（公元 1203—1292 年）和哈菲兹（公元 1327—1390 年）都是具有世界声誉的波斯诗人。



来。鲁拜的特点是要求把这首诗的精华在一个短句中，即第四个短句中表达出来，前三个短句是第四句的铺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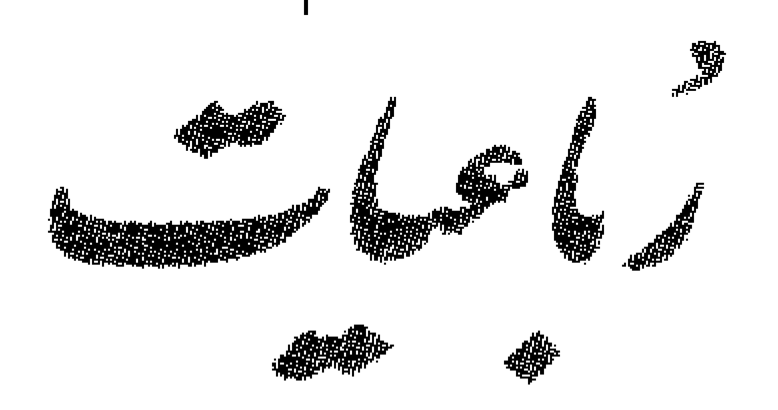
显然，海亚姆除了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之外，也具有高度诗歌才能。在学术研究和讨论之余，为了调剂和休息，他也写诗。像许多其他学者一样，他把自己的感想以鲁拜形式表现出来。他的鲁拜是诗坛绝唱。每一首鲁拜的内容都相当一首优美的长诗。通过他的鲁拜可以看出他不是在插科打诨，也不是以此炫耀诗才。他的确才华横溢，天分极高。他的诗是他严肃沉思和心灵顿悟的体现。他的诗中充满了哲理的探讨，但他又与那些目光短浅又故作深沉的人们不同。那些人在寻求世界奥秘时，只是限于重复某些带有哲理色彩的语句，海亚姆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不仅掌握了书本上的知识，还进一步深究尚未被人解开的宇宙谜团，如：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有了这个世界？我们为什么到世界上来？我们又要到何处去？如果说生命是本质的现象和应该严肃对待的过程，那我们为什么还会死亡？如果说生活不值得严肃对待，那为什么要我们到人世上来，陷入这庸俗的生活？海亚姆就是以他的敏锐的感觉和杰出的天才把这种感受表现在他的绚丽多彩的鲁拜之中的。

这是一种呻吟，但这种呻吟并不仅仅发自海亚姆的胸臆。凡是敏感清醒的人都会提出类似问题。越是明智的人他的呻吟也越加使人焦灼不安。那些认为海亚姆离经叛道的人没有看到他这种追求和探讨与宗教信仰并不矛盾。一个人凭他内心的信仰和哲学的理念确信创世主的存在，并履行一切宗教义务，他为什么不可以表示对这个世界的事我无法理解，也就是说无法理解主的奥秘呢？如果他不这样说，那反倒是令人



感到奇怪的了。因为对主的秘密人是无法理解的。否则,人类也就不存在了。如果认为他的这种说法是昧主,那为什么伟大的先知说:我们不可能完全认识真主。其实,提出上述问题的人才是信主的。因为他们相信有一个真主在,只是他并不理解它,而是去探讨。倒是有些人不承认任何真理存在,认为世事杂乱无章,纯属偶然,因而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探讨,这种人才是真正不信主的人。那些由于海亚姆表示无法认识世界的秘密而责怪海亚姆的人没注意到他们自己的无知和愚昧。他们等于宣称我即真理。你必须服从,你不要庸人自扰,你要把智慧——主赋予人寻求真理的能力放到一边。你所说的一切按照教法都是离经叛道。如果不是叛主昧主,为什么要讲那些话?这些人忘记了我们讨论的是诗。诗的语言是区别于探讨学术、教法和哲学的语言的。因为每种语言都各有其作用和功能。

有人读了海亚姆的鲁拜认为他是个潦倒嗜酒的人。对他们可以这样回答:你们忽略了诗中的美酒与情人只具有某种象征性的意义。我不是指那种蹩脚的解释,即在哈菲兹的诗里,凡是看到陈酒就解释为《古兰经》,见到 14 岁的少女就解释为先知。但是有一点是确定不移的:在诗歌中,酒往往意味着心灵的豁达与安适。当海亚姆劝人们饮酒,提醒人们警惕时光的飞逝时,他的用意是提醒人们生命可贵,不要无谓地浪费生命,不要陷于世界上的无聊丑恶的纷扰。他的大多数意含讽刺的鲁拜都是讽刺那些思想僵化目光短浅的人们的。这些人愚昧自负,舍本逐末,攻人一点,不及其余。说了这么多,并不是在为海亚姆开脱和辩解。因为这位巨人并不需要我们来维护。我们是在提醒公众和初学者不要像上述一般人那样



曲解海亚姆和哈菲兹的诗。不要误以为这些伟大诗人在号召我们嗜酒渎主。其实恰恰相反，我们看到海亚姆的同时代的杰出人物对他都极为尊敬，称他为教长和教法学者。近世教长哈吉·萨伯兹瓦里[1] 是公认的潜心静修的长者，他一生都澹泊自守，不染纤尘，而且以教诲世人为己任。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诗作中也唱出哈菲兹和海亚姆同样的声调。他在诗作中经常提到美酒和情人。而且他也说到，明天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的尸土会用来制作酒罐。

有人认为海亚姆是苏菲派。说他的鲁拜反映了苏菲派观点。这也是不对的。海亚姆或许肯定和赞赏苏菲派的观点。有时他的看法又可能与苏菲派的观点相吻合。因为苏菲派的观点与所有正确的观点都有相合之处。但是不能据此就断定海亚姆就是道地的苏菲派。无论如何他的大多数鲁拜不能说是苏菲派的诗歌。

还有人说海亚姆信仰轮回转世说。但是不知根据是什么。如果说海亚姆相信轮回转世，但为什么他在鲁拜中一再表示遗憾地说：我们走了，就再也无法回来。他为什么对死亡表示那么深深的忧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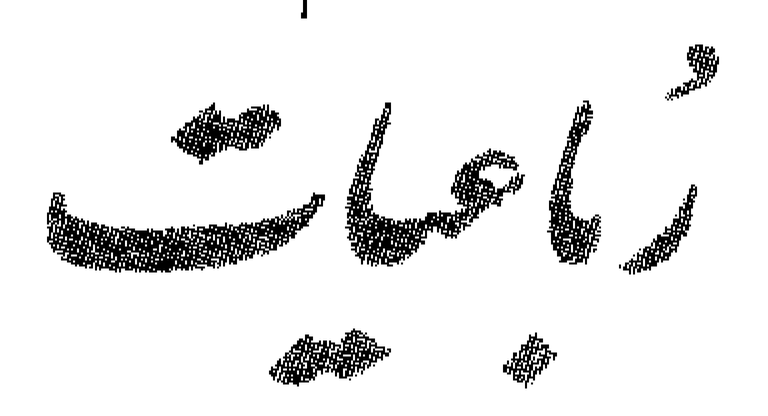
海亚姆的语言极其流畅优美，似流水般轻快自然，没有丝毫造作和雕饰。他不刻意修辞炼句，不炫耀写诗技巧，也不追求诗意想象。他所一心关注的只是表达既定的内容。他的鲁拜的诗意是通过对时间流逝的感悟而体现出来的。比如他看到一丛绿草，马上联想到绿草生长在大地，而今天的大地中就蕴藏了昨天的人们的躯体。再比如他看到一座宫殿，就会想

① 哈吉·萨伯兹瓦里(公元1787—1872年)是伊朗苏菲派领袖。

到这里是过去帝王的住所，而如今已经成为野兽出没野禽乱飞之地了。当他看到天空和星星，立即会想到这些星体为什么川流不息地运行，而它们的主宰是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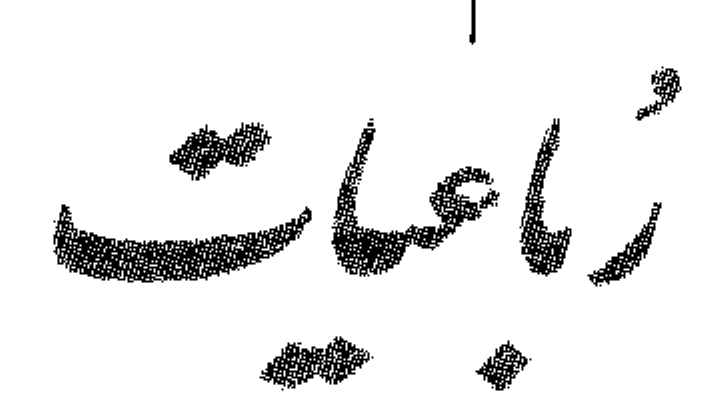
海亚姆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的优美的情趣和敏锐的感触。虽然他无意炫耀诗情画意，但是当他看到美丽的自然景色，看到鲜花绿草，黄昏黎明，看到月夜云霄和蒙蒙雨景时，便会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只用三言两语就能把清新绮丽的自然景色勾勒得逼真自然，活灵活现。海亚姆诗中最引起人们同感的是年轻美貌的人夭折早逝。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貌美如花的人儿突然消逝，犹如转瞬间看到自己的亲人妻儿或情侣恋人突然死去，在心灵上留下挥之不去的痛苦创伤，以及对死亡的反复吟咏。但这并不是对死亡的恐惧。因为一个惧怕死亡的人不会这样一再吟咏死亡，恰恰相反，他要避免提到这一话题。

海亚姆语言的另一个特色就是他的深沉凝重的语言风格。他不是轻松风趣的人，不以巧言惑众，不屑于卖弄讨好。他是沉思默想的哲人。不是自己心中感受到的他不会形诸笔墨。他不在用语修辞上故弄玄虚。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细加考察，他所关注的不外两三个内容。如对死亡的关注，感叹人生不永，惋惜世事无常。他认为我们对人生世事是茫然无知的。我们不论多么艰难地探索寻觅，终究一无所获。我们不晓得自己从何而来，又为什么匆匆离去。敏感的人当然能够从海亚姆的思考中得到启发，汲取教益。但是海亚姆并不是向人们宣示他思考的结论。他是以他特有的简练的风格告诫人们要珍惜生命，要欢乐地生活。这点，对聪明人不必多费唇舌。当然这种思想并不是海亚姆所专有的。在他



以前和以后，在诗人、作家和学者中，有这种想法的颇不乏人。海亚姆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表达方式。否则，就可以说他的这种思想只是前人思想的承袭。在阿拉伯诗人中，麦阿里（公元 973—1057 年）的思想与海亚姆的思想十分接近。麦阿里逝世时，内沙浦尔的先哲还只在童年时代。在伊朗的先行者中，海亚姆无疑是钦佩菲尔多西的。此外还有资料表明，他也推崇其他诗人的思想。至于后人继承他的思想和学习他的风格（不论是鲁拜，还是其他诗歌形式）的不胜枚举。但是只是在哈菲兹的诗中，才透露出海亚姆的韵味。

我们注意到海亚姆的语言特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的诗作甚少。迄今为止，归于他名下的鲁拜有一千首。但是可以肯定这一千首诗并不都是他的作品。其中有一些我们还知道作者是谁。在我们看来，能算作是他的鲁拜的不超过两百首。关于我们如何确定海亚姆鲁拜的真伪，另作讨论。这里只想指出：可以确定，本集所没有收入的海亚姆的鲁拜已为数不多。但是我们却不能说，凡是收入本集的都是海亚姆的鲁拜。我们只能说：这些鲁拜可能是海亚姆的。我们的观点是：真正出自海亚姆笔下的鲁拜不过两百首，甚至不足一百首。我们看到，在收入本集的鲁拜中，有的内容总是反复出现。我们有理由设想：像海亚姆这样的人不大可能如此浪费笔墨。何况海亚姆并不以写诗为业，没有必要总是翻来覆去地写同一个内容。海亚姆的鲁拜是他痛苦思考的结晶。可能一个念头几次出现在他的脑际，每次他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他也有能力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同一个思想，每次都表达得别致新鲜，引人入胜。但是我们仍然坚信他的鲁拜数目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可能海亚姆的鲁拜初传开来时，人们觉得极其



清新优美，于是其他诗人便争相效仿，并且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诗说成是海亚姆的。也可能由于海亚姆是著名的鲁拜诗人，于是有些缺乏判断能力的人把与海亚姆的思想格格不入的鲁拜也说成是海亚姆的了。总之，每个人都可能按照自己的口味把任何一首鲁拜归入海亚姆名下。

海亚姆的鲁拜早已为人所欣赏和推崇。人们公认这位内沙浦尔的哲人是鲁拜诗人的魁首。甚至有人说正如菲尔多西描写战争，萨迪在创作抒情诗上开一代新风一样，海亚姆在鲁拜的创作上也是领袖人物。但是近世以来这位巨匠的显赫名声还是得益于欧洲人。他的鲁拜这颗明珠也像我们的许多工艺学术及文学珍品一样，已被尘封一隅，为人遗忘，而终于借助欧洲人或美国人的推崇，才唤起人们的注意的。

海亚姆的代数学著作被译为法文，在巴黎以波法两种文字出版，这以后才确立了他的科学家的地位。这时人们才发现原来这位内沙浦尔的哲人把代数学发展到了极致。他大大推进了代数方程式的解法，提高了代数学家的运算能力。这以后，海亚姆的鲁拜由一位具有独特欣赏能力的英国诗人菲兹吉拉德（公元 1809—1883 年）译为英文。菲兹吉拉德的译法是取海亚姆的思想以英国诗的形式表达出来。他共译 101 首。他的这个译本堪称译事的杰作。凡是读到这些诗的英国人无不由衷欣赏，十分珍视。有人甚至说菲译优于原作。我们不敢苟同。但是译者的译文的确巧妙地传达了原诗的内容，符合欧洲人的情趣。要是我们的哈菲兹、萨迪和其他的大诗人也能遇到菲兹吉拉德这样的译者，使世界上的有识之士能够看到才能似海的伊朗人为世人贡献了多少光彩晶莹的文学珍珠，那该多好啊！

菲译使海亚姆的鲁拜为世人所广泛关注，很快各国文人都争相阅读鲁拜。世界各主要语言的译本也相继出现。而且成千上万次以普通本、袖珍本、插图本和豪华本等各种形式出版印行。至今印行的数字已很难统计。今天，在世界上关注文化的人们中间，对海亚姆的鲁拜几乎无人不晓。因此，伊朗人对菲兹吉拉德应该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对他的贡献永志不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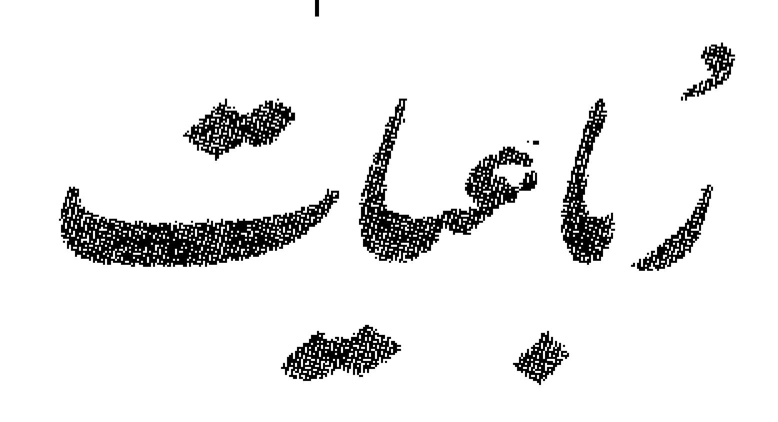
欧洲人广泛关注海亚姆的鲁拜之后，欧洲学者逐渐明白了一个事实：诗集中所谓的海亚姆的鲁拜并不全是海亚姆的作品。于是他们便设法分析鉴别，找出真正海亚姆的鲁拜。据我们了解，在欧洲学者中，在这方面工作做得比较多的有俄国东方学家茹科夫斯基、德国学者弗里德里赫·拉兹和丹麦学者阿尔托尔·克里斯丁生。他们的研究方法之一就是：把在为数众多的诗集中找到的属于别人的鲁拜从海亚姆的鲁拜中剥离出来。方法之二就是：对诗句中出现海亚姆名字的鲁拜进行仔细分析。方法之三是：尽量找出海亚姆鲁拜的可靠的古本。当然，他们也没有忽略对其鲁拜的思想内容进行研究，分析哪些鲁拜的内容与海亚姆的思想相吻合。我们早在他们之前，已经发现有些出现在海亚姆诗集中的鲁拜不伦不类，不仅从内容上看不像海亚姆的作品，而且语言也相去甚远。海亚姆是科学家和哲学家。他不以写诗为业。所以我们认定那么多鲁拜不可能都是他写的。另外，欧洲学者的研究也不能完全令我们信服。我认为他们的研究并没有把问题完全解决。显然，最好的方法是找到海亚姆诗集的古本，或者是尽可能接近他的时代的古本。可是迄今为止，这类古本并未发现。而且看来今后也不大可能发现。现存的国内外图书馆的最古的

抄本是公元15世纪中的抄本。德国杰出学者拉兹发现了一个抄本,结尾处注明721年字样(公元1321——译者)。但是抄本的字体是纳斯塔里格体。所以,这个抄本不可能是那一年抄成的。抄本上写的721年不可能是成书的年代。内行人士认为这个抄本成书的年代不会早于公元16世纪。我们现在看到的古本都成书于哲人海亚姆去世三百年以后。我们知道,抄书者在抄写诗人诗文时,既不会仔细认真全神贯注,而且也不一定有足够的鉴别眼光。他们只是匆忙草率地抄录材料。因此对任何一个现存的海亚姆鲁拜的抄本都不能深信不疑。相反,在我们进行一番研究之后,清楚地看到,这些鲁拜是不同诗人的作品。

至于茹科夫斯基的方法,即海亚姆诗集中发现其他诗人的鲁拜,就从他的鲁拜中剥离出来,在我们看来也不足以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别人的诗集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怎么能判断别人的诗集中的某一首鲁拜不是海亚姆的作品呢?比如在德黑兰国家图书馆里有一本书名为《阿列封诗集》。其中的一首鲁拜第一句是:"眼前的一切无非是水月镜花。"书中注明这是萨埃纳的作品。但是我们在许多他人的诗集中发现了这首诗,因此可以断定在萨埃纳以前这首诗已经存在了。

归于海亚姆名下的鲁拜有一千首之多。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其中绝大多数并不是他的作品。这点,看现有的成书于15—16世纪较为古老的抄本就可以明白。虽然抄录者未必精心选择,但是所有这类抄本中的鲁拜数目都不超过150首。这就说明:在15—16世纪,在没有认真鉴别的情况下,被认为是海亚姆的鲁拜并不超过150首。

至于说以诗中是否出现海亚姆的名字为准,也不能解决



问题。首先这类诗为数有限。其次就是出现海亚姆的名字也不见得就是海亚姆的作品。有的诗可能是对海亚姆说的话。即在招呼中出现了他的名字。有的可能是引证海亚姆的话。比如有一首鲁拜：

海亚姆，你的躯体犹如一座帐篷，
帐篷之王就是你的生命。
永恒的篷匠还造了另一个居处，
国王远游，他便拆掉这座帐篷。

还有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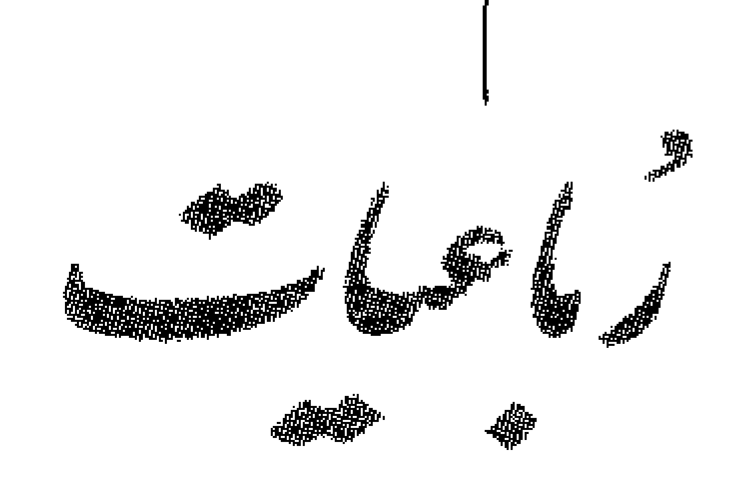
你应尽力为酒徒服务效劳，
根本不去守斋不去祈祷。
要听取海亚姆的忠告，朋友，
去饮酒，去行善，去剪径劫道。

这也不像是出自海亚姆之口的。可以想象它是别人所写，意在利用海亚姆的名声。还有：

请代我问候先知穆罕默德①，
然后毕恭毕敬对他陈说：
哈希米族的圣人，为什么酸奶合法，
而酒被禁，酸奶味道又酸又涩。

请代我问候海亚姆，
告诉他：海亚姆，你有欠成熟。
我何曾禁酒，成熟的人可饮，
不成熟的人若饮才是对主的亵渎。

① 先知穆罕默德是哈希米族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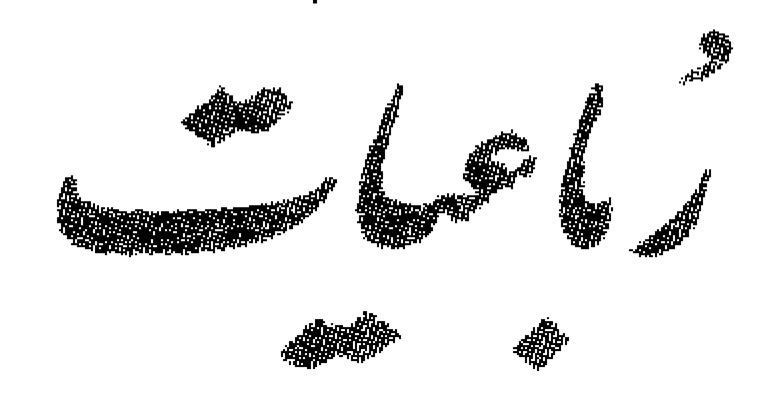
显然,这两首鲁拜只不过是不学无术者的胡诌。还有一首:

海亚姆支起一座哲理的帐篷,
焚身于忧愁痛苦的烈火之中。
永恒的剪刀剪断了他的生命的绳索,
决定命运的天使把他的生命断送。

正像拉兹博士所指出的,这是别人在写海亚姆。还有一个抄本中有一首鲁拜,第一句出现了海亚姆的名字。但是在更古的本子中,这里的海亚姆应为埃亚姆①。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有些鲁拜中虽然出现了海亚姆的名字,但不是海亚姆写的。有些可以存疑,有些是笔误,有些是别人的误植。这类事是发生过的。比如有人企图借用哈菲兹之名,把一首其他人写的抒情诗拿来,把笔名改为哈菲兹,把这首诗收入哈菲兹诗集。又比如有一首鲁拜,是阿夫扎尔②写的。这诗的第一句是:阿夫扎尔看到的一切都是虚妄。但有人把这句诗改为:世上的一切都是虚妄。从而把这诗说成是海亚姆的。提到这位内沙浦尔哲人的名字,应该说,他不大可能把自己径直称为海亚姆。海亚姆是他父亲的一个称号。我们还未发现他的同时代人或接近他时代的人直呼他为海亚姆。在必须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一般是把海亚姆(或海亚密)放在他父名依伯拉希姆之后的。或者称他为伊本·海亚姆(海亚姆之子——译者)。因此可以认为在他生前人们是不把他称为海亚姆的。后来为了方便,才用他父亲的这个名字称

① 埃亚姆为时光或日子。
② 阿夫扎尔(公元1186或1195年出生,1256或1265年卒),伊朗诗人。



他。

事已到此,为鉴别海亚姆的鲁拜剩下的路只有一条,即根据海亚姆的思想和风格把一首一首鲁拜分别加以检验,决定取舍。毫无疑问,海亚姆的鲁拜在具有鉴赏力的内行人看来是与众不同的。为了对他的鲁拜进行鉴定,就要有一个标准,以决定取舍。即确定哪首鲁拜是海亚姆的,哪首不是。为了把这个标准确定下,就要找出确定不疑的海亚姆的鲁拜。从这些鲁拜中分析出海亚姆鲁拜的韵味风格,然后再把各古本中所收的他的鲁拜按照他的风格特点进行分析。符合他的风格特点的,就确定下来,列入他的鲁拜,不符合的,予以舍弃。所幸的是,经过我们和其他人的多方搜求,终于找到了可以确定无疑是海亚姆的鲁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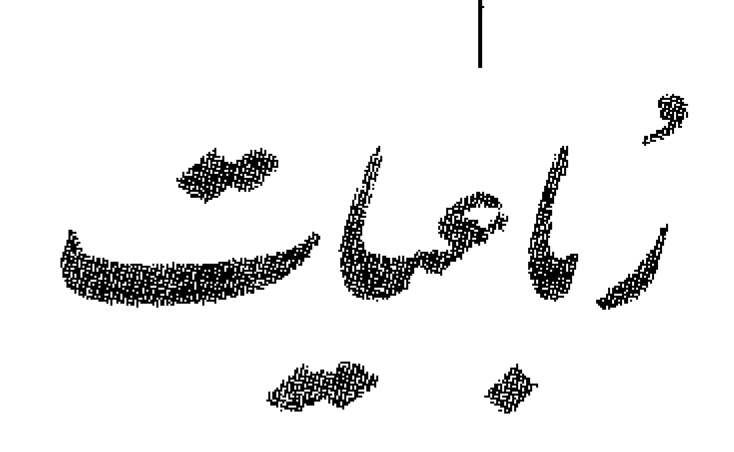
1. 谢赫·纳季姆丁·拉齐① 在《信徒的历程》一书中对哲学表示异议时,引用了海亚姆的两首鲁拜:

我们来去匆匆的宇宙,
上不见渊源,下不见尽头。
从来无人道出个中隐秘:
我们从何而来,向何方走。

不晓得造物主创造了人,
为何把他造得缺憾满身。
说造得好,为什么一朝虐杀?
说造得不好,错在何人?

《信徒的历程》写于海亚姆去世约百年之后(公元1223

① 谢赫·纳季姆丁·拉齐(卒于公元1247年)是伊朗苏菲派长老。



年)。考虑到作者的语气,可以肯定这两首鲁拜是出自海亚姆之手。

2. 在贾维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中,引用了一首海亚姆的鲁拜:

着意制造了一只精致的酒杯,
造成了就不应再把它捣毁。
兴头上创造了可人的身躯容貌,
扫兴时因何又把它捣毁?

《世界征服者史》成书于公元1259年。即海亚姆逝世140年之后。考虑到此书作者论述的权威性,这首诗也可以确定是海亚姆的。这首诗还在《瓦萨夫史》① 中引用,并注明是海亚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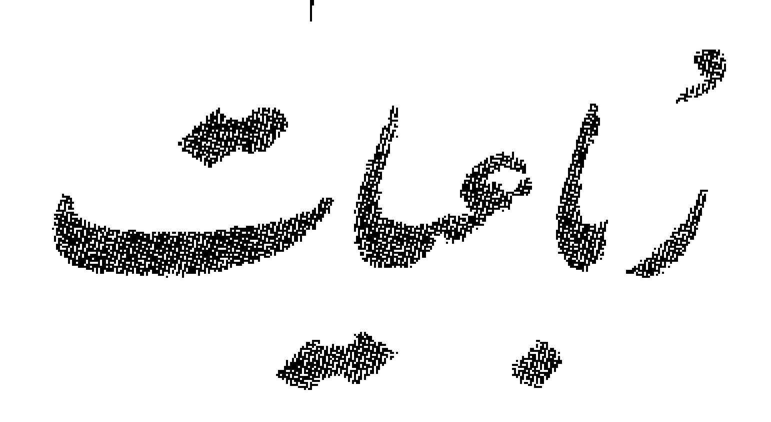
3. 哈姆杜拉·玛斯图菲在公元1329年成书的《史选》中引用了一首海亚姆的鲁拜:

这大地之上的每一粒灰尘,
或许来自昔日如花似月的美人。
拂去美女面颊的微尘,切勿鲁莽,
那微尘也来自美人的秀发和面庞。

我们下文还要提到,这首鲁拜在成书于公元808年的《史苑》中,也作为海亚姆的鲁拜被引用。茹科夫斯基也指出上述三部书里有这四首鲁拜。拉兹博士在海亚姆诗集前言中也提到这四首诗。

4. 德国东方学家兰皮斯近来在伊斯坦布尔一家图书馆

① 瓦萨夫(卒于公元1298年)的著作《瓦萨夫史》是伊朗历史著作,被认为是《世界征服者史》的续篇。内容翔实可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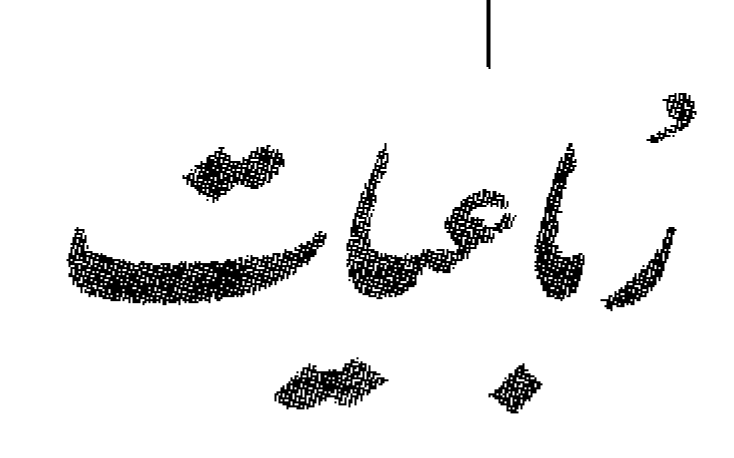


发现了一部鲁拜诗集。书名为《聚会花絮》。内收多位诗人的约四千首鲁拜。这本诗集成书于公元1330年。即在海亚姆逝世后200年之际。鲁拜的搜集者把这些诗分为17类。每类都包括不同诗人的作品。17个部分的内容分门别类,如赞颂、谴责、祷告、与主结合、离愁等等。在一些类别中收有海亚姆的鲁拜。此外还有一个收海亚姆鲁拜的专章,题名为“海亚姆精神”。这章收鲁拜33首。除去重复的两首,实收31首。此集是公元16世纪以前收海亚姆鲁拜最多的诗集。而且其中有些鲁拜是不见于其他选集的。我请尊敬的学者侯赛因·丹内什从伊斯坦布尔把《聚会花絮》的影印件寄来。现把这31首鲁拜照录如下:

若不跋涉艰苦途程,你将一事无成。
若不以血泪洗面,你将一事无成。
何必愁眉不展,就像是情人,
若不以身殉情,你将一事无成。

我一天也未将人世束缚摆脱,
我没有一次呼吸舒畅快活。
我虽事事向世道学习请教,
但人间事始终未能理解透彻。

我的心智时时把学问探讨,
使我困惑的问题已经很少。
七十二年我日夜苦苦寻思,
如今才知道我什么也不曾知晓。



敌人居然说我是哲学家，
创世主晓得他们说的是胡话。
自从我来到这充满忧愁的世界，
我是什么人，连自己也难于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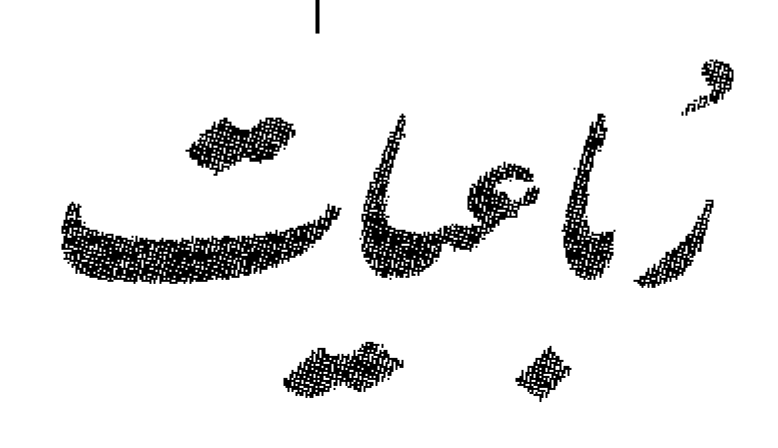
我们是欢乐之源和忧愁之根，
是公正的源泉和暴虐的根本。
又卑贱又高贵，又完美又畸形，
是神杯[①] 又是古镜，上生斑斑锈痕。

人生遂愿事少，违愿事多，
开颜欢笑吧，虽然受尽折磨。
要与明智之士交游为友，
你的身躯不过是水土风火。

你该高兴，昨天他使你充满幻想，
但同时又不让你实现一桩。
说什么好呢，在你全然不觉之际，
已安排定了你明天的下场。

往事如烟，何劳追忆，
来日未卜，知它是凶是吉？
过去与未来的都不足凭信，
领取而今现在吧，莫使年华匆匆逝去。

① 神杯指贾姆希德神杯。



你我出生之前日夜已穿梭轮替，
苍穹本就在悠悠运转不息。
当心，你的脚步要轻轻踏下，
或许美人的明眸就在那片地底。

这大地之上的每一粒灰尘，
或许就是往昔的王冠与印信。
拂去美女面颊上的微尘，切勿鲁莽，
那灰尘或许也来自美人的面庞。[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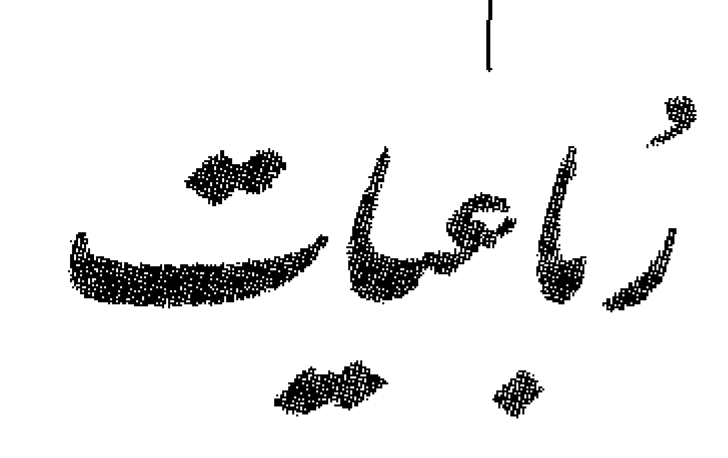
智者心中的每一个秘密，
要像凤凰一样深深藏起。
不见那珍珠在蚌壳中久久封藏，
它原本是大海心中水珠一滴。

希望的种子将长留在人生的禾垛，
你我走后还将巍立着这园林亭阁。
你的金银细软和财宝家私，
与朋友共享吧，若不愿被对头挥霍。

若能在希望枝头摘到一枚鲜果，
或许能从中发现命运的线索。
在这狭窄的牢狱还要经受几许折磨，

---

① 这首诗与本文中上述《史选》里引用的诗只差一句。



何不找一道门儿通向虚无的荒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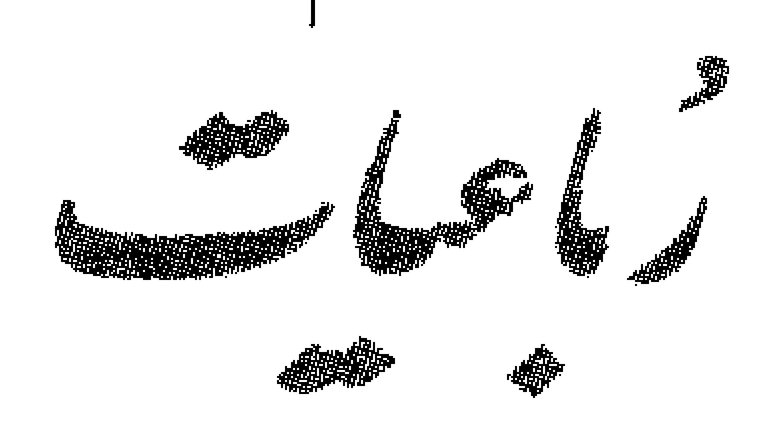
一口陈酒胜似一个新建的王国,
凡事无酒,最好一律摆脱。
一杯美酒胜过千个法里东国家,
酒罐陶盖比霍斯鲁王冠价值更多。

当世上鲜花吐蕊,蓓蕾乍放,
美人啊,请命人备足酒浆。
管什么仙境仙女天堂地狱,
全是杜撰,人们在有意张扬。

既然你无法破解这亘古大谜,
也无从知晓智者破译的天机,
何不用美酒绿茵创造一个人间天堂,
谁知那天堂上容不容你。

我不饮酒并不是由于贫穷,
也不是怕醉酒破坏名声。
我饮酒是图一时的欢乐,
如今如何能饮,你在我的心中。

如若天下事能以公正之尺衡量,
如若人世生活令人满意舒畅,
如若天地之间尚有公平二字,
正直人怎会有百结的愁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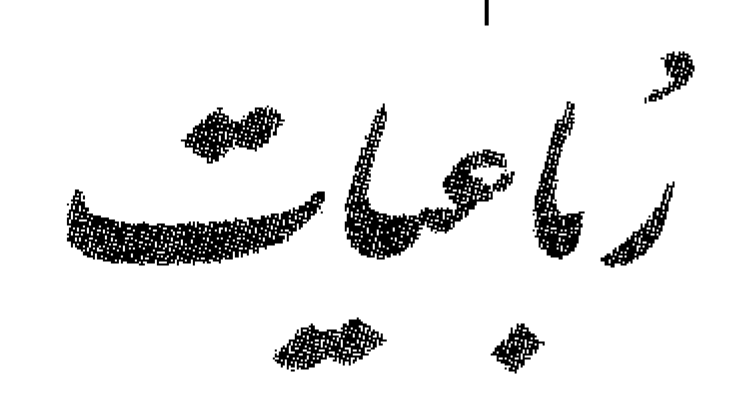
世人不断出生，有一个就是我，
积攒了财富金银，生活幸福欢乐。
事业才刚刚有了点眉目，
死神便一下子扑来，这就是我。

事事都不遂心，人生如此暗淡，
厄运与日俱增，安宁时时消减。
感谢主，若论折磨与灾难，
无需乞讨，我们自有取之不竭的源泉。

着意制造了一只精致的酒杯，
造成了就不应再把它捣毁。
兴头上创造了可人的身躯容貌，
扫兴时因何又把它捣毁？

有人苦苦寻觅，想探求事物的究竟，
不知纷纭的世事自然而然发生。
今天似乎找到了一事的根由，
明天看时，原来一切早经注定。

太阳的光芒岂能土掩泥封，
但人世的秘密又不可讲明。
理智从思维之海中捞取一粒珍珠，
由于恐惧，我不敢把这颗珍珠钻孔。



我要走了，在这不公平的人世之上，
一无所获，枉走了一番过场。
谁若能摆脱死神的纠缠，
我死时，他才配感到欢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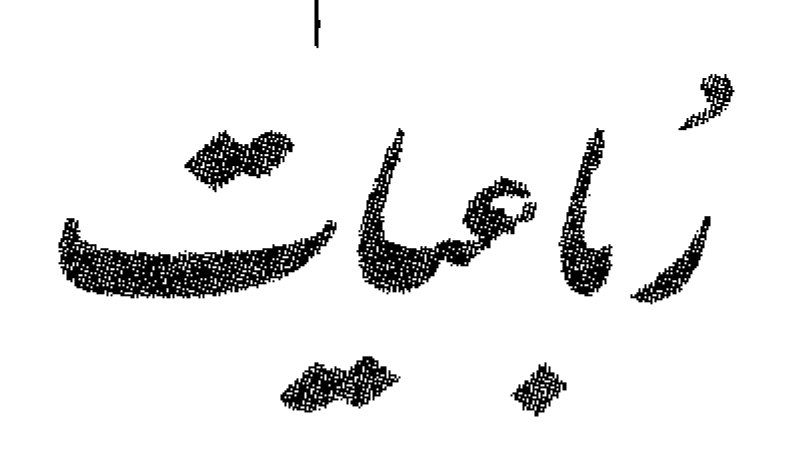
人的福分与寿命无法增减，
何必因厚薄多少而空自愁烦。
我们的命运并不取决于你我，
不像手中的蜡，任凭方圆。

让我生，对这人世无所增益，
让我死，对它也没有意义。
我的双耳从未听人讲清，
因何让我出生，又因何掠我而去。

切莫听信屈从命运者的指点，
且从美人手中接过醇酒的杯盏。
世人一个接一个远去，
可有人指出谁从去路返还？

昨夜我走进一家陶罐作坊，
见两千陶罐，有的沉默有的吵嚷。
猛然一只陶罐大喝一声：
烧罐的、买罐的、卖罐的现在何方？

可心的人儿，快拿上酒壶酒盏，



漫步在青草坪上，小河岸边。
世道把多少亭亭玉立的美女，
成百次化作酒壶，成百次化作酒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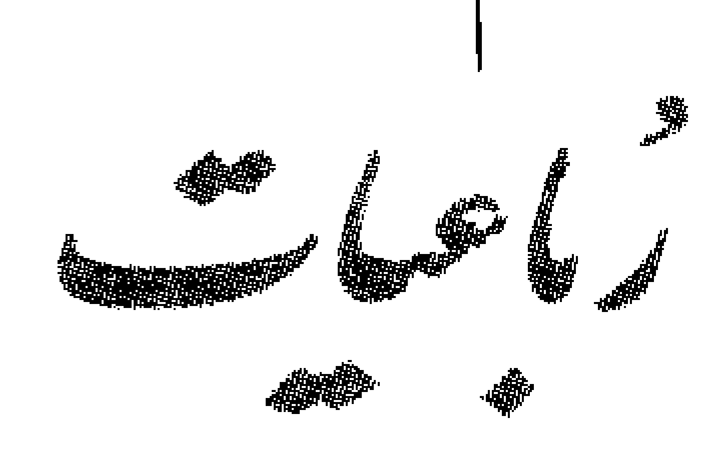
一天，我买了陶工的一个酒壶，
陶壶居然开口把秘密吐露：
我曾贵为君王，手中高擎金杯，
如今化作酒徒手中的酒壶。

看这雇工的水罐之上，
不是有君王的眼睛和大臣的心？
看那酒徒手中的酒碗上，
不是有醉客的脸和美女的唇？

5. 尊贵的学者穆罕默德·喀兹文尼几年前发现一本诗选，名为《文士之友》。书中内容分数章，其中一章收四行诗。还有专门一章收海亚姆的四行诗。内收他的四行诗 13 首。此书抄成于公元 1340 年，即《聚会花絮》成书 10 年之后。这两本书说明公元 14 世纪初，海亚姆和四行诗已经出名，并且公认他在创作四行诗方面有独特的风格和情调。《文士之友》中所收录的 13 首四行诗是：

纵使世界为你而创造装点，
也切勿痴迷，聪明人不眷恋人间。
许多似你的人已走，还有许多要来，
领取定数吧，趁你尚未被赶出人寰。

人的福分和寿命无法增减，



何必因厚薄多少而空自愁烦。
我们的命运并不取决于你我，
不像手中之蜡，任凭方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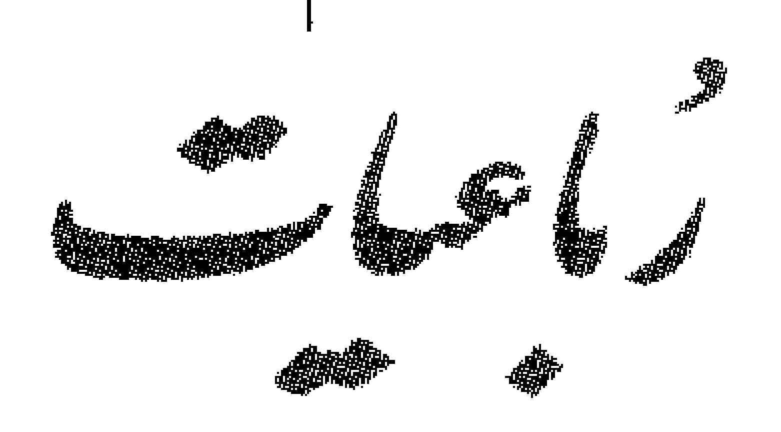
天亮了，娇生惯养的人啊，快起身，
浅斟慢饮，弹起你的竖琴。
谁在世上都不能长留永驻，
启程远行的再也无法回身。

你我在人生旅舍不能久驻长存，
疏远了美酒情人岂不过于愚蠢。
聪明人啊，这新与旧还要几许争论，
我们离开后，新与旧还有什么区分？

乌云降雨洗涤郁金香花瓣，
快快起身，斟满眼前的酒盏。
今天你在这草坪上赏花休憩，
来日青草就长在你的尸土上面。

昨晚我把陶制酒罐摔到石上，
贪杯过量才如此粗鲁荒唐。
可是那酒罐竟对我口吐人言：
我也曾像你，你也将与我一样。

如一滴水汇入大海，
如一粒沙撒落到大地。



你因何降生到这人世，
像一只苍蝇，来而复去？

谁若为命运变幻而愁眉不展，
连世道也为他而羞愧无颜。
饮一杯吧，谛听竖琴的呻吟，
趁这杯儿[①] 尚未粉身碎骨之前。

如海的人群在冥冥中诞生，
谁也无法把这神秘的珍珠钻孔。
每个人都自作聪明妄说一通，
没有人把自己的话真正弄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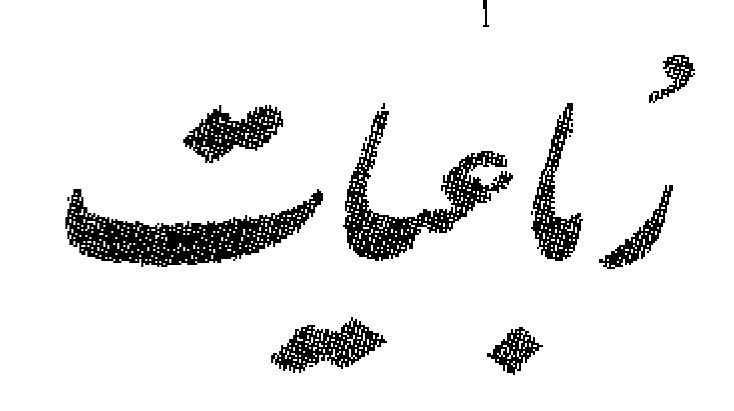
智慧老人啊，快起身，已是黎明，
请把那掘土的年轻人提醒：
关照他把手脚放轻，这土下埋着，
哥巴德的头和帕尔维兹的眼睛。

我们来去匆匆的宇宙，
上不见渊源，下不见尽头。
从来无人道出个中隐秘：
我们从何而来，向何方走。

存心与你我为敌的是头上的苍穹，

---

① 杯儿可能喻指饮酒的人。



它蓄意了结你我无辜的生命。
何不及时行乐，在这草坪上畅饮一杯，
你我尸骨之上将又是一番郁郁葱葱。

喂，你受制于四大元素和七大星辰，
你不断在这四与七之中辗转呻吟。
畅饮一杯吧，我成千次对你说过，
你走了就再也无法回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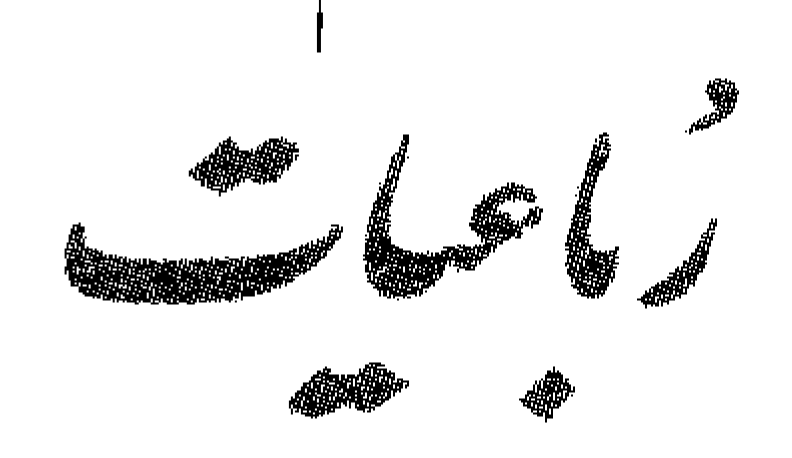
应该注意的是在这 13 首鲁拜中，有一首（第 2 首）与《聚会花絮》中的一首重复。还有一首（第 11 首）与《信徒的历程》中的一首重复。

6. 学者赛义德·纳菲希先生几年前在国家议会图书馆发现一卷诗集。抄成于公元 1349 年，即《文士之友》成书 9 年之后。其中收有海亚姆的四行诗 11 首：

新人旧人一代接着一代，
代代世人匆匆接踵去来。
谁也无法在这古老的世界永生，
有来有去，人去后又有人来。

一个人被带到世上，另一个被掠走，
个中奥妙没有人能够参透。
我们的命运从来就如此这般，
人生如杯，杯杯耗尽我们生命之酒。

从地底深处直到土星之颠，
我已解决了宇宙的一切疑难。



如今,没有什么难题使我困惑,
但面对死亡之结我仍感到茫然。

美人啊,请以你妩媚的红颜,
为我们痛苦的心排解愁烦。
取来美酒,让我们开怀畅饮,
趁我们的尸土制成酒坛之前。

朋友啊,请听我一句忠言,
高举红酒与翠柏般美人倾谈。
世界的造物与你我一样,
对世上之事也一筹莫展。

你我在人生旅舍不能久驻长存,
疏远了美酒情人岂不过于愚蠢。
聪明人啊,新与旧还要几许争论?
我们离开后,这新与旧还有什么区别?

人一生起码的穿戴吃喝,
可凭自己去做工挣得。
其余一切都不足挂齿,
何必为那些把宝贵生命消磨。

我长年排解不开烦恼与忧愁,
你却幸福欢乐,养尊处优。
这二者都不足凭信,因为无常的天命,

把千百条诡计深藏在幕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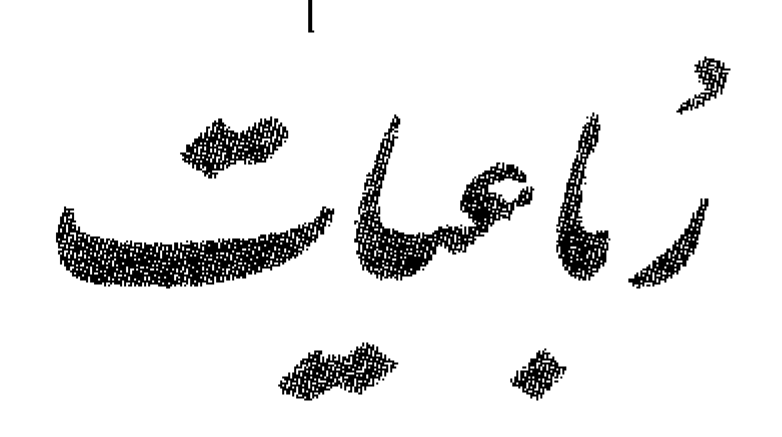
含辛茹苦使人品格纯洁高尚，
珍珠晶莹，因水滴在蚌中封藏。
虽一文不名但头颅依然完好，
今朝杯中无酒，明日醉饮千觞。

纵使世界为你而创造装点，
也切勿痴迷，聪明人不眷恋人间，
许多似你的人已走，还有许多要来，
领取定数吧，趁你尚未被赶出人寰。

快起身，饮下这杯醇酒，
趁这世道对你还未下手。
乖戾的老天一朝会突然逼来，
连口清水都不容你入喉。

这些诗中的第6首和第10首也收在《文士之友》里。至此，已经有53首鲁拜是确定无疑属于海亚姆的。这些鲁拜都出现于公元13世纪初至14世纪中。收录这些鲁拜的人都距海亚姆时代不久。因此这些鲁拜是可靠的，而且这些鲁拜的风格相近，内容上也相似，无任何互不谐调之处。如果对这些鲁拜也持怀疑态度，那就根本谈不上海亚姆的诗了。

7. 除去这53首确定无疑的鲁拜之外，还有几首可以增加。与笔者合作编这本书的可敬的学者卡赛姆·卡尼先生在国会图书馆找到一本类似诗人传记的书，其中收有30位诗人的诗，内有海亚姆的鲁拜5首：



看这漫漫长途上络绎不绝的旅人，
可有一个回来答一声我们的询问？
当心，在这阴阳两界的交叉路口，
切勿遗下什物，去后便无法回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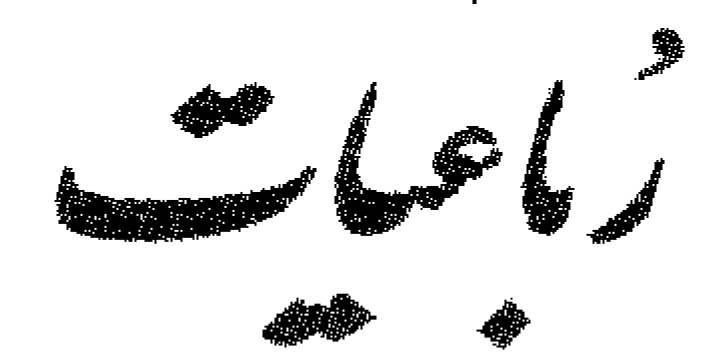
即使你不吃不喝不息不眠，
也无法与四大元素把关系割断。
谁给你什么，他终归还要收回，
你原来是什么，日后还将复原。

命运之神斥我一声声呸，
一事无成，年华空付流水。
生命即将告终，我说：到头了？
它答道：有什么办法，早已柱折垣颓。

可心的人儿，快拿上酒壶酒盏，
漫步在青青草坪，小河岸边。
世道把多少亭亭玉立的少女，
成百次化作酒壶，成百次化作酒盏。

即使你命运之根生出长寿枝条，
即使有长寿衣衫做你的罩袍，
你也不会长生不老，你的身躯像帐篷，
它的四个角钉已经动摇。

这个集子中所提到的诗人都早于公元14世纪。从时间上说起于菲尔多西，止于萨迪及其同时代诗人，而无哈菲兹。



可见这本集子编者生活的时代早于哈菲兹。从集子中诗文字体写法和书写规则上看也可以肯定，此集问世不迟于14世纪。因此，这本集子如果不早于《文士之友》及其同时代抄本，也与这些抄本同时。从内容上看，完全有把握把此集中的鲁拜归于上述53首一类。由于这5首鲁拜中的第四首也收在《聚会花絮》中，我们只能加上四首鲁拜。

8. 这57首鲁拜几乎完全可以确定是海亚姆的作品。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工作，即以此为标准，鉴别其他所谓海亚姆的鲁拜。除此以外，我们在上述六七两个集子中还发现10首鲁拜在集中未指出作者的名字，但是在其他海亚姆诗集中也都出现，而且还有一首出现在《信徒的历程》中。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10首鲁拜加在上述57首之上。当然如果我们要谨慎一些，不把这10首算作海亚姆的作品，最终的结论也没有大的变化。这10首鲁拜是：

一群人探讨宗教的教义，
一群人思索人生不易之理。
我担心有朝一日一声呼喊：
无知的人们，这二者都不是真理。

宁可如同兀鹰一样啃一块骨头，
也不要做人食客向小人伸手乞求。
宁可咀嚼自家的大麦面饼，
也不要去讨守财奴的酸味果酒。

你何时才不为悭吝者尽力效忠？
切莫如苍蝇竞血，枉送性命。

رباعیات

家有隔夜之粮就不要伸手求人，
宁吞噬自己的血也不要乞求他人面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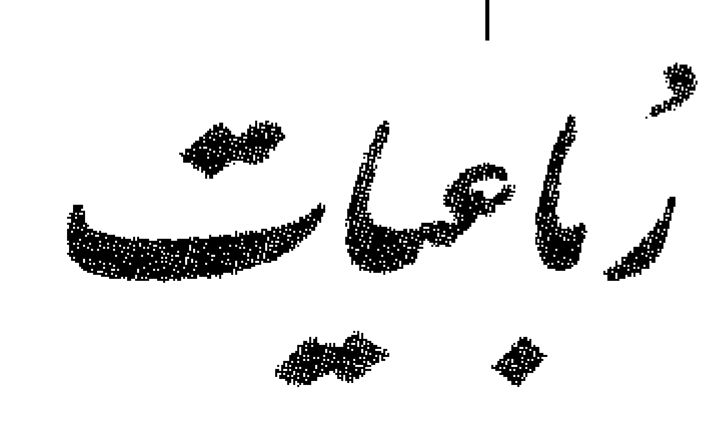
一个人，家有隔夜之粮，
壶中有水，哪怕是壶破水凉，
为什么去侍奉不如自己的人？
因何为与自己一样的人劳碌奔忙？

喂，眼睛，你若未失明应该看清，
看清这人世上纷乱不堪的情景。
帝王将相深深被埋入地底，
如花似月的美女落入蚂蚁口中。

啊朋友，为无常的世道何必忧愁，
切莫让愁烦充溢自己的心头。
已往的已往，未来的尚未到来，
及时行乐吧，何必为往事与明日担忧。

世上人哪个能敌过天命，
大地永远饥渴地吞噬生灵。
且慢得意说未把你吞掉，
时候一到，对你也绝不容情。

人生到头终归是一切皆空，
世上万物终会变得无影无踪。
一切存在之物都应视同乌有，



乌有之物也可想象就在世界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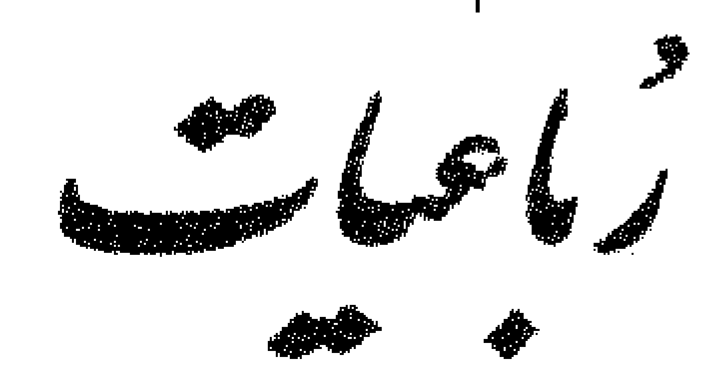
他以神力创造了人的躯身颜面，
但又事事把恶人照顾成全。
若说酒罐有违穆斯林之道，
酒不也盛在他创造的葫芦里面？

我们来去匆匆的宇宙，
上不见渊源，下不见尽头。
从来无人道出个中隐秘：
我们从何而来，向何方走。

我们以确定不疑的海亚姆的66首鲁拜为标准，考察哲人海亚姆的语言特点，首先感到的是他的诗极其朴实平易。他的语言不仅毫不雕琢和铺陈，而且也不见诗意的想象，可以说，除了协韵之外，几乎没有像诗的成分。但是这些鲁拜却极其流畅洗练，富于表现力。他的诗歌的语言完全适合他所要传达的内容，二者浑然一体，没有任何不相协调之处。很明显，作者不想修辞炼句和刻意求工，一切都服从内容。这些鲁拜的内容十分典雅别致，明白准确。因而这些诗超过任何刻意求工的诗作。作者的风格是严肃郑重的，毫不轻浮嬉笑。同时又流露出某种情趣，十分机智和巧妙的情趣。诗人的语言富有表现力，读者读来毫无滞涩之感。他的鲁拜的内容反映了一位深思的哲人的求索。他想破译世界的大谜，寻求人的命运和创造人的奥秘，搜求死亡的谜底。他为人生不永，世道多舛而感到困惑和遗憾。他因才俊之士英年早逝而感到悲伤和痛苦。他敏锐地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并欣赏这种美，指出

这种美的享受转瞬即逝,应该珍惜生命,而不应虚度人生。因为人人都要死亡,而且一去不返,所以人应快快乐乐地生活,不应为非作歹。应该知足常乐,不应贪心不足,不应有非分之想,不应丧失人格与尊严。人在他人面前不要自卑自贱,对别人的无知妄说和无聊的期冀,不论是关于今生的还是涉及彼世的,都应该嗤之以鼻。人应该有崇高的理想。地位、权力、威望和享乐都不能持久,而且迅即消逝。人都有一死,死后变为一抔黄土。人们又用这土脱坯制罐。人面对死亡以及死亡以后完全一样,无尊卑之分,所以对世界不必过于眷恋,也不应骄傲自负。

这一切教训劝诫和哲理思索都在他的鲁拜中有所反映。但是读者却感觉不到劝诫的呆滞和苦涩。一切内容都是通过酒、情人、草坪和鲜花等意象表达出来的。有人认为海亚姆号召人们嬉戏纵酒。但是实际是他不以说教者自居,他无意承担任何一种诗人的职责。他不歌功颂德,不为情侣分离而悲叹,不为他们欢聚而欣喜。他不以诗祈祷,也不以诗哭诉哀求,也不以诗去宣扬苏菲的教义。他的诗完全是出自对宇宙的沉思。我们为什么来?又为什么去?世人中没有什么人能懂得真理,没有任何人能冲出这漫漫长夜。大家都在编造神话,都在为人催眠。最终他们自己也陷于沉沉大梦。这就是我们从海亚姆的鲁拜中所读到的一切。以此为标准,我们就可以把公元 15 世纪和 16 世纪国内外所发现的所谓最古老的鲁拜版本(付印的和没有付印的)拿来,把其中一首一首鲁拜加以鉴别。凡是符合上述内容的,我们就加以肯定。凡是与上述内容不符的,就予以摈弃。当然,语言的正确无误和通顺流畅以及内容充实深刻也应作为条件。因为在没有确定不疑



的证据和准确无误的原文的情况下，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一首语言苍白，内容空泛的鲁拜是海亚姆的呢？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哲人海亚姆一反常例，浪费宝贵时间去做这种无聊的语言游戏呢。这里我们试举数例：

快给我酒，不必多费唇舌，
你的红唇就是我今夜的份额。
让酒染红我的面颊，像你的面颊一样，
我的悔过像你的秀发，一波三折。

这首我们把它排除了。因为这是纯写爱情而无哲理意味。还有一首：

啊，醇酒，我澄清的酒浆，
我一杯杯地饮，你看我已发狂。
人们远远望见我的身影，
都说酒爷，你来自何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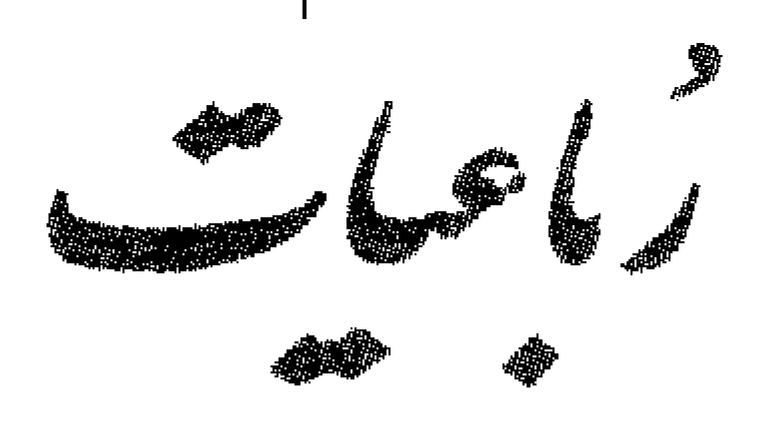
我们也排除了，因为除了狂饮别无其他内容。还有一首：

喂，常春花也赞美你的模样，
中国美女也羡慕你的面庞。
你明眸轻灵一动便教会巴比伦国王
如何摆布调遣车兵象相。

也被排除了，因为它不仅没有哲理意味，而且造作痕迹明显。与此相类的有；

可忍受的爱情不是真正爱情，
它像半熄的火迸不出火星。
有情人不论何年何月不论黑夜白天，
都激情满怀寝食俱废烦躁不安。

也被排除了，因为这是言情的，或是苏菲派的。还有：



你若不听从我的规劝，
看在主的面上不要伪善欺骗。
彼世永存，而现世不过一瞬，
为瞬时可不要断送无尽的永远。

也没有入选，因为这首诗纯属说教，而且内容也无任何引人之处。又如：

九月[1] 过去了十月已经到来，
又到了开心时刻，让我们作乐开怀。
只见缕缕行行的行人肩扛东西走近，
细看那是一个个羊皮酒袋。

我看也不是海亚姆的。因为语言和内容都很粗俗。又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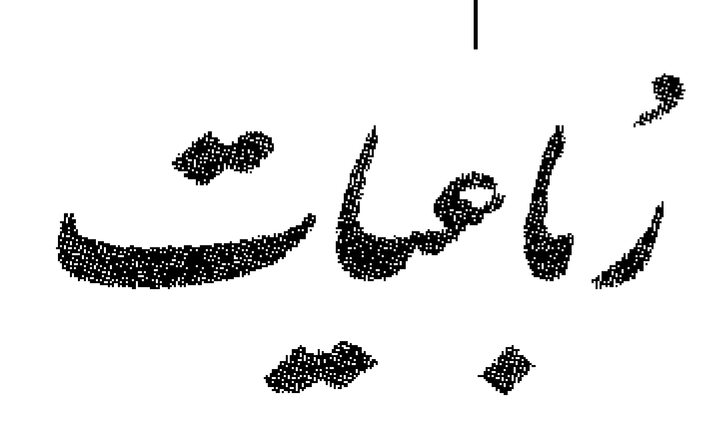
虽然我从来未曾虔诚敬主，
虽然我从未拂净脸上罪恶的尘土，
但对你的宽大慈爱始终不疑，
我从未指一为二，我始终没有糊涂。

也没有入选，因为这纯属祷告。

总之，我们分析每首鲁拜，用确定的标准检验，凡是语言和内容与海亚姆的诗的风格不合的，而且没有任何动人之处又内容重复的就一概不选。有一首鲁拜根据确定的标准我们没有选，虽然这首诗出现在一些海亚姆的诗集中，而且在某些选集中还叙述了一则故事。据说，海亚姆死后，他母亲梦到了他，问他在彼世生活如何。他便口吟一首鲁拜：

你命中注定葬身于狱火之中，

① 按伊斯兰历，九月为赖买丹月，即斋月。



你葬身狱火，火才更加炽烈通红。
要祷告到何年何月，祈求宽恕海亚姆，
你怎么可能唤起主的怜悯之情？

不知什么人编造了这种神话，说海亚姆认为死后会受到狱火的考验，并祈求饶恕。也不知此诗的作者指的是哪个海亚姆。总之这也是我们弃之不取的鲁拜之一。还有一首鲁拜是《史苑》① 的作者用以写海亚姆的。据说是海亚姆临终的话：

主啊，我对人生感到厌倦，
我如此寂寞如此贫寒。
你创造了一切，你关爱世人，
请救我出这贫寒的人间。

我看这是有人根据传言或出于个人判断，认为似乎海亚姆的鲁拜有渎主之嫌，这首鲁拜的作者为此感到遗憾，就伪造了这首诗，以及“主啊，你打碎了我的酒壶”之类的诗为海亚姆开脱。

需要说明的是希望不要有人根据我的研究断定我对诗歌中写到训诫、规劝、祈求、颂恩、苏菲思想、道德操守和爱情等内容持反对态度，或者以为我主张这些诗歌不如海亚姆的诗写得好。相反，可以说，没有任何人比我更加推崇萨纳依、内扎米、阿塔尔、萨迪、哈菲兹和莫拉维。问题是海亚姆的诗是一种独特的现象，自有它的吸引人之处。如果深入思考我的论述，就可以明白，他的鲁拜也是一种倾诉，也有某种苏菲色

① 《史苑》也可译为《历史的天堂花园》。为毛拉·胡斯鲁·阿巴尔古希于公元1405年创作的历史著作。

彩,也是一种劝诫,也不乏爱情篇章。这些鲁拜把所谓诗的因素发挥到了极致。

最后,应该指出,我编选了这本《鲁拜集》,把这些鲁拜作为海亚姆的作品介绍给读者,但是我不敢斩钉截铁地说:这些诗就是海亚姆的作品。或者说我介绍的是海亚姆的鲁拜的全部。按我的观点,这些诗是内沙浦尔哲人海亚姆式的鲁拜,很有可能出自海亚姆本人的笔下。评判的标准是我的艺术感觉,但却没有书面凭证和确定不疑的证据。如果有人有不同的艺术感觉,我不拟进行争论。只是希望日后能有可靠的书面材料面世,使后人不至于仅凭对艺术风格的感觉作出判断。

穆罕默德·阿里·伏鲁基,德黑兰

太阳历 1320 年 1 月(公元 1941 年)

附录二

萨迪克·赫达亚特编《海亚姆鲁拜集》序言

或许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本书像海亚姆的《鲁拜集》这样受到赞扬，受到谴责，受到怀疑，被人篡改，被人攻击，被人议论，从而获得世界声誉，最终，为人茫然不解。如果把论述海亚姆的鲁拜的书都收集到一起，肯定成为一座大型图书馆。现有的海亚姆的鲁拜集，最少收集鲁拜 80 首，多至 1200 首。所有他的诗集几乎都是各种思想的大杂烩。我们不妨消遣一番，翻开他的某一本鲁拜集，那么我们便会看到形形色色互相矛盾的新旧思想。假设一个人能活 100 年，每天两次改变自己的观点和信仰，他也不可能写出包涵如此庞杂思想的作品。这些鲁拜所表达的思想是各种各样的。伊斯兰神学、自然主义、无神论、苏菲主义、乐观主义、悲观主义、轮回转世说、歌颂鸦片、提倡吸鸦片烟、歌颂大麻、纵欲主义、禁欲主义、唯物质论、放荡不羁和虔诚拜主等等。能够设想一个人经历了这么多思想阶段，终而成为哲学家代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吗？面对这么一锅大杂烩，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当我们翻检古籍中海亚姆的生平时，看到的仍然是互相矛盾的叙述。这种矛盾现象往往在论述巨人的思想中表现出来。归根结底还是对海亚姆的认识上存在着差异。而许多有关他的传说也给正确检选

他的鲁拜增加了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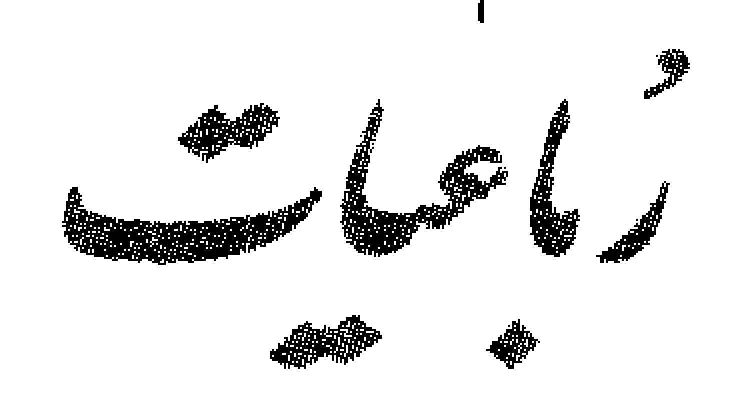
笔者不拟全面论述海亚姆生平，也不想重复别人对他的评论，因为本书篇幅有限。本文所要探讨的是伟大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海亚姆名下的一些具有哲理内容的鲁拜。或许有些鲁拜是误植于海亚姆名下的。但有一点是确定不疑的：这些鲁拜是公元 11—12 世纪时，以波斯语创作的作品。

迄今为止，最早的海亚姆鲁拜抄本是波德林本（剑桥本）。这是公元 1460 年设拉子抄本。也就是海亚姆逝世三个世纪后的本子。这个抄本收鲁拜 158 首。抄本问世后不断受到指责。因为这个本子也收有不少其他人的作品。

菲兹吉拉德不仅是海亚姆鲁拜的翻译者，而且他还从这位伟大的哲学家身上获得灵感，他在自己译的鲁拜集中也创作了鲁拜。这些鲁拜无论如何也不能归于海亚姆名下。菲兹吉拉德的判断能力高于许多古代海亚姆生平传记的作者。他能凭借自己的欣赏能力判断出哪些诗是真正的海亚姆的鲁拜。而海亚姆鲁拜的法文译者尼古拉则认为他是一位苏菲派诗人。说他是利用酒和萨基来体现他对神的爱。勒南[①] 这位有独特眼光的人居然还能从尼古拉的蹩脚的译文中认识真正的海亚姆。

最早记述海亚姆的书是海亚姆的同时代人《文苑精英》的作者内扎米·阿鲁兹依。他自称是海亚姆的学生、朋友和崇拜者。他怀着衷心的敬意提到海亚姆。但他笔下的海亚姆是天文学家。他没有提到海亚姆的鲁拜。另一部书《哲人传续编》的作者阿布尔·侯赛因·贝哈基也提到海亚姆。他说自己幼年

① 勒南（公元 1823—1892 年），法国历史学家和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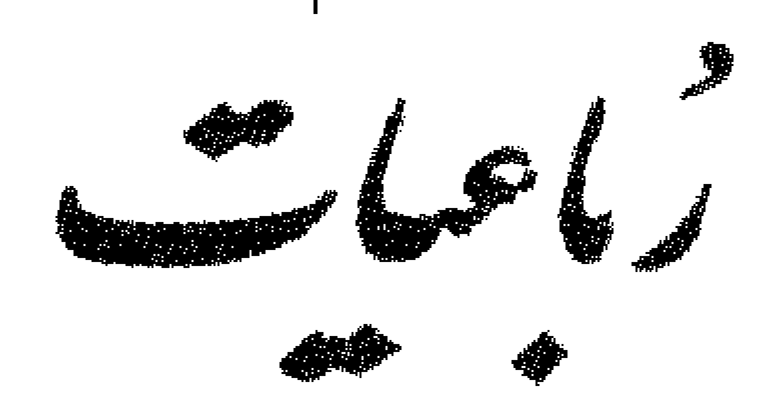


(公元 1113 年)曾听过海亚姆的课。他这本书约于公元 1166 年问世。他也没有提供海亚姆的更多的资料,他只记述了海亚姆的头衔是“学者、哲学家和教长”。他还说海亚姆的家庭是内沙浦尔的世家。他本人在学术和哲理上师承伊本·西拿。并说他不苟言笑,脾气暴躁和没有耐心。此外还有几部提到海亚姆的著述。只说到他除去天文学和数学,还研究过医学、词汇学、神学和历史。在这些方面也都闻名于世。但是在上述著作中,都没有说他写过诗。可能在海亚姆生前,由于人们的偏见,他的诗没有公诸于众和结集行世。只是一小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知道他写诗,也许是他们出于自己的兴趣,记录下他的几首诗。这些诗在海亚姆逝世之后才为人所知,并且被认为是渎神背道之作。再以后他的鲁拜与模仿者和与他思想迥异的人们的鲁拜一起结集问世。关于他的鲁拜问世后的反映,可参见《信徒的历程》一书。第一部提到海亚姆是诗人的书是一本阿拉伯文著作《深宫仕女》,作者是欧马杜丁·卡台伯·伊斯法罕尼[①]。此书写于公元 1176 年,大约是海亚姆死后 50 年左右。作者称他是霍拉桑诗人,介绍了他的生平。

另一本提到海亚姆的书就是《信徒的历程》。作者是纳季姆丁·拉齐。此书写于公元 1213—1224 年。这本书颇有史料价值。因为作者是一位偏激的苏菲派。他对海亚姆持否定的态度。他说海亚姆是哲学家无神论者和大自然的崇拜者。他说:“理念的体现是理想,实践的体现是苏菲之道。哲学家无神论者和自然的崇拜者达不到这两种境界。他们茫然若失,

---

① 欧马杜丁·卡台伯·伊斯法罕尼(公元 1125—1201 年)是伊朗历史学家和文学家。



徘徊歧路。在不懂真理的人们眼中，学者之一是欧玛尔·海亚姆。他茫然不知所措，居然写出这样的鲁拜：

我们来去匆匆的宇宙，
上不见渊源，下不见尽头。
从来无人道出个中隐秘：
我们从何而来，向何方走。

不晓得造物主创造了人，
为什么把他造得缺憾满身。
说造得好，为什么一朝虐杀？
说造得不好，错在何人？

哲学对于生而后死，死而后生的看法是什么呢，对于这个使人困惑不解的问题的答案何在，以至于使人唱出：

不晓得造物主创造了人，
…… ……

纳季姆·拉齐的判断对了解海亚姆的思想和哲学有特别重要的价值。这位苏菲派作家肆意挖苦和谩骂海亚姆。由于他生活的时代接近海亚姆的时代，这位作者对海亚姆的各个方面比别人都更加了解，而且把他对海亚姆的看法也清楚地表达出来，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海亚姆不仅不是苏菲派和宗教人士，恰恰相反，他是这类人的可怕的敌人。还有其他一些古籍，如《灵魂的纯洁》、《史苑》和《哲人生平》[①] 等，在这些书

---

① 《灵魂的纯洁》是一部阿拉伯文作品。作者是沙亚尔祖里，此书创作于公元1190—1214年。其内容是伊斯兰前后122位哲学家生平。《哲人生平》的作者是扎克里亚·喀兹文尼。创作于公元1232—1275年。内收有19位诗人生平。

中也有关于海亚姆的记载。但是这些记载多为杜撰,错误甚多。其内容不是出于偏见,就是捏造的传闻,与真正的海亚姆相去甚远。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对这些资料进行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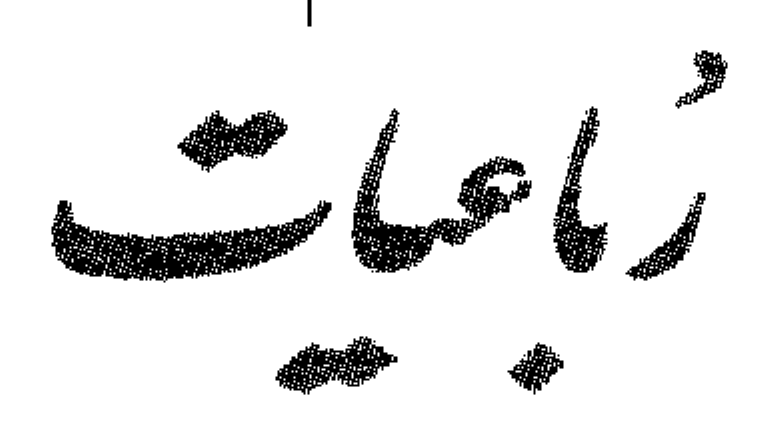
迄今发现最早的海亚姆鲁拜的原作就是成书于公元1340年的《文士之友》中的13首鲁拜。这13首鲁拜载于柏林出版的罗真本《海亚姆的鲁拜》之后。这13首鲁拜不仅载于最古的史籍,而且其内容风格也与海亚姆的精神和哲学相合。因此可以断定这13首鲁拜和《信徒的历程》中的两首鲁拜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据此可以说这些鲁拜的作者是一位具有独特思想方式的哲学家。也就是说,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崇尚自然,具有唯物思想的哲学家。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上述鲁拜视为海亚姆的原作,而以这些鲁拜作为标准来鉴别其他海亚姆的诗作。所以这些鲁拜就是本书作为判断的基础。凡是用词和表现手法值得怀疑,或者带有苏菲色彩的鲁拜,一概予以排除。

但是还有一个难题需要解决,即有些人声言,海亚姆随着年龄的增长,曾数度改变思想。早期他是个豁达不羁纵情豪饮的人,是一个无神论者。到了晚年他追求幸福,皈依真主。一天,他在月光下饮酒,突然一阵狂风吹倒了他的酒壶,酒壶摔碎。海亚姆怒从中来,他对真主说道:

主啊,你打碎了我的酒壶,
断绝了我的享乐之路。
我饮我的酒,你发什么酒疯,
恕我无礼,难道你也醉得一塌糊涂?

真主惩罚他,使他的脸变黑。海亚姆又吟了一首:

这人世上有谁清白无罪,你说,



清白无罪他怎么能活，你说。

我作奸犯科，你滥施刑罚，

你我区别何在，你说。

于是真主又赦免了他，他又容光焕发了。他的心中也顿时豁然开朗。他说："主啊，请你把我召到你身边吧。"说完，他的灵魂之鸟就飞离了他的躯体。

这个离奇可笑的故事对海亚姆比纳季姆丁·拉齐对他的谩骂更加恶毒。怎么能够想象一个创作了上述14首内容那么充实的鲁拜的哲人，一个对人世百态千般嘲讽的哲学家会在晚年流着泪，以一个阿訇的口吻，向他谴责过的真主祈求宽恕呢？这个故事或许是诗人的某个朋友或追随者为了保存他的鲁拜这一巨大的精神财富而杜撰的，以备有人看到他的激烈的鲁拜产生反感时，能够谅解诗人。还有一则故事也很有名。说的是海亚姆死后，他母亲不停地祈祷，请求真主宽恕他。于是海亚姆就出现在母亲的梦中，口中吟道：

你命中注定葬身于狱火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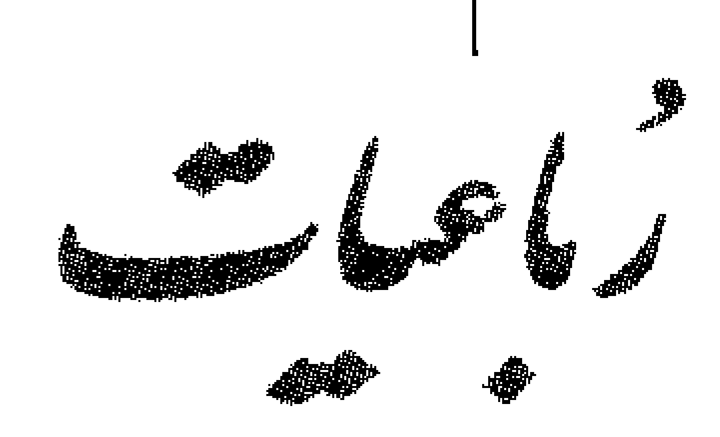
你葬身狱火，火才更加炽烈通红。

要祷告到何年何月，祈求宽恕海亚姆，

你怎么可能唤起主的怜悯之情？

应该说，到了彼世海亚姆的才能是大为退化了。他居然吟出这样低劣的阿訇式的诗句。这类有关海亚姆的传说还有很多，不再赘述。如果把这类传说收集在一起，肯定能编出一本令人笑掉大牙的书。

但是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海亚姆的思想在偏执迷信低级庸俗的环境中，究竟有多么巨大的影响。了解这点，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海亚姆。市井俗人、苏菲分子和三四流诗人对海



亚姆的恶意诽谤由来已久。他的鲁拜中掺杂了大量与他思想格格不入的伪作。这点说明自认为海亚姆的思想威胁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人们是多么不遗余力地歪曲他的思想。

我们则要根据海亚姆的鲁拜原作表明海亚姆的思想几乎自始至终都是一贯的。诗人从青年时代直至老年一直遵循着一种特定的哲学,从未产生丝毫动摇,也没有任何犹疑和忏悔。诗人年轻时问自己:永恒的画家为什么把我创造出来?他问得极其自然,体现了海亚姆特有的深刻思想:

虽然我生就了这姣好的面庞,
体如松柏,颜面如同郁金香。
令人不解的是在这大地乐园,
永恒的画家因何把我描绘成这般模样。

他年轻的时候就感受到生活的痛苦与不幸,而以酒浇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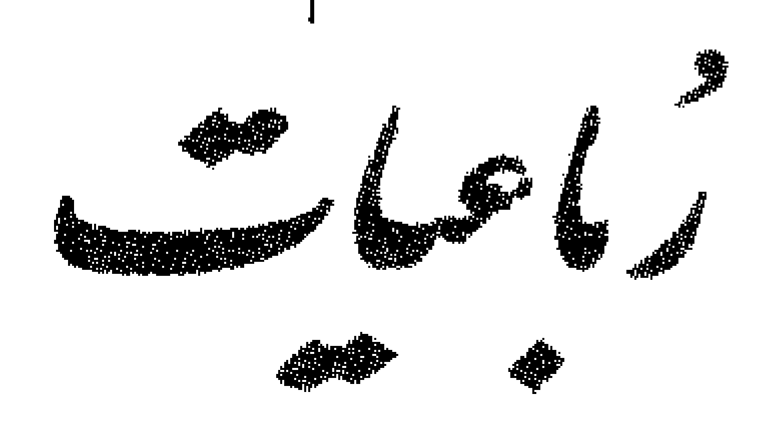
如今正值我的锦绣华年,
我畅饮美酒,志得意满。
不要责我,这酒虽苦但却可口,
因为我的生活也同样苦不堪言。

在下面的鲁拜中,他慨叹青春的飞逝:

可惜啊,青春的篇章已然翻过,
春的灿烂已变为秋的萧瑟。
我们名之为青春的时光,
不知何时到来又何时匆匆流过。

诗人满头白发,以颤抖的手端起酒杯。如果他相信彼世会有更好的生活,他当然会忏悔,为另一个世界的幸福作准备。

上述这首鲁拜清楚表明一个执有唯物观点的哲学家的惋



惜心情。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感到死亡阴影的威胁,要寻求慰藉,但不是到宗教寓言中去寻求,他吟道:

白发苍苍,我高举起这酒杯,
我不会假仁假义痛心忏悔。
我的生命之杯已满七十,
此刻不作乐日后哪还有机会。

只要细心观察,就可以发现,上述四首他的生平不同时期创作的鲁拜的思想方法遣词造句和哲理内涵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断定:海亚姆从青春时期到生命终结都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和怀疑主义者(或者至少他在鲁拜中是这样的)。这种悲怆的语调,除去上述14首鲁拜的作者,别人是没有的。海亚姆的文学和哲学风格始终没有改变。只是到了晚年,在他的创作中,对纷纭的世态中的必然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悲观情绪,而这种悲观情绪又是通过乐观形式表达的。

总之,鲁拜这种短歌每首由四句组成。它形式短小,但内涵深厚。只要我们有10首鲁拜在手上,就可以据以判断这些鲁拜的作者在重要哲学问题上的态度。可以得知作者的思想方法。因此,我们可以根据上述已有的鲁拜从五光十色为数众多的鲁拜中分辨出哪些是海亚姆的原作。但这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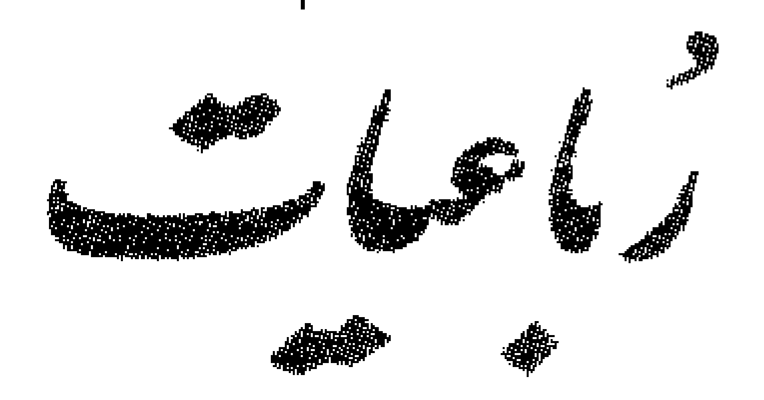
俄国东方学家茹科夫斯基拟定了一个鲁拜的目录。据说这个目录中有82首伪作。也就是说这82首所谓海亚姆的诗,同时也被说成是其他诗人的作品。后来这类鲁拜又增加到100首。但是他的这个目录并不足凭信。因为他是根据某些诗人传记作家的话来拟定这个目录的。他区别了海亚姆鲁拜中的伪作,同时他也把相当数量的海亚姆的鲁拜划归了其

他诗人名下。另一方面,我们从海亚姆特有的敏捷的才思,洗练的语言,明确的思想和深刻的哲理等方面完全可以断定海亚姆创作的鲁拜超过现有的数量,肯定有一些散佚难寻了。硕果仅存的鲁拜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被改动得面目全非,矛盾百出。除了一些抄写人的疏忽或者随意改动之外(人们都随心所欲地改动他们所抄写的内容),还有苏菲派和宗教人士的有意篡改,这在一些鲁拜中是显而易见的,如有一句:寻欢作乐吧,生命只是一瞬。几乎所有的抄本都写作:切莫寻欢作乐。这一改动从诗的形式和内容上看,显然是与诗人本意不合的。海亚姆的某些反对宗教人士和反对苏菲派的鲁拜也与其他诗人的诗混到了一起。此外有些喝了酒的阿訇写了关于酒的鲁拜,为了逃避惩罚,也把自己的诗说成是海亚姆的。因此,凡是看到一些关于饮酒和爱情的鲁拜,但缺乏哲理内涵和讥讽内容,或思想浮浅粗糙,寓意平庸俚俗,就可以完全有把握地断定不是海亚姆的。例如我们在流行的海亚姆的诗集中发现这样一首鲁拜,的确令人感到吃惊:

喂,你选择了琐罗亚斯德教,
而彻底抛弃了伊斯兰教。
你厮伴着美酒美女到何年何月?
够了,等待你的是死路一条。

这种带有恫吓口吻的鲁拜是不是海亚姆的时代创作的,值得怀疑。因为就此诗的结构看,可能是创作于海亚姆以后的时代。无论如何,这首诗表明了作者对海亚姆的看法,同时也表明海亚姆的诗集中包含多少伪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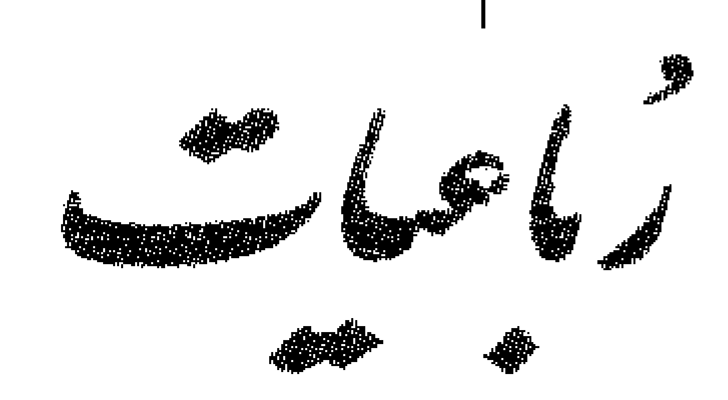
总之,如果找不到一本从成书时间和权威性上大体与《文士之友》中所载的13首鲁拜相似的抄本,要确切判断哪些鲁



拜是海亚姆的原作,是困难的。还有一种现象,即有些诗人刻意模仿海亚姆的风格。虽然他们的语言流畅优美,达到无可挑剔的地步,但如果他们的鲁拜的风格与海亚姆的观点和见解相悖,我们也完全有把握把他们的鲁拜排除。海亚姆的鲁拜语言极为流畅,用词又极朴实,讽刺嘲笑毫无顾忌,入木三分。因此,凡是见到一首鲁拜思想平庸,语言造作,形式不谐,那肯定不是海亚姆的作品。海亚姆有一种特有的风格,他的哲学观点,他的徐缓自如的语调和明朗优美的语言,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据以区别他人诗作的依据。

我们权且把本集中的鲁拜视为那位哲学家和文学家海亚姆的作品。因为到此为止还没有人提出过异议。我们还要深入分析这些鲁拜是那位天文学家和学者海亚姆的,还是属于另外一个海亚姆的。要做到这点,首先要明确海亚姆的思想方法和哲学观点。

哲学家海亚姆:海亚姆的哲学任何时候都不过时。他的形式短小内涵深厚的鲁拜所探讨的是世世代代使人困惑不解的问题,强迫人接受的思想和世人破解不开的秘密。海亚姆是这种思想苦刑的表述者。他的呼喊是人类这种痛苦焦虑恐惧期盼的心声的回音。他企图以鲁拜这种特有的语言和方式探讨和解决这些大谜和令人困惑不解的症结。他面带愤怒的笑容,提出宗教和哲学问题,希望寻求合乎理智的答案。简言之,海亚姆的鲁拜是一面镜子,任何人,哪怕是最放荡不羁的人都可以从这面镜子中看出自己思想的一面,找到自己思想幻灭的影子,从而感到心灵的震动。我们从他的鲁拜中可以引发出一种哲学观念,今天,这种哲学观念越来越多地为自然科学家所关注。海亚姆所酿制的苦涩的酒越是陈旧古老,就



越具有诱惑力。因此他的鲁拜在世界每个角落，在各个领域，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吸引了人们的关注。海亚姆思想的每一个方面都足以与许多伟大的哲学家和诗人相比并。但是如果就整体比较，他们中的任何人也不能与海亚姆相提并论。海亚姆有其特殊的成就。他走到了他们许多人的前面。我们看到海亚姆的坚毅的面容，就会感到他是属于卢莱克斯①、依壁鸠鲁、歌德、莎士比亚和叔本华之列的伟大的哲学家和诗人。

为了了解这位鲁拜诗人的哲学和思想方法，首先要分析他的鲁拜所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除此以外别无捷径。因为他的家庭社会环境，与他交往的人士，他所崇尚的哲学和他受过的哲学和科学教育对我们来说都是模糊不清的。海亚姆有一些科学和文学作品传世。但是这些作品却无助于我们的工作。因为按照时尚要求或者受命写的作品难免有迎合迁就之嫌，并不足以表明他的哲学思想。

在海亚姆的鲁拜中，令人感到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作者勇敢无畏的精神和毫不妥协的逻辑。他不能接受他的当代人的一切思想上的软弱和堕落，摈弃一切宗教御用哲学的说教。在公元 1248 年问世的《学者哲人传》② 一书中是这样提到海亚姆的诗的："其诗于教法犹如毒蛇与锁链。时人惊异于其人之信仰，揭示其心态。遂去朝觐，盖畏惧杀身之祸，乃不复吟作。然其罪恶之内心已然暴露。观其诗，色调晦暗，足见其心态愁苦抑郁。"由此可见海亚姆对宇宙万物肯定有独特的见解和哲学思考。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他的思想见解如何。对于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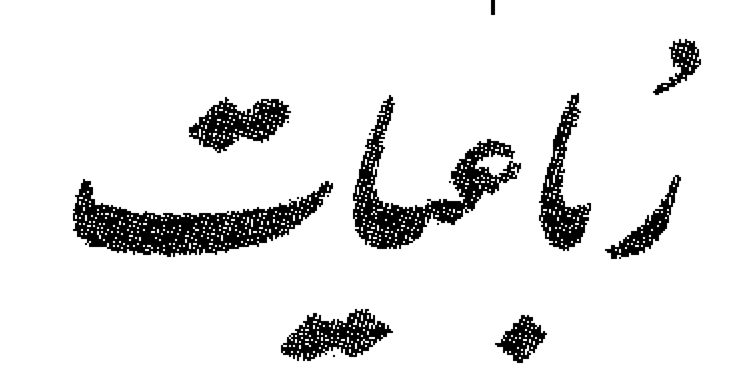
① 卢莱克斯（公元前 99—55 年），罗马诗人，唯物主义者，著有《论物性》。
② 《学者哲人传》是依本·卡法堤（公元 1172—1248 年）以阿拉伯文写的一本著作，内收 414 位学者生平，其主要部分失传。

者无可怀疑的是这位鲁拜诗人对一切宗教问题都持有一种嘲笑的态度。他以一种轻蔑的语调攻击教长和教法学家。说他们对自己所不懂的问题夸夸其谈。他的这种态度反映了雅利安精神对闪族观念的反抗。或者表明海亚姆对他所处的偏执和堕落的环境的批判。他厌恶那个环境中的人们的思想。显然,像海亚姆这样的哲学家,具有追求自由的思想和敏锐的观察。他不会盲目接受那个时代的教法学家的逻辑混乱、刻板僵化、偏执伪善的论调,也不会轻信他们的发了霉的故事而跌入他们为愚人设下的陷阱。

宗教的观念是一系列不容置疑的铁定的法则和绝对的义务。宗教的基础和原则不容有丝毫的怀疑。一小批人利用宗教教义把普通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但是海亚姆却不相信这些宗教上必须遵从的法则,而对之抱有一种嘲讽的态度。他从行动和道理上揭穿这些定则,肯定生命的物质过程,以切身体验和直接观察,合乎逻辑地阐述生与死这一重要问题。他是宇宙变化的不偏不倚的观察者。

海亚姆像他同时代的大多数学者一样,并不满足于心灵的作用和个人的感觉。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他说出自己的经历见闻,并经过理性思考而得出结论。当然,如果今天有人能证明宗教神话的荒谬,那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科学已经证明了宗教神话是荒谬的。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海亚姆是处在一个多么偏执的环境,就不难想象他具有多么崇高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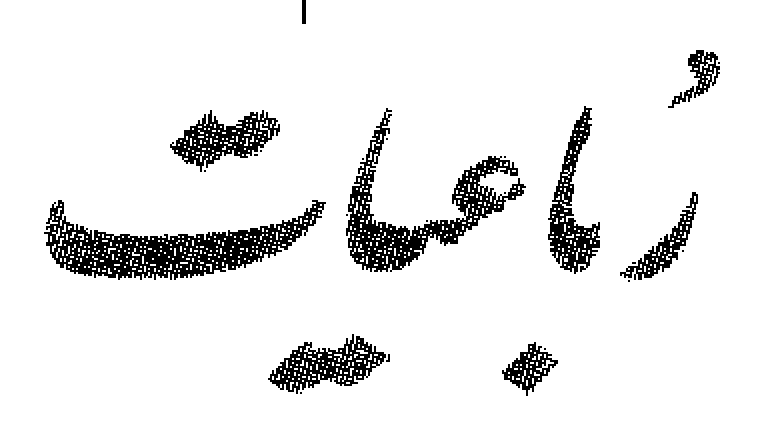
海亚姆在受人之命或应贵人请求撰写的某些科学和哲学著作中有时虽不免有意隐晦自己的观点,装出一副中立的态度,但是他往往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某些合乎科学道理的见解。



比如在《论元旦》一文中(第四页),他写道:“宇宙按照崇高的主的指令而变化。新事物产生出来,以适应宇宙本身的循环……”我们不是可以从这句话中闻到适者生存的味道吗?这说明他否认主逐一地创造万物,而主张万物随宇宙变化在一定的环境中产生出来。这说明海亚姆早在800年前就已经悟解到曾经一度在欧洲引起震动的科学规律了。在同书的第三页,他写道:“崇高的主赋予太阳以光,使之照耀天地。”我们从这句话中可以发现站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一位诗人和哲学家,而且是一位懂得自然规律的学者。海亚姆在他的鲁拜中,完全摈弃了这层保护色。鲁拜是他心灵创伤的回声。在这里他完全不顾他所处的环境的成规定则,恰恰相反,他以理智的思考把一些人可笑的思想观念完全揭露出来。海亚姆与他所处的环境中愚昧和迷信的冲突在他全部鲁拜中表现得清清楚楚。他的讽刺的锋芒是对准宗教圣徒和教法学家的。他对这些人的辛辣的嘲讽是绝无仅有的。他写到死后的情形时,以一种嘲弄的口吻引证一些人的话,所以往往以“有人说……”开始,如:人道天堂之上有天仙;人道天堂风景如画,出没天仙;人道酒徒都入地狱等等。在一个把人看作是真主所创造的,是真主之光的体现的时代,一切有关人类的传说都是围绕着人而演绎出来的。天上的星辰是创造出来表现人的命运的。天地,天堂和地狱也都是为了人而创造的。作为小宇宙的人是大宇宙的代表与体现。巴巴·阿夫扎尔[1]说:“宇宙万物,植物动物乃是我们完美的人的影像。”

但是海亚姆有科学的态度。他基于物质的逻辑,并不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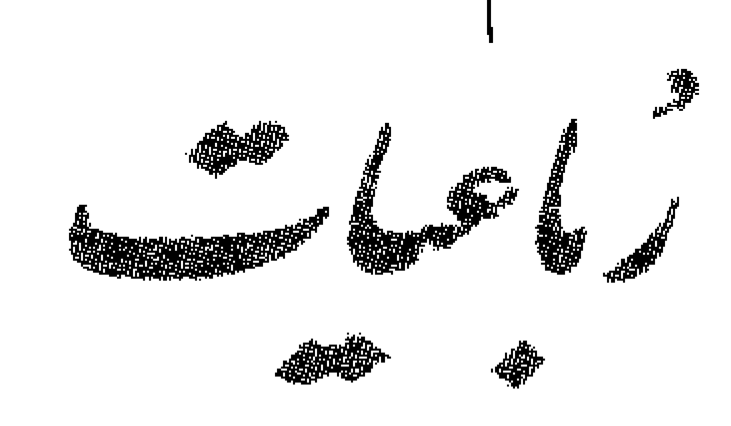
① 巴巴·阿夫扎尔(卒于公元1256年)是伊朗著名苏菲派学者。



为人是映照出世上万物的贾姆神杯。他认为人的生死像一只苍蝇的生死一样无足轻重。他说:你因何降生到这人世,像一只苍蝇来而复去?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海亚姆对教长和宗教学者冷嘲热讽的同时,他自己是否找到一条解决有关世外问题的道路呢?他通过亲身的观察和研究感到人的认识是有限的。没有人知道我们从何而来,到何处去。那些道貌岸然对这些问题夸夸其谈的人们其实完全是废话连篇,言不及义。他们不过是在自欺欺人,对永恒的秘密谁也漠然不懂。而且今后也无法弄懂。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如果有,对我们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影响。比如世界是原来就有的,还是后来创造的,它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当我们离去时,这世界是原有的,还是新创的?还有什么意义?关于这四与五的争论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我们何必把时间消耗在关于五种感觉和四大元素的争论中去呢?不要怀着恐惧与希望在那些无谓的争论中浪费时间吧。人们所说的一切,他们东拉西扯拼凑的说法都不过是神话而已。宇宙之谜不论是科学也不论是宗教信条都无法破译。我们并没有达到任何真理。我们生存的大地之外既没有幸福,也没有惩罚。过去和未来是两个虚无。我们就生存于两个虚无之中。我们应珍惜这生存的一瞬,利用这一瞬,而且要抓紧。在海亚姆的心中,在青翠茂盛的田边,在月光照耀下,在盛着橙红美酒的杯上投下倩影,伴着悠扬的琴声,美貌的女郎,新绽的花蕾,这就是生活的现实,而这种现实会像梦一样转瞬即逝。明天谁也没有见过。及时行乐吧,这才是生活惟一的目的:

畅饮美酒,如同主宰玛赫穆德的王国,



谛听琴声，如同谛听达乌德[①] 之歌。
对过去和未来都不要牵挂，
及时行乐，这才称得上是生活。

海亚姆认为在被人感知的物质现实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力量，这就是恶。恶超过善和幸福。海亚姆的宿命论思想很可能源于他的天文星相学和重视物质的哲学思想。他所受的科学教育对于他的哲学观点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海亚姆认为自然宇宙是在不断地悠悠运转。天是空虚的，对人不可能加以援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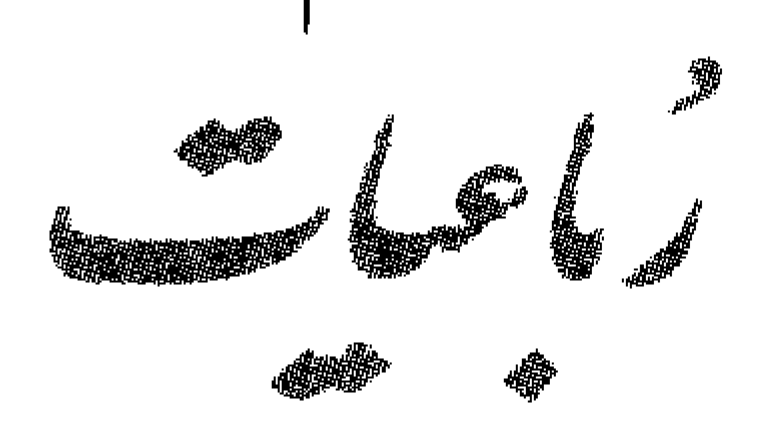
人本性中本已注定了善与恶，
命运里早已决定了苦与乐。
放明智些吧，这笔账不要怨天，
苍天一千倍比你更加无可奈何。

天也无能为力。天无法自主。天若能自主，它就不会不断地奔波回转了：

苍天对我心灵之耳悄悄低语：
你可知我也得服从命定的规律。
如若我能够主宰自己的行动，
也不愿永远这样奔波不息。

他根据当时的天文学观念对天进行谴责，埋怨运行不息的宇宙星辰的永不变易的无情的规律。他精心研究星辰和它们定而不移的运行状况。认为我们的生活和命运是受制于宇宙天体的运行的铁的规律的。但是他并不相信宗教的宿命说

① 达乌德是《古兰经》中提到的古代先知之一。据《古兰经》，他有动听的歌喉，是一个能使群山和鸟群听命的有能力的国王。



法。他反对既定的命运。因此才产生了他的悲观主义。他所埋怨的往往是天体的运行而不是真主。在海亚姆看来,所有的星辰都主凶,福星是不存在的:

上苍撒到人间到处都是忧愁,
送一个人出生,把另一个掠走。
未出世的若知道我们所受的苦,
他决然不会也到世上来受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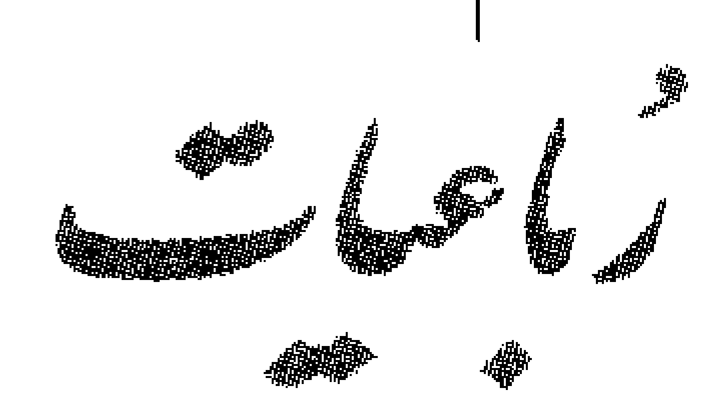
在《论元旦》中,他引述别人的话说:“人说世上的一善一恶都是星辰作用所致。这都是按照主的意志发生并应验于人的,分毫不爽。”内扎米·阿鲁兹依记述过一个故事:玛立克沙国王[①]命海亚姆算一算是否宜出门行猎。海亚姆根据气象学提供了准确的预报。在故事结尾处,内扎米·阿鲁兹依加了一句:虽然我见先生说出判断,但我看他并不相信根据天文星相学得出的断语。

他有一首鲁拜提到万物衍生都是四种元素和七大星球的作用和影响:

喂,你本来自四大元素和七大星球,
四大元素七大星球使你辗转忧愁。
啜饮一杯吧,我对你说过千遍,
你一走就再也无法回头。

海亚姆的悲观情绪从他年轻时起就纠缠着他。而且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他的思想特点之一就是他始终被一种虚无痛苦和死亡情结所困惑折磨。他号召人们及时行乐,但是他

① 玛立克沙国王是伊朗塞尔柱王朝的国王(公元1072—1092年在位)。这则故事见于海亚姆的同时代人内扎米·阿鲁兹依的《文苑精英》。见《逝去的岁月》(百花出版社,2000年1月,第413页)。



的声音往往哽咽不畅。因为同时他又把更加使人震颤的尸体、裹尸布、坟墓和死亡等形象展示在人们面前。因而那种欢乐情绪一下子便被掩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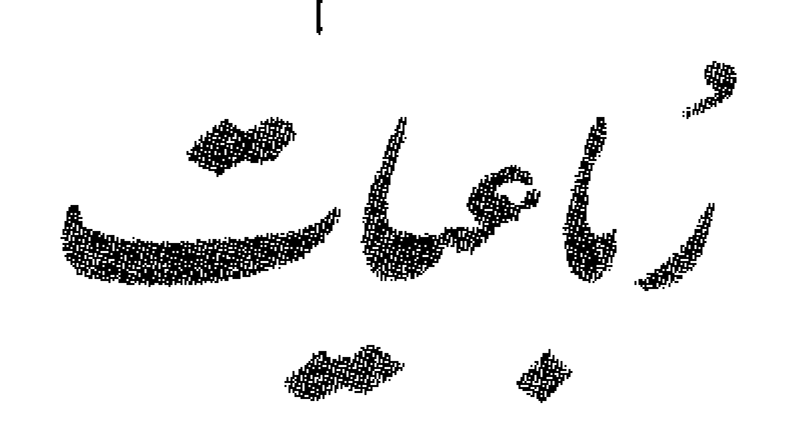
大自然冷漠而又艰难地执行着自己的使命。它像一个嗜血的保姆，抚育了自己的儿女，然后又冷酷地把未成熟的谷穗抛掉。我们最好还是不到人世上来，已经来了，最好趁早离开，得到稍许解脱的愉快：

在这出出进进的人生逆旅，
平日备受折磨，一朝辞世而去。
要称心如意根本就不应出生，
求安闲自在当初就不应离开母体。

海亚姆在他的鲁拜中一再表现出这种幻灭倾向，难道这不是与佛教的"涅槃"有相似之处吗：

何需寻欢作乐，人生不过一瞬，
凯哥巴德和贾姆希德的尸骨化入埃尘。
眼前的世界，乃至茫茫宇宙，
是梦是幻，是瞬间际遇它捉弄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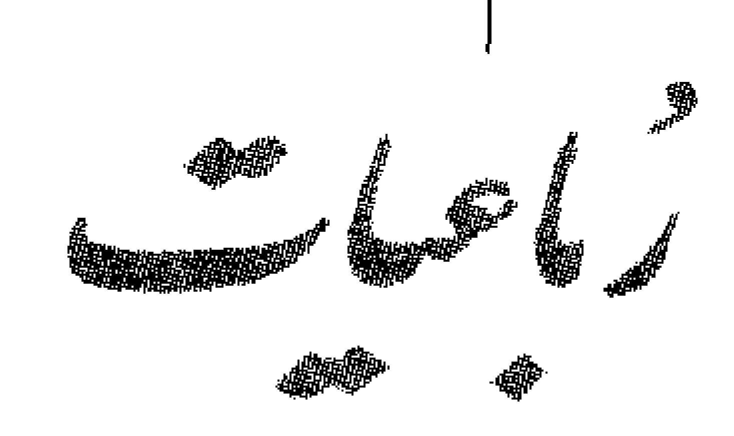
伊朗诗人大多悲观。他们的悲观直接源自他们的强烈而无法满足的情欲。但是海亚姆的悲观却属于更高的层次，带有哲理色彩。在他笔下，美女或侍酒女郎不过扮演助兴添欢的角色，而酒的涵义往往超过美女。他是把美女作为一种为人欣赏的美的象征和源泉来描绘的。他从不金屋藏娇。他笔下的美女并不具有其他的涵义。他是在这一切美好的事物中求得一瞬安慰。海亚姆是美的崇拜者。他有着自己独特的情趣。他中意于一切美的事物美的旋律和美的形象。在他的《论元旦》中，有一节是论述容貌之美的。在这节的结尾，他写



道："此书以论述容貌之美结束，祝愿如意吉祥。"海亚姆并不因个人遭际而发怨尤之声。比如他并没有关于情人反目或个人拮据的怨言。在他的诗里，有的是哲理思考的痛苦和对造物的痛恨。这种叛逆的笔锋来自他的直接感受和痛苦的哲理思考。他的悲观主义终而导至唯物的观点。在他看来，思想和行动都是虚妄的：

无知的人们啊，你眼前的一切都是虚妄，
这九重天幕像黑白花斑的毒蛇一样。
及时行乐吧，你在这将息的六合之内，
只是瞬间勾留，这瞬间勾留也是虚妄。

似乎叔本华从他的悲观主义哲学出发也得出与海亚姆相同的结论："一个人如果达到否定自己的思想意志，世界在他面前才呈现出本来面目。宇宙连同一切星球和无数星系是什么呢，都是虚无。"海亚姆厌恶他同时代的贤哲，无情嘲讽他们的道德思想和传统习惯。他完全不接受社会上流行的说教。从海亚姆的阿拉伯文诗作和某些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对这些人的憎恶和怀疑。在《代数学》的序言中，他说："我们目睹许多学者离开了人世。现在学者已经剩下寥寥可数的一小部分人了。他们人数很少，而且苦难深重。正是这屈指可数的一小部分人，在艰难的生活中，致力于科学研究与探讨。我们大多数学者却弄虚作假，摆脱不了诡诈虚伪和造作卖弄的习气。他们利用获取的那点知识去追求庸俗的物质利益。他们若见有人寻求真理，主持正义，摈弃错误的观念和虚伪的骗局，便群起而攻之……"看来，不论什么时代，得意行时的永远是那种两面三刀阿谀奉承之辈。



著名的狄翁① 一天在雅典打着灯笼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但他没有找到。海亚姆却没有浪费时间去寻找。他很自信:

天上有头牛,名叫帕尔温,

地下有头牛,永在地底栖身。

睁开慧目把世界看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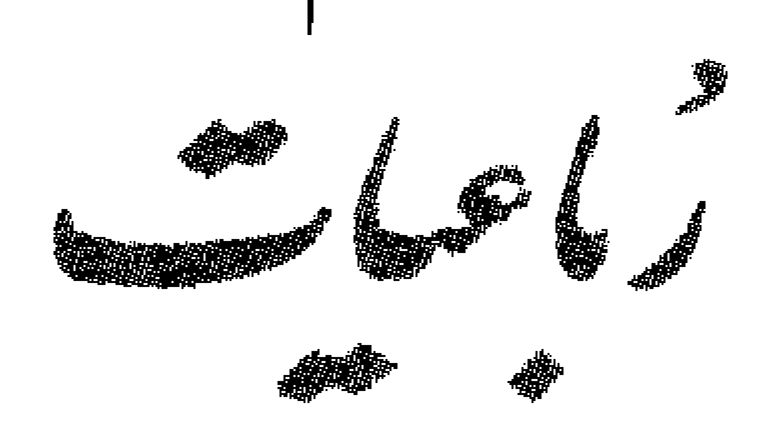
上下都是牛,中间是蠢驴一群。

很显然,海亚姆由于处于人们堕落思想的强大压力之下,他对一切善意、爱情、道德、人性和苏菲主义都不表赞同。可是当时的大多数作家和诗人都认为向普通人宣传这些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观念是他们的职责。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对伊朗过去的惋惜和怀念之情只是在海亚姆的身上表现出来。虽然由于生活时间不合,我们不能相信内扎姆莫尔克(公元1017—1092年)与海亚姆(公元1048—1122年)和哈桑·萨巴赫(卒于公元1124年)三个人是同窗好友这个著名的故事。但是确定无疑的是海亚姆和哈桑·萨巴赫有过交往。他们生活在同时。两个人又都在同一年内(公元1122—1124年)去世。这两个生活在强大的伊斯兰帝国心脏的人心中都涌动着一种渴求变革的思想。这点更加证实了我们的推断。也许正因为这点,有人以为他们是志同道合的伙伴。哈桑创造了一种新的宗教,动摇了当年的社会基础,掀起了一股伊朗民族抵抗的潮流。② 海亚姆则在思想意识上,在哲学与唯物思辨领

---

① 狄翁(约公元40—120年),古希腊哲学家和演说家。

② 伊斯玛仪派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主要支派之一。该派形成于8世纪中叶。其核心成员多为伊朗和伊拉克什叶派学者和传教师。政治上反对阿拔斯王朝的统治和逊尼派的教义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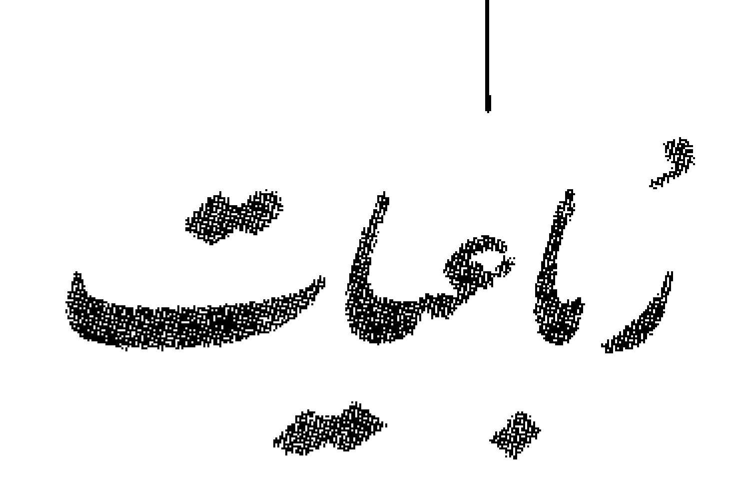
域创造了一种信仰。他凭借自己的鲁拜达到了同样的目的。哈桑的影响力更多地是通过政治和战刀表现出来，所以一段时间以后就日趋式微。而海亚姆的唯物哲学是基于理性思考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它历久不衰。

任何一个伊斯兰的作家和诗人也没有像海亚姆那样直言不讳地否定真主和闪族宗教神话的基础。我们或许应该把海亚姆列入反抗阿拉伯人的伊本·莫格发、贝赫·阿发里德、阿布·穆斯林和巴贝克这些伊朗人士之中。①

海亚姆以一种惋惜的语气提到历代伊朗国王。这可能是受了菲尔多西史诗《列王纪》的影响。他在鲁拜中经常提到过去帝王的被践踏的鼎盛辉煌，说这一切都沦为一抔黄土。他们的宫殿楼宇已经倒塌，成了狐枭栖息之所。海亚姆的愤怒的笑声和他一再对伊朗过去的回忆表明他从心底憎恶阿拉伯强盗和他们的堕落的思想。他同情全身痉挛地挣扎于七十头的毒蛇口中的伊朗人。

我们不能过于武断地说海亚姆追忆萨珊王朝的鼎盛辉煌只是描绘一幅发人深省的画面，而没有隐含着指出人生短暂和人类文明的脆弱。我们从他一再这样的描绘中感到毫无疑

① 伊本·莫格发(约公元724—759年)伊朗设拉子人。著名阿拉伯文文学家和哲学家，阿拉伯散文奠基人。原信奉琐罗亚斯德教。文学哲学著述甚多。他不满阿拉伯统治对非阿拉伯民族的歧视和压迫。公元759年被哈里发曼苏尔以伪信者罪名处死。贝赫·阿发里德(公元748年被杀)是伊朗霍拉桑人。信琐罗亚斯德教。曾以波斯文写阐述该教教义的书。但在书中又表示了某些不同于该教教义的观点。后由该教祭司告到起义领袖阿布·穆斯林处，被处死。阿布·穆斯林(公元718—755年)，伊朗霍拉桑人民起义领袖。反抗阿拉伯伍麦耶王朝统治，为阿拔斯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后任阿拔斯王朝霍拉桑总督。公元755年被哈里发曼苏尔以谋反罪处死。巴贝克是伊朗阿塞拜疆起义领袖，在该地反抗阿拉伯统治者达20年之久。后于公元837年被害。



问他是有这层用意的。比如在月夜的清光之下枭在泰西封①哀鸣：

看那直薄云天的殿堂，
帝王曾在此栖息倘佯。
我见那墙垛口上一只布谷鸟声声逼问：
帝王们现在何方，现在何方，现在何方？

又如：

看那巴赫拉姆曾举杯畅饮的殿堂，
麋鹿在那里产崽狐狸在那里倘佯。
巴赫拉姆一生狩猎野驴，
可如今他却在坟墓中埋葬。

读着这些诗句，人们不禁毛骨悚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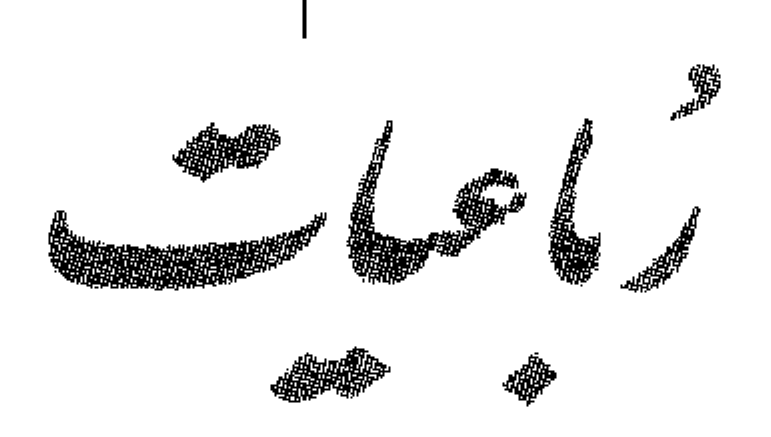
上文已经指出，海亚姆除宇宙规律之外，不承认神的存在。他对闪族宗教所宣扬的真主是否定的。但是他在否定主之后，严肃认真地寻求解决有关世外真相这一问题的途径。由于他没有找到切实和合乎逻辑的解释，只好满足于一种诗意的潇洒的诠释。他把造物主比作陶工，把人比作陶器：

一只酒杯深得人们的夸奖，
一百次深情的吻印在它的额上。
造化陶工制成了这精致的杯，
又一下子把它摔到地上。

这个疯狂的陶工费尽千辛万苦，制出了一个精致的陶器，但是又愚蠢地把它摔碎。这种场面只有画家达尔维什之笔能够描绘出来。海亚姆认为天堂与地狱都是人为的：

---

① 泰西封是伊朗古都。



苍穹好像我们伛偻的躯身，
阿姆河水是我们晶莹的泪流滚滚。
阴森的地府是我们无谓的忧虑，
天堂，不过是我们悠然一瞬。

绽开的花儿、明月清光下的平台、天仙般的美女、悠扬的琴声和殷红的酒浆，这就是我们的天堂。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这更美的事物。在风云变幻充满痛苦和折磨的世界上享受这一切就是我们的幸福。而许诺给人的天堂是骗人的。为什么为了那虚幻的天堂而放弃眼前的欢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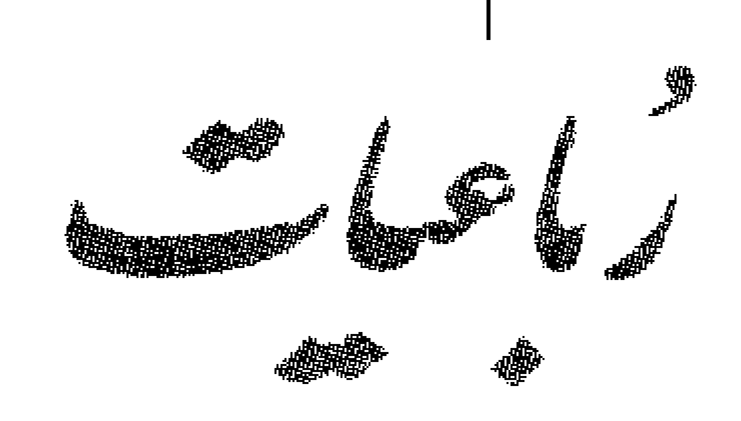
心儿啊，谁也没见过地狱与天堂，
有谁是从彼世来到这人世之上？
我们的希望和恐惧都是庸人自扰，
一切都有名无实，不过是虚妄。

在这离奇的世界上，好像有一个演员，一个魔术师或者一个象棋手在拨弄指挥。场面上的一切人都自以为是自由的，其实在冥冥中有一只手，一只蠢汉或一只孩子的手把我们耍弄一阵而已：

我们是一堆木偶，牵线者是命运，
这并非戏言，你可得当真。
我们在场上任人舞弄一番之后，
又一一收入虚无的匣中藏身。

海亚姆想把这个离奇古怪令人发笑、堕落而折磨人的世界彻底砸烂，在它的废址上建造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

如若能像天神一样主宰苍天，
我就把这苍天一举掀翻。
再铸乾坤，重造天宇，



让正直人都称心如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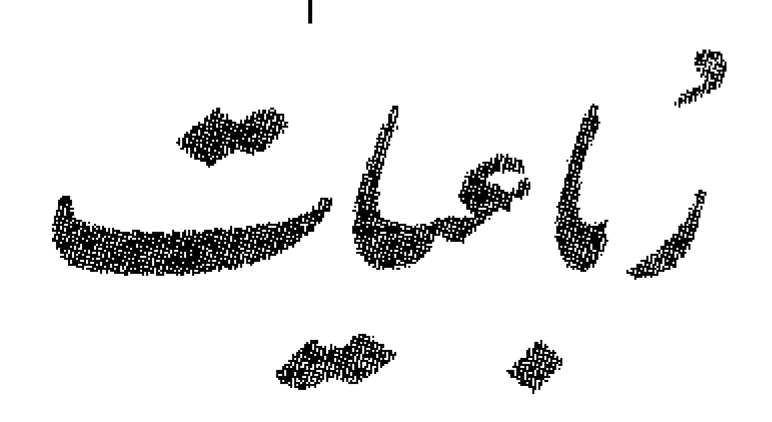
要了解海亚姆的追随者如何重视和效法他的哲学，我们需要看一看《宗教一览》[①]。在这本书中，引证了海亚姆的几首鲁拜。其中还把一首内容颇为奇怪的鲁拜说成是海亚姆的。这本书中有一段话是："法尔伊拉治的学生法拉赫曼德[②]说：'有人认为宇宙星辰思想意识等等都是最高观念的体现，是自在的，主是没有的，是我们不自觉地认为有，事实上肯定是没有的。让我们引一首海亚姆的鲁拜：

关于真主的说教就像是一只筐，
拿过什么都往里头装。
拿邪教正教的鼓噪去骗孩子吧，
何必故弄玄虚，主也不过是虚妄。"

在该书的另一节里提到认为世界是四大元素构成的。这派人认为："明智的人应该享有一切乐趣，而不应拒绝享受。因为人一死便归于泥土，永无返回之日。'你走后便无法回头'。更清楚地说，这派人的观点是由于并不存在一个创世主，所以人的思想也不可能理解主的存在。那为什么要屈从于虚幻可疑根本不存在的事物呢？为什么要贪图天国的幸福，不加分析地相信天国的许诺而放弃幸福和享乐呢？聪明人是不会谋虚逐妄而放弃现实的幸福的……不存在的事物是不值得相信的。世上万物是由四种元素构成的。物体都是按照不同规律由不同的元素组合而成。当实体分解以后，元素

① 《宗教一览》是一本波斯文著作，公元 1653—1657 年在印度出版，作者不详。内容为介绍世界各民族的各种宗教。

② 法尔伊拉治和法拉赫曼德都是阿扎尔凯旺教的长老。阿扎尔凯旺是伊朗设拉子人，琐罗亚斯德教教徒，后与一批信徒一起到印度创阿扎尔凯旺教。阿扎尔凯旺教是婆罗门教、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综合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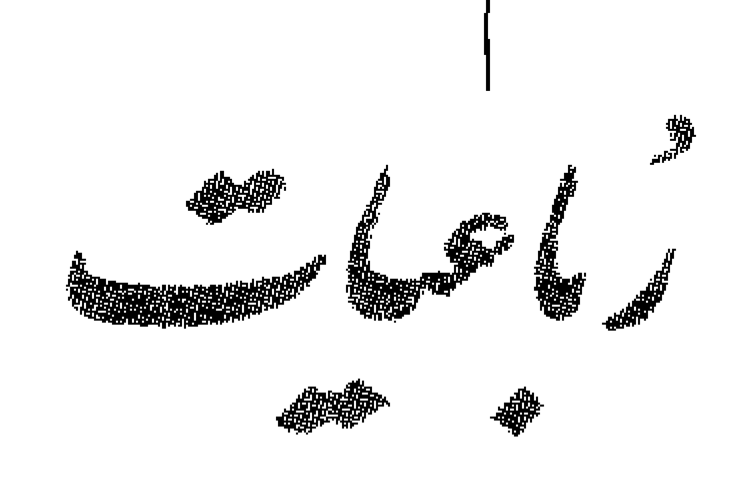


仍然变化为元素。当人的身体遭到破坏以后，是不可能升上天堂享乐或下到地狱受罪的。”这段文字不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海亚姆的思想吗？海仓阿兰提到公元1815年出版的菲森斯廷著的《喀布尔王朝史》中海亚姆的鲁拜时说：“唯物的无神论的观点由来已久。这派人的观点与伊朗古代诗人海亚姆的观点完全一致。海亚姆的作品中的无神论是前所未有的……这派人暗中宣扬他们的观点。他们关于玛赫穆德国王的看法在放荡不羁的贵族中广为传播。”

海亚姆哲学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他对死亡的正确理解。他不是从灵魂不灭或宗教哲学的角度看待死亡的。他以一种悲怆的诗意笔调把死亡描绘为物质的分解和转化。在海亚姆看来物质以外不存在其他实体。世界是元素微粒的聚合。而这些元素是偶然聚合和互相作用的。这个过程永远不断地持续着。元素的微粒不断变化着形态，彼此影响。因此人们既不应有什么希冀也不应有什么恐惧。人是由七大星辰的作用和四大元素的组合而产生出来的。人的灵魂也像他们的躯壳一样是具有物质性的。人死后灵魂也不复存在：

海亚姆啊，日日杯中取醉，你应知足。
有美人陪伴在身旁，你应知足。
这人世上的一切终归毁灭，
想到此，这有生的日月岂不是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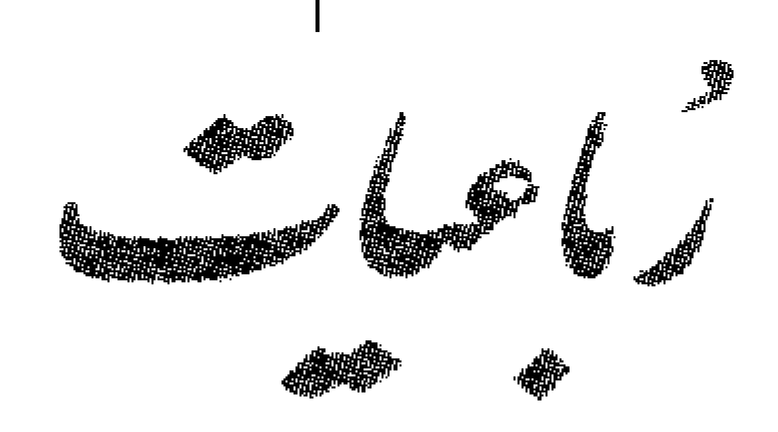
朋友，你受制于四大元素和七大星辰，
不断在这四与七之间辗转呻吟。
贪心不足，可就苦海无边，
一旦起程远去，便再也无法回身。



且饮一杯吧，日后你将在花下长眠，
无亲无友，无一人陪伴。
当心，这个秘密可不要告人：
凋谢的郁金香再不能争芳吐艳。

但是海亚姆并未就此止步，他对物质的转化继续追寻下去，并阐述物质复归的过程。他把灵魂存在的问题与人的躯体死亡后微粒的转化联系到一起。一个人死后他生命的微粒在其他的物体上获得生命或生命过程。但是人死后具有生命的独立的灵魂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有幸，我们死后，微粒变为酒罐，这样就可以长醉不醒了。这便是产生了一种神秘的生命。这种微粒转化的哲学正是海亚姆痛苦思想的根源。他看到了制酒壶的泥土，看到了草地和鲜花，看到了伴着优美的琴声翩翩起舞的情人和朋友聚会的欢快场面，总之看到这一切时，他都会感到大自然微粒的漠然无情的变化。他在酒壶上看到婀娜多姿的美女的躯体的微粒化入泥土，重又获得另一种奇异的生命。因为在酒壶中有着使人感到温馨的灵魂。他眼中的酒壶通过他的鲁拜中惯有的富有诗意的比喻与启示具有了一种神奇的形象。这酒使人陶醉忘忧，而这酒同时又是酒壶之内的灵魂。在这里，酒壶的各个部分不是也变成人的肢体了吗，如口、唇、颈、手、腹等等。而壶中的酒不是也变成给人以温馨享受的灵魂了吗？这酒壶当初是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人，壶中充满激情的灵魂令人忆起她过去在世上的痛苦忧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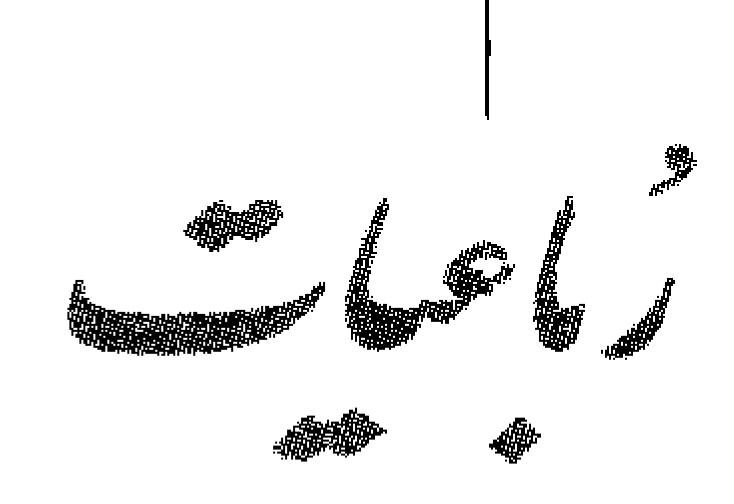
我贪婪地把唇贴在酒罐的唇上，
从罐中吮吸长寿的琼浆。



罐唇对着我的唇低声细语：
伴我片刻吧，我当初也和你一样。

这陶罐也似我们是不幸的恋人，
它也深深陷入发卷编织的情网。
你仔细端详那罐上的把手，
那把手也曾轻拢在情人的颈上。

可见海亚姆对生命的性质和价值有他的观点和哲学。面对这么多痛苦与不幸，他的人生态度如何呢？由于无法了解物质的究竟，由于无人知道，也不可能有人知道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由于某些人的说教浅薄可笑，欺世骗人，由于大自然不动声色和漠然无情地独立运作，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徒劳无益。哲学的探讨也无济于事。不论我们或喜或悲，对自然和世界都毫无影响。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永恒的恶和痛苦。我们的可怕的人生不过是一场虚无的梦幻，是一场欺人的骗局。往昔尊贵威严的帝王都已长眠于土，渺无消息。失意的美女也都葬身漆黑的地底。她们的躯体在狭窄局促的坟墓中逐渐分化为微粒，又化入植物或其他器物之中，从而延续自己充满痛苦的生命过程。难道世上的一切不是都在无声地向我们倾诉万物的无奈和凄凉吗？过去不过是一片杂乱无章的记忆，是一场噩梦。而将来又渺然不可预期。那就把握现在，及时行乐吧。现在一去便永不再来。如果我们知道怎么度过眼前的时光，那就太好了。生活的目的无非就是追求欢乐。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排除忧愁烦恼。不要为了渺不可期的东西而断送了眼前的幸福。不要谋虚逐妄而忽略看得到的现实。在生活的铁爪把我们折磨得粉身碎骨之前，我们要向生



活复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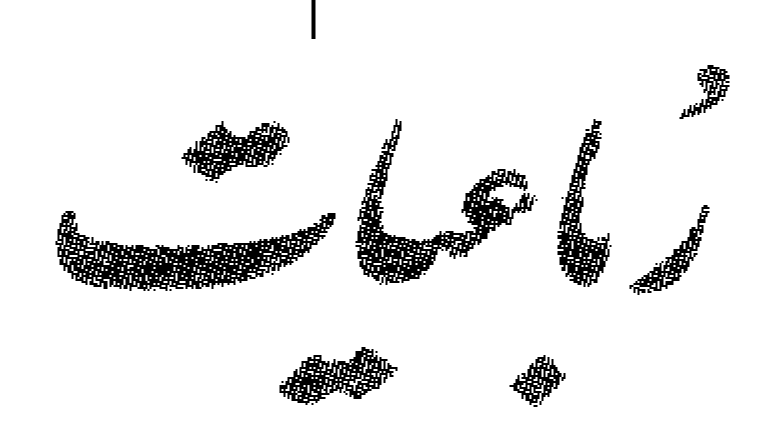
纵使世界为你而创造装点，
也切勿痴迷，聪明人不眷恋人间。
许多似你的人已走，还有许多要来，
领取定数吧，趁你尚未被赶出人寰。

海亚姆虽然真心诚意地主张及时行乐，但是他的欢乐往往是与虚无和毁灭相伴随的。所以海亚姆虽然从自己的哲学观点出发召唤人们及时行乐，但实际上他笔下的花儿与夜莺、杯中的红酒、青翠的田野和性感的美好的容颜只不过具有陪衬的作用。正像一个要自杀的人临死前化装和收拾居室一样。因此他的欢乐往往激起人们的愁怀。好像是在告诉人们：及时行乐吧，忘掉一切吧，这样就看不到鲜血——我们生命的精华，从我们全身的百孔千疮向外涌流：

明天，我将启程远走，
白发苍苍我中意于美酒。
人生之杯已满溢了七十，
不寻欢作乐还等到什么时候？

这分明是一个饱经世事狂傲不羁的饮者的心态。他看透了一切，也厌倦一切。他珍惜生活，也厌恶生活。这首反映他到了70岁还如此渴望饮酒的鲁拜比他的悲观厌世的诗更加激起人们的痛苦心情。它清楚地表明一位唯物哲学家在无法逃避的死亡面前，珍惜自己的最后岁月的愿望。海亚姆的鲁拜散发着一种浓郁的酒味。从他紧咬的牙关迸出：难道我们真的欢乐吗？

酒在海亚姆的鲁拜中有其特殊的意义。虽然海亚姆也和伊本·西拿一样并不过度狂饮，但他却不惜笔墨歌颂酒。或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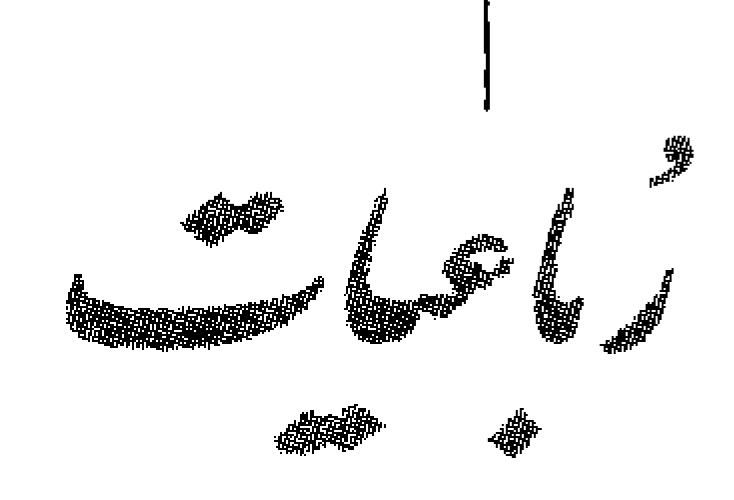
他是把酒作为宗教的禁忌物歌颂的。在《论元旦》中，有一专章是说明酒的益处的。在这章里还提到伊本·西拿和扎克里亚·拉齐[①] 的名字。他写道："任何东西都不如酒对人体有益。特别是澄清的葡萄酒，可以破闷消愁，愉悦人心。""一切博学之士都一致认为什么都不像酒那样给人以舒畅和愉快。""天堂有各种幸福，酒是天堂上最好的享受。"能想象上述的话是出于他的真正信念吗，因为他曾以嘲笑的口吻写道：

人道天堂上有仙女神泉，
美酒蜜糖，如河似川。
斟满眼前的杯高高举起吧，
现世比幻境胜过千般。

可见他鲁拜中的酒是为了排除生活中的痛苦的。他是以酒浇自己的块垒，以酒求得心灵的宁静，从而忘掉一切。去寻欢作乐吧，去享受人生吧，忘掉这荒诞无稽的生活吧，忘掉所有一切，因为我们欢聚时，总感到有一个阴影不离左右。它就是死亡。酒壶把它的唇贴在我们的唇上，附耳低语：当初，我也和你一样，吮吸美酒——这壶中的灵魂，忘掉人世上的磨难吧。这是一场多么令人痛苦的闹剧。享受、女人、水性杨花的情人……弹奏起来，唱起来，饮上一杯，忘掉一切！趁这可怕的阴影的无情的钳子还没有扼住我们的喉咙，让我们在别人的躯体的微粒陪伴下尽情欢乐吧。已经能听到一个声音在召唤我们了，死亡已经向我们招手了，它已经向我们露出令人恐怖颤抖的笑脸，生命转瞬即逝，让我们忘记它吧：

你还要盲目自满到何月何年，

① 扎克里亚·拉齐(公元 865—925 年)是伊朗伟大学者，化学家和医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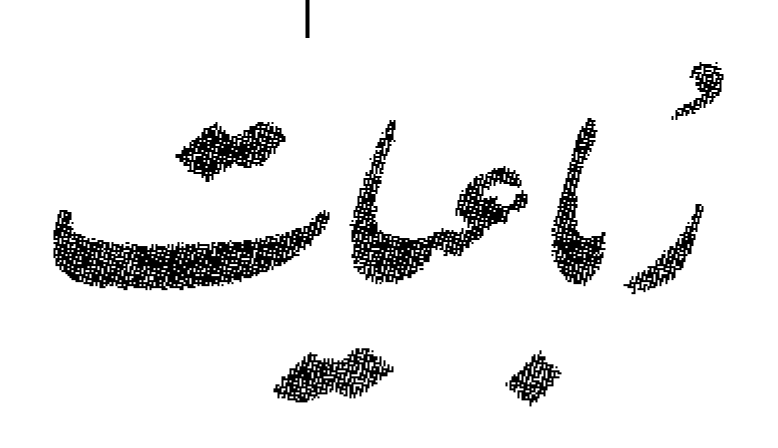


要探寻这有与无到哪一天？
忧愁注定伴随你终生，饮一杯吧，
何不在醉里梦里度过每一天？

诗人海亚姆：上文约略论述了海亚姆的思想影响，他的鲁拜的动人心弦的旋律，精辟入微的观点，丰赡的才华，优美的语言，严密的逻辑，朴素明朗清新贴切的比喻，特别是他的哲学观点和思想方式，通过各种不同的旋律表达出来，似乎是与读者在倾心交谈。所有这一切，使海亚姆在诗人和哲学家中独树一帜，卓然不群。

鲁拜形式短小，但足以表达丰富的内容。每位诗人都把创作几首鲁拜视为己任。但是海亚姆却提高了鲁拜的地位，他把这一形式发挥到了极致。他选择了鲁拜这种短小的诗歌形式完美无瑕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海亚姆的鲁拜自然质朴，语言平易朴实，动人心弦。人们一接触到他的鲁拜就立即被诗中优美的旋律和瑰丽的比喻所吸引。他的鲁拜是波斯诗歌的最佳典范。他的鲁拜的表现力是无可置疑的。人们感到奇怪的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观点怎么能包涵在一首短短的鲁拜之中。诗人居然能创作几首哲学思想不同的鲁拜，而把它们放在一起，又彼此那么和谐一致。海亚姆的思想魅力把他的鲁拜推向世界。他的鲁拜的短小形式不但不使读者疲倦，而且给他们以充足的思考余地。

海亚姆在诗歌创作上不承袭任何人的衣钵。他的平易的语言足以表达他诗歌中一切精微的思想，而且完全能够以简洁明朗的形式体现出来。海亚姆以后，有些思想家和诗人想学习他的风格，追随他的思想，但是他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和质朴无华引人入胜的诗风任何人也没有学到。他的独具特色的



细腻的描述,他的流动的旋律和富有深刻意义的比喻是他所专有的。他善于选择适于他的思想和能够表达他的用意的语言。他的诗流畅自然,旋律轻柔,毫无斧凿的痕迹。其中的比喻和寓意浑然天成,恰到好处。

海亚姆的表达方式极大地影响了波斯文学创作,给其他人的思想驰骋留下了广阔的天地。哈菲兹和萨迪也写过一些人世沧桑及时行乐得意尽欢和歌颂美酒的诗,意在模仿海亚姆。但是他们二人在这些诗歌的创作上也没有达到海亚姆的高度。比如萨迪写道:

你婀娜前行,不要踏上那片土地,
那里有像你一样的人埋在地底。

海亚姆说:

小溪岸边的每株嫩草,
或许是美人鬓下的秀发。
漫步草坪脚步千万放轻,
如花的美人正憩息在草下。

萨迪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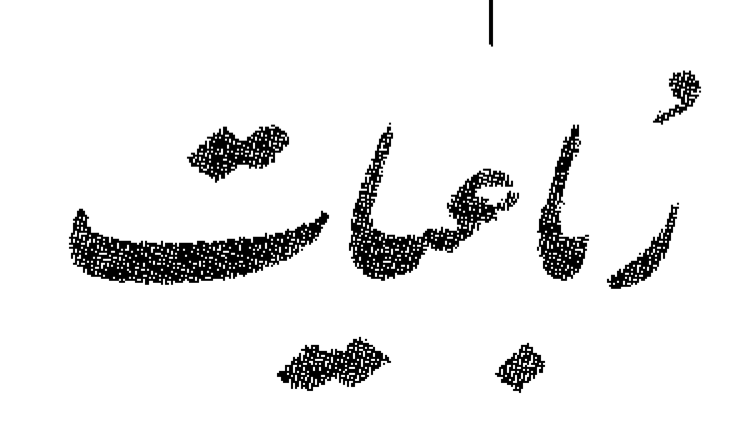
那土中长出鲜花你不必惊异,
那里有不少亭亭玉立的人儿睡在地底。

海亚姆:

这大地之上的每一粒灰尘,
或许来自昔日如花似月的美人。
拂去美女面颊的微尘,切勿鲁莽,
那微尘也来自美人的秀发和面庞。

萨迪:

萨迪啊,昨天已经过去明天尚未到来,



在已往和未来之间把握住现在。

海亚姆：

新春的露珠在花瓣上晶莹闪烁，
情人的面庞艳似草坪上的花朵。
已往的岁月提起来令人扫兴，
及时行乐吧，眼前时光莫再白白错过。

哈菲兹：

你那惹得我心神不安的高耸的秀发，
我去后，会变为我坟上的一丛紫罗兰。

哈菲兹：

但得欢乐就应把时光珍惜，
谁晓得将来是什么结局？

海亚姆：

谁也拿不到明日平安的保票，
把握现在吧，何必痛苦心焦。
在月光下畅饮一杯，如月的美人啊，
月将永远巡回不息，再找我们时已找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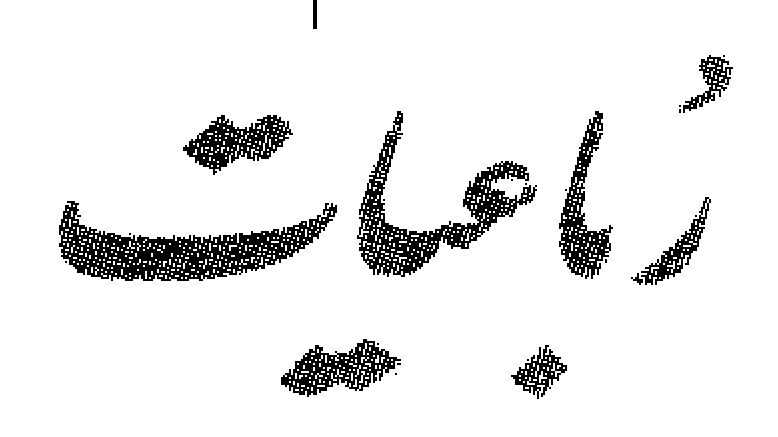
哈菲兹：

当造化把我们的尸土变为酒壶，
请斟满我们的头骨制成的酒杯。

海亚姆：

可心的人儿，快拿上酒壶酒盏，
漫步在青草坪上，小河岸边。
世道把多少亭亭玉立的少女，
成百次化作酒壶，成百次化作酒盏。

哈菲兹：



看这眼前的块块土坯，

这乃是凯哥巴德和亚历山大的头颅。

海亚姆：

及时行乐吧，人生不过一瞬，

哥巴德和贾姆希德都已变为灰尘。

你眼前的世界和你的生命，

是幻是梦，是一场骗局不能当真。

哈菲兹：

举起酒碗，你应礼貌周到，

这碗中有贾姆巴赫曼和哥巴德的头颅。

海亚姆：

陶工师傅啊，你可懂得，

你这是把陶土中的人们折磨。

你以为你操作的是陶土吗，

你是把法里东的眼睛霍斯鲁的手放上旋车。

在哈菲兹莫拉维和其他一些作为思想家的诗人的诗作中，虽然也有海亚姆的焦灼和勇气，但是他们诗作的内容被过于夸大的语句和比喻所掩盖，从而可能有一百种解释。特别是哈菲兹，他从海亚姆那里获取了灵感，袭用了海亚姆的比喻。可以说在众多海亚姆的追随者中，哈菲兹是最具思想深度和学得最像的。虽然哈菲兹在浪漫色彩和想象力，在诗意的激情上超过海亚姆(这是哈菲兹对爱的强烈愿望决定的)，但是他的思想没有达到海亚姆理性唯物哲学的境界。哈菲兹诗中的酒具有苏菲派的神秘色彩。正是在这里，哈菲兹离开了海亚姆。比如，哈菲兹写的某些酒确实是葡萄的浆汁。但是在叙述之中往往又伴随着大量苏菲派词语。这就使人不难

作出合乎苏菲派寓意的解释。但是海亚姆没有必要曲折隐晦,他明朗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思想。正是这种直言不讳无所畏惧的质朴直率的诗风使得他不同于其他追求思想自由的诗人。比如下面的哈菲兹的诗就明显带有苏菲色彩和浪漫幻想成分:

看这美酒和眼前景象,
酒杯中映出萨基的面庞。
我们在杯中看到挚友的容貌,
你可知这酒赋予我们永恒的欢畅。

哈菲兹也攻击伪善者,但是他的攻击与海亚姆多么的不同啊:

大幕后面的真相你应去问酒徒,
窃据高位的伪善者茫然无知。

海亚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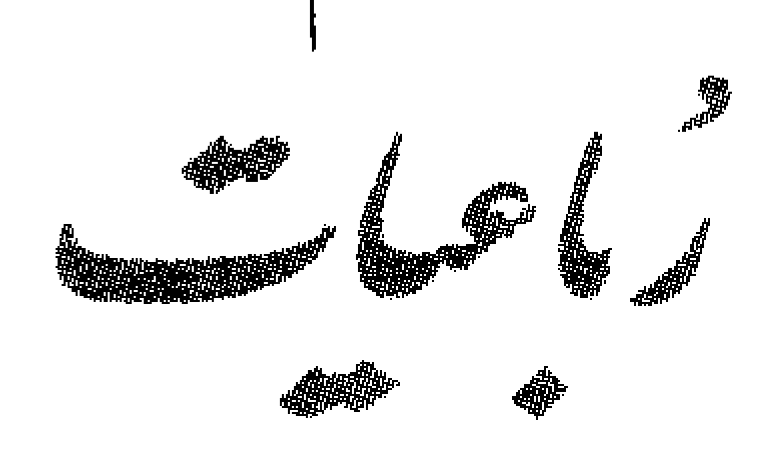
喂,教长,我们的劳作可比你的沉重,
即使烂醉如泥,也还比你清醒。
我们喝葡萄的血,你喝的可是人血,
凭良心,究竟谁更嗜血无情?

哈菲兹提到天堂时也远比海亚姆谨慎和胆怯:

天堂确实风景优美清新宜人,
但你要珍惜这眼前的翠野和柳阴。

海亚姆:

人道天堂之上出没天仙,
琼浆玉液,芳香甘甜。
那我恋着美酒和情人错在何处?
到头来天堂不也是如此这般。



他指责造物主时又是多么小心翼翼：

老师告诉我造物主手下没有败笔，

说得多么好啊，有败笔也需回避。

海亚姆：

不晓得造物主创造了人，

为何把他造得缺憾满身。

说造得好，为什么一朝虐杀？

说造得不好，错在何人？

其他诗人也模仿海亚姆。甚至在苏菲派的诗中也可以看出海亚姆的意象。阿塔尔写道：

纵使你有鲁斯塔姆的豪气和膂力，

最终也要像巴赫拉姆一样葬身地底。

海亚姆：

看那巴赫拉姆曾举杯畅饮的殿堂，

麋鹿在那里产崽狐狸在那里徜徉。

巴赫拉姆一生狩猎野驴，

可如今他却在坟墓中埋葬。

卡扎里也模仿海亚姆的寓意：

这世界像是一盏千奇百怪的走马灯，

世人如同灯上的人物往来匆匆。

海亚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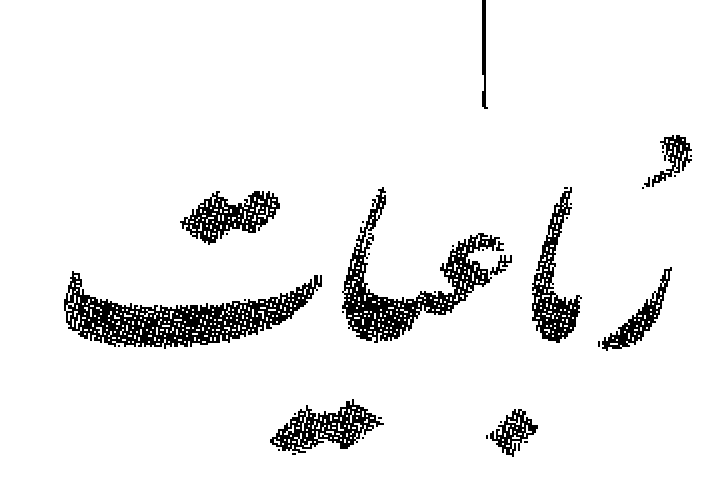
面对这令人茫然不解的苍穹，

越看越像是光怪陆离的走马灯。

太阳是光源，宇宙是灯体，

我们是灯上人物，急匆匆转个不停。

据《学者哲人传》记载，海亚姆曾被指责叛教。于是他去



麦加朝圣。可能他在路上经过泰西封，看到那里的断壁残垣，而写出这样一首鲁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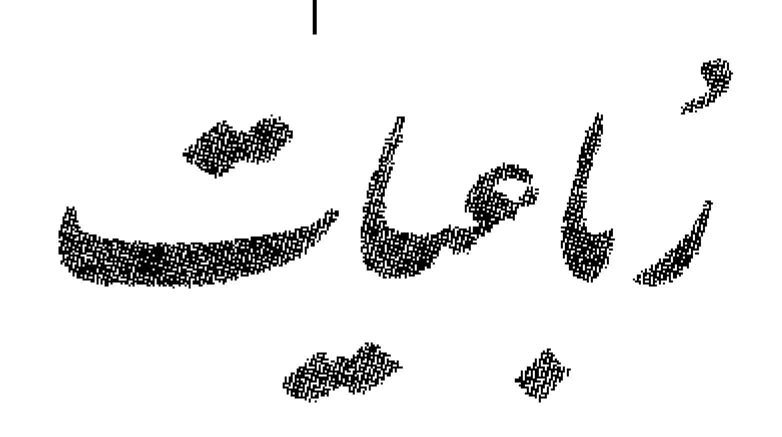
看那直薄云天的殿堂，
帝王们曾在此栖息徜徉。
我见那墙垛口上一只布谷鸟声声逼问：
帝王们现在何方，现在何方，现在何方？

哈冈尼的名篇《麦达因的殿堂》[①] 不是从这首鲁拜的寓意中演化出来的吗。海亚姆对波斯文学的影响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独有的思想上的自由和无畏。他似乎深知自己的笔的威力。在《论元旦》的“论笔”一节中，他通过一个故事说明笔的威力更甚于出鞘的钢刀，从而得出结论：“笔之于国家兴衰，作用可谓大矣。帝王将相历来重视笔的作用。”

海亚姆对英美文学和当今文明世界的影响表明他的诗与其他人有多么不同。他虽然也研究数学和天文学，但是这些枯燥的学问并没有妨碍他表现自己的细腻感觉，也没有影响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和他充沛的诗情。海亚姆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是在吟咏消遣中度过的。在天文学家中如纳希尔丁·图斯[②] 等也是诗人，也有人把一些诗说成是他们写的，但是他们的诗与海亚姆的诗有天壤之别。他们的诗里涉及神学、苏菲思想、爱情和道德，或者涉及社会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在重复别人的老调。在他们的诗中，或者说在他们按音律组装的语句中，感受不到诗意。月夜、废墟、鸱枭、坟墓和春天潮湿的

---

① 哈冈尼(公元 1126—1198 年)，伊朗塞尔柱王朝时期诗人。《麦达因殿堂》译文参见《波斯古代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年，张鸿年编选)第 191 页。
② 纳希尔丁·图斯(公元 1200—1273 年)是伊朗古代哲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空气这一切都在海亚姆的心中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春天的勃勃生机、鲜花的绚丽与芳香、青翠的草坪、如花似月的侍酒女郎、悠扬的琴声和充满激情的亲吻,这一切都使得阳春和元旦更加完满和生色。这一切也都强烈吸引着海亚姆的心灵。海亚姆以一种别的诗人所不具有的特殊细腻的感情感受大自然的美,并极其熟练完美地描绘大自然:春天不冷不热,风和日丽……看啊,微风撩开了花儿的裙摆……乌云泪洒青青草坪……元旦喜雨洗净了郁金香的面庞……月的清辉撕碎了暗夜的衣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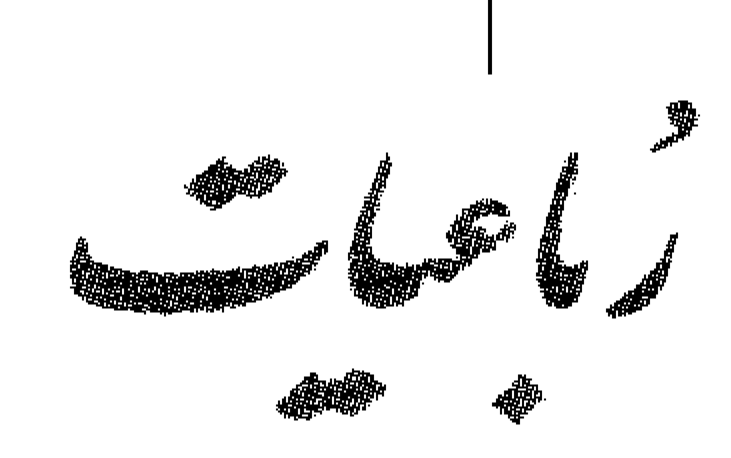
在描写自然时,海亚姆只用必需的少量笔墨,毫不费力地勾勒出大自然的风貌,感受大自然的美。海亚姆生活的时代,正处于阿拉伯人统治之下,波斯诗歌创作受到严重干扰的时期。诗人竞相浮夸卖弄,做无聊的文字游戏。他们中很少有人能体会大自然的美。他们为了一片叶子或一粒露珠而连篇累牍地反复吟唱。这反而使人对自然产生反感。海亚姆质朴的语言提高了他的地位。然而他并不满足于质朴的语言。他的鲁拜还显示他具有其他任何伊朗诗人所不具有的特色,即他能把阿訇式的夸大其词接受过来,反其义而用之。比如在一首鲁拜中,他说:

人道天堂之上出没天仙,
琼浆玉液,芳香甘甜。

这两句实际上是引用了阿訇式的词语。在描述了天堂景象之后,他设问:

那我恋着美酒与情人错在何处?
到头来天堂不也是如此这般。

在下面的鲁拜中,他利用学者文人描述自己的语句:



有人博学多才是学人中的精英，
探微钩玄如明烛照彻人们心灵。
下面笔锋一转就揭开这些人的面纱：
但他们无法冲出漫漫长夜，
夸夸其谈一番，复归沉沉大梦。

在另一首鲁拜里，他接过苏菲派的“幕”这个词，而讥讽地指出：幕后是一片虚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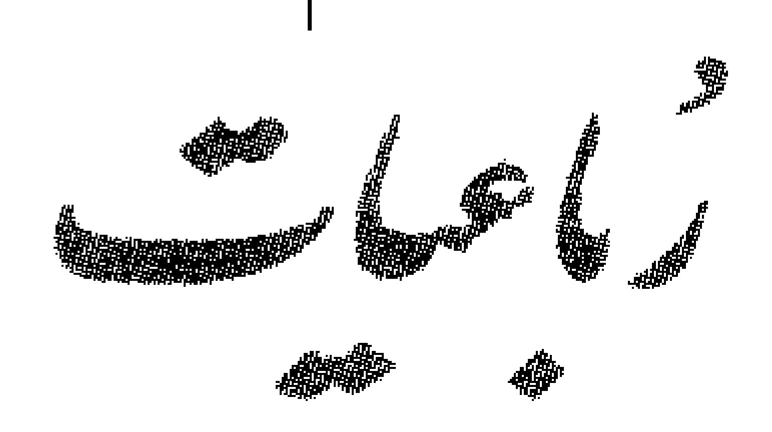
如今，你我在幕内交谈，
大幕落时，你我都无影无踪。

有时海亚姆也做些文字游戏。但是他的文字游戏与某些矫揉造作的舞文弄墨截然不同。如上述的“巴赫拉姆一生狩猎野驴，如今他却在坟墓中埋葬”等句。海亚姆甚至在鲁拜中使用象声词。比如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一首诗中有一句，为表达“帝王们现在何方”这个意思，他连用了四个 ku ku ku ku（波斯文中“何在”意）。这个词颇似鸱枭的鸣声。这充分表明海亚姆驾驭语言的天才。

海亚姆在一些鲁拜里，重复用一些词语。可能有人以为他词汇量小，对诗的韵律掌握不够熟练，如：

你眼前的一切都是虚空，
你说的听的都是虚空。
你走遍天下见到的也是虚空，
你回到家中蛰居也还是虚空。

你在世上见到的一切不过是虚妄，
你一生的经历不过是虚妄。
你是聚会时的明烛，明烛熄灭时还是虚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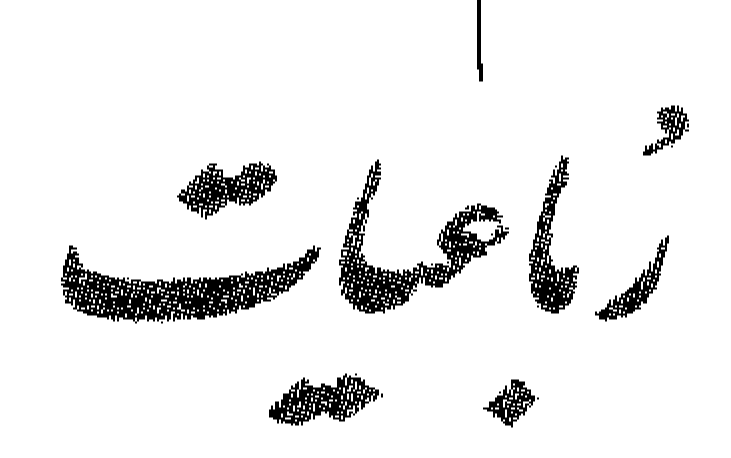


你是贾姆神杯，神杯破碎也还是虚妄。

岂不知这一再重复的“虚空”和“虚妄”才道出真正的悲剧。海亚姆有几部科学著作传世。但是他的声誉完全与这些著作无关。有幸近来由于我的好友玛吉塔比·米诺维先生的积极与努力，海亚姆的一篇文学论文《论元旦》得以在德黑兰刊行。这篇文章是以平易的波斯文写成的。这表明此文是出自那位鲁拜作者的非同寻常的大手笔。这篇文学论文可以称得上是波斯文的流畅优美的最好的典范。《论元旦》的遣词造句非常接近巴列维语作品。在此文前后产生的任何作品，如《治民要术》[①] 及《文苑精英》，从语言流畅和文学意义上看都没有达到此文的高度。

海亚姆的《论元旦》意在探讨古代伊朗民族节日。这个节日又与天文学有直接关系。他在书中，以天文学和医学为依据，探讨天文学上的迷信观点和上下层民众的特殊信念。虽然本书是奉命写作，因而难免带有时代色彩。但在此书的字里行间仍能看出这位数学家的敏锐思维和严密逻辑，仍然能够看到海亚姆特有的超乎寻常的想象力，晓畅自然的语言和他的注重实际的唯物哲学。这本书不仅没有提到地狱的酷刑，也没有论及天堂的享乐。既没有苏菲色彩的诗作，也没有片言只语论及道德宗教。它的内容仅限于一个伊朗的民族节日。这就是那个布谷鸟栖落在残败的墙垣上声声逼问帝王们如今何在的伊朗。是那个巴赫拉姆和卡乌斯，内沙浦尔和图斯都一起变为焦土的伊朗。而海亚姆就赞颂这个伊朗的文明

① 《治民要术》是伊朗塞尔柱王朝的首相内扎姆莫尔克(公元1017—1092年)总结自己从政经验的书。内收大量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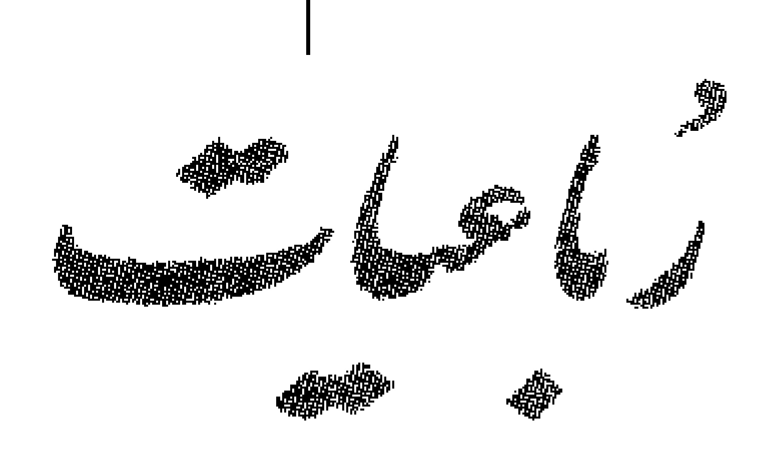


和她的传统。

我们是否可以怀疑此书不是海亚姆所著的呢？当然，根据某些材料，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假设有人有意无意把此书归于海亚姆的名下，那我们也可以说：这本书作者的思想与海亚姆有关联，而在文学和意趣上也是和这位内沙浦尔哲学家处于伯仲之间。

然而在还没有发现权威史料足以证明《论元旦》不是出于海亚姆之手，而是属于另一位作者之前，任何猜测和假设都不能证明这篇文章不是海亚姆的作品。很自然，在海亚姆生活的时代，人们对这一民族节日的信念，这一节日所具有的魅力和丰富内涵以及在民间信念中对它的描述，对海亚姆孤高厌世的心灵肯定是一种解脱和慰藉。全书充满了对萨珊王朝伊朗的怀念，充满高度的艺术情趣和对美的追求以及对摩尼教思想的礼赞。作者认为自己是美的崇拜者。这种对美的感受在本书的字里行间和语句的旋律中随处可见。海亚姆再一次证明他是一位哲学家、科学家和诗人。海亚姆是伟大的伊朗已经消失了的情趣的体现，是受苦受难的人们的心灵的写照，是民族的焦虑和痛苦呻吟的心声。伊朗曾经繁荣昌盛，壮丽辉煌。而现在这一切在闪族的贫瘠思想的压力下，在阿拉伯人的统治下，逐渐被腐蚀殆尽，颓然解体。

综上所述，这些鲁拜乃是出自一位卓然不群的哲学家天文学家和诗人的笔下。如果我们认为这些鲁拜不是海亚姆所作，那么，我们能把它们归入什么人的名下呢？如果这些诗不是海亚姆的作品，那么就理应有另一个与这位名闻遐迩的海亚姆同时代的"海亚姆"，而他或许还高于天文学家海亚姆。但是此人的姓名却不见于任何典籍，也没有任何人提及此人，



即在相同时代,相同地域,和天文学家海亚姆以相同方式生活着的另一个海亚姆。因此很明显,除去这个海亚姆(他的性格基因被说得千奇百怪,他的形象被描绘得古怪离奇)并不存在另一个什么海亚姆。难道我们可以设想,除了这个海亚姆,居然还会有什么人能写得出这些鲁拜吗?

海亚姆还有几首阿拉伯诗传世。但是有哪位诗人能够把这几首诗翻译成海亚姆那样的波斯语呢? 所以在此只得割爱。

我应才情满怀的朋友、画家达尔维什之命,写了这篇短序,作为他的画册的导言。本书所选的鲁拜均依哲学思想和特点分类。遇有伪作嫌疑的诗,在其前面标以星号。这些诗即使不是海亚姆所作,也肯定出自海亚姆的追随者之手,而且作者也是从这位伟大的哲学家诗人身上获得了灵感。

萨迪克·赫达亚特,1934年,德黑兰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鲁拜集
作者＝（伊朗）海亚姆著；张鸿年译
页数＝１５４
ＳＳ号＝１２２４４５８４
出版日期＝２００１．０９